

# Tipay Panay

潘烏吉祭師之路

噶瑪蘭族最後一位女祭師，祭儀及生命史記錄

陪伴我一生的，就是貧窮。

—Tipay Panay 2015

# 目 次

序	p1
第壹章、噶瑪蘭族群介紹	p5
第一節、遷移至新社	p6
第二節、分布與地理環境	p10
第三節、新社村現況	p12
第四節、部落團體性的儀式	p20
第貳章、新社噶瑪蘭族 mtiu	p29
第一節、認識 mtiu	p30
第二節、mtiu 的儀式種類	p35
第三節、mtiu 的神靈、祭品與禁忌	p37
第參章、新社噶瑪蘭族祭儀	p41
第一節、治病儀式	p42
第二節、palilin〈祭祖〉	p44
第三節、patRuqan〈送葬儀式〉	p48
第肆章、Tipay Panay 祭司之路	p61
第一節、生命故事	p62
第二節、mtiu 之路	p68
第伍章、訪談逐字稿及照片紀錄	p73
第一節、訪談紀錄	p74
第二節、儀式紀錄	p136
第三節、訪談照片	p138

附錄----- p143

附錄一、kavalan〈噶瑪蘭〉族群書寫系統一覽表----- p143

附錄二、kavalan 族大事記----- p144

附錄三、潘烏吉家族系表----- p151

參考資料----- p153

●期刊文獻----- p153

●圖書文獻----- p158

●碩博士論文文獻----- p161

●網路參考資料----- p161

# 主編序

十多年前我就認識 bai tipay 了，當時她並不是我田野的主角，但不知為什麼，她一直留在我的心裡，閉起眼睛我就浮起那個畫面：無垠的海岸線下方，阿嬤瘦小的身影蹲在被天地框起的角落，她口裡抽著菸仰看著遠方的地平線，不知道她正在想什麼？也許，什麼也沒想…那個瞬間彷彿為永恆下了屬於她的註腳。

和 bai tipay 一開始的緣分的確是因為她的「巫術」，我在里漏部落做了二十多年田野，對於 bai tipayi 這位台灣碩果僅存同時兼具噶瑪蘭和阿美族二種祭師身分的老人家，我很好奇，她是如何在二種身分間自由切換？這二個族群在泛靈的信仰上有什麼差別？然而愈靠近她，愈覺得除了在靈域的體會、教導和理解之外，我們擁有更多像朋友一樣的相知和相惜；看到她，就像看到認識多年的好朋友，情不自禁想親切的抱一抱彼此。

這幾個月和阿嬤多次長談，我深刻地感受到，不論是噶瑪蘭還是阿美族的祭師，她們對於泛靈的信仰，強調人與動物、植物、對自然萬物靈與靈之間的互動都是一樣的，唯有在聖俗之間安頓我們的身心靈，我們才能達到平衡的狀態。阿嬤用一輩子的歲月見證了這一切，並且身體力行從不懷疑。她說：陪伴我一輩子的就是「貧窮」。物質生活上，阿嬤是極度匱乏的，但她沒有自怨自艾，只是接受它成為她人生的狀態；做祭師為部落的人除穢去厄，也只是因為祖靈給予天賦的能力。她的一生，每一步都重如泰山，走過卻又輕如鴻毛。

我不禁想，人生天地雪泥鴻爪，什麼才是偉大？什麼才是價值？bai tipay 留下噶瑪蘭失傳的香蕉絲編織技術、留下成巫的儀式、歌謠，這一切都沒有刻意卻在噶瑪蘭族群文化復振上佔了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她生養 13 個孩子，拉拔 9 個孩子長大成人，這輩子，她說已經足夠！

為阿嬤留下一點生命口述記錄，於我，於部落的孩子，於所有心疼台灣阿嬤的人們，我們都有幸分享阿嬤取之於祖靈的福分，讓我們更柔軟更有勇氣掇拾我們人生的風景。阿嬤，下次再見！

Panay Mulu

## 與「靈」的一場約會

在訪談的過程中，不斷地可以聽見烏吉 bai 提到有關於「靈」的故事，靈包含了我們自己的靈魂，以及天上的神靈，還有一般人看不見的靈，這些靈在我們生活中存在著，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會發現。在這段〈與烏吉阿嬤的訪談過程〉時間內，我不斷地向 Tipay 阿嬤領受這樣的靈，也為我的靈魂充了電。

我也是噶瑪蘭人，僅留著一半的血統，看著阿嬤的生命故事，我不僅更加深入的認識了自己的族群，也看見了老一輩的耆老們，對於族群的堅毅和韌性，他們從那段破碎的歷史記憶中破繭而出，他們在那崎嶇的道路中行走，不忘卻自己的根來自於何處，那是我們血液的基因。噶瑪蘭族像是在寒冬中的小草，堅毅不拔，望著阿嬤的雙手，那是一雙又老又皺的雙手，上面佈滿了藤蔓，是歲月的藤和記憶的蔓，是一雙令人敬佩的雙手，為了族群奮鬥辛苦，也為了「靈」而努力。

Tipay 阿嬤的生命是如此動人，曾經訪談中問道，如果祭儀不見了，烏吉阿嬤有甚麼想法，她只說了一句話：「那就不見了吧！」儘管是一句看似很隨意的、簡單的一句話，這樣的生命態度卻是很與眾不同的，是一種尊重自然的態度；是與自然共生的態度，即使她多麼的不願意讓祭儀消失在噶瑪蘭族的部落中，但是為了順從自然和宇宙的秩序，她順從這樣的決定，很難理解！但是阿嬤就是這樣的，雖然我沒有像阿嬤一樣看的見靈的眼睛，但是在我眼中，似乎看見了一個酷酷的女生，翹一隻腳，右手還拿著菸，流露出生命經驗豐富的靈魂，bai 是這麼樣的令人敬佩的祭司，在她的面前，這樣臣服於社會規範和經濟體制的我，顯得更加渺小而無地自容。

另外，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訪談，就是拜訪阿嬤的兒子—陳進明大哥，大哥留著一嘴的大鬍子，舉手投足都遺傳自阿嬤那酷酷的基因，與阿嬤非常相似，也是個很大方、很豪邁的人，與大哥談及 Tipay 阿嬤時，他卻能夠激動落淚，我思考著，是真的是很艱辛的淚水吧！

大哥說：「陪伴潘烏吉一生的，是貧窮。」他一邊落淚，但是烏吉阿嬤因為這樣貧窮的心，讓 Tipay bai 謙虛的完成她這一生神靈賦予她的使命。

這是一段與「靈」的約會，我希望您看完這本書也有這樣的感受。回想 bai 的身影，我確信，我會再回到部落的！Wanay Wanay

潘麗如 Ipay Mijiuang

2015 年 03 月

## 與噶瑪蘭族結下不解之緣

我是原住民口中的「白浪」(指漢人，尤其是閩南人)，其實我對噶瑪蘭的文化並不熟悉，在高中時，只知道它是 2002 年才正名為台灣原住民族第 11 族，僅此這樣。到了大學，因為念歷史學系的緣故，才了解他們遷移史的部分，至於噶瑪蘭的文化，我一直都不清楚。直到去年，巴奈老師把我找進這個團隊裡面，才慢慢地，了解、熟悉並喜歡上噶瑪蘭的文化。

我們主要報導人——潘烏吉阿嬤，是個很酷又很和藹的老奶奶，她對我們這些晚輩都很好，從她身上我學習到許多人生的歷練及精神。雖然環境再困苦，她也是十分認分的做完每件事。

這是我第一次編書，有許多對編書不熟悉的地方，給了學姐和老師不少麻煩，還好學姐與老師都十分地寬容。在編書時程上，我們雖然 delay 了一點時間，但為了呈現更多烏吉阿嬤的精采故事，這也是值得的。

首先，我要感謝潘烏吉阿嬤，沒有她的口述，我們也無法完成這麼豐富的書籍。也要感謝巴奈老師與麗如學姐，在編書上若沒有他們的指導，我也無法完成我的部分。最後，我要感謝在我編書期間，每個幫助我的同學們、朋友們與家人們，若不是他們的幫忙，我也無法順利完成。

因為編書時程十分匆忙，若有不恰當的地方，還希望各界前輩不吝指教。

東華大學 歷史三 傅信淵

謹識

2014 年 01 月





## 第壹章、噶瑪蘭族群介紹

新社部落，是東海岸中的一顆明珠，他牽引著噶瑪蘭後人方向，使噶瑪蘭人在此安身立命，得以讓部落的老人家在這裡繼續說著噶瑪蘭語，在海岸中的海階地形種植海稻米，並留下了珍貴的香蕉絲技術。從加禮宛事件〈1878〉之後，至今一百四十多年，從加禮宛〈今花蓮新城鄉嘉里〉散佈至此，並留下噶瑪蘭的語言和各種手工藝技術，真的實屬難得。

## 第一節、遷移至新社

我們的祖先叫阿蚊〈Avan〉，原來從馬利利安〈Mariryán〉地方乘船，航行到台灣北部登陸〈有的人說是在淡水登陸〉，然後來到宜蘭這個地方，當時的地名叫做蛤仔難〈Kavanan〉。我們不知道 Mariryán 是甚麼地方，相傳是位於東方海外的地方。來台灣的年代現在幾乎沒有辦法知道，但確實是屬於遠古的時候。我們這一族來到宜蘭地方時，還沒有漢人，但是已經有山蕃<sup>1</sup>暫居平地，所以我們只在海岸地方居住。喝醉的時候，我們這一族常常和先住的另一族發生紛爭，最後兩族開戰了，幸而我們這一族打勝仗，佔領了平地，而先住的一族，就退到山上居住，因此我們這一族叫做 Kuvarawan，意思指「平地人」；而退居於山中的先住者，就叫著 Pusôram，是「山上人」的意思。這是數百年前所發生的事了。<sup>2</sup>〈伊能嘉矩〉

### 一、從宜蘭南遷到奇萊

原居於蛤仔難平原〈宜蘭舊稱〉的民族——噶瑪蘭〈kavalan〉，平原上的人，噶瑪蘭族人在此平原上相互抗衡、團結合作並壯大，在蘭陽平原上共組成了約六十到七十個聚落，以濁水溪<sup>3</sup>為界分溪南、溪北等聚落，其中有三十六個聚落為大社<sup>4</sup>，包括打馬煙社、抵美簡社、奇立丹社、抵美福社、流流社...，而這樣龐大的族群直到外來族群的入侵開始變化：

漢人入墾宜蘭，初史於清乾隆 33 年〈西元 1768 年〉漳州漢人林漢生初探噶瑪蘭平原，遭當地族人殺害，後有漢人林元旻成功入墾淇武蘭〈1776〉，到清嘉慶元年〈西元 1796 年〉9 月 16 日，漳州人吳沙帶領大批由泉、漳、粵組成的開墾集團從烏石港登陸，並建立頭城聚落。族人與漢人的關係，從一開始漢人需與噶瑪蘭族貿易、協助抵抗山中的生番〈泰雅番〉，到漢人大量侵佔噶瑪蘭人的土地，引發兩族的激烈衝突，漢人運用馬林地<sup>5</sup>和契約，甚至火力攻擊使得噶瑪蘭

<sup>1</sup> 指泰雅族。

<sup>2</sup> 伊能嘉矩《平埔族調查旅行》中提到，依據宜蘭抵美社總頭目振金聲的談話，參考各平埔蕃社中的老人所回憶的事實，這個適時提供了以下消息：

- a. 祖先是從海外或某地，漂流過來的
- b. 是在無法測知的遠古年代渡台的
- c. 來到台灣居住的地方，已經有先住的人類
- d. 數百年前，曾經與先住民戰鬥
- e. 以後自己稱為「平地人」

<sup>3</sup> 現蘭陽溪舊稱。

<sup>4</sup> 乾隆 53 年〈西元 1788 年〉，台灣輿圖的噶瑪蘭地區社名整理〈些許地名因顯示問題而修改，但譯音相同〉

<sup>5</sup> 噶瑪蘭族群的禁忌之一，只要被丟了狗、貓的屍體，則此地為不潔之地，族人將不再靠近。

族人遷移至宜蘭北部哆囉美遠、珍仔滿力、辛仔罕等地<sup>6</sup>和宜蘭南方珍珠里簡、南方澳、東澳等地，從原本的龐大聚落漸漸分散開來。最後移民人數不斷增多的漢人，終究壓迫了噶瑪蘭人的生活空間。噶瑪蘭族人也曾試圖抵抗，但終究敵不過外族的入侵眼看著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他們不得不在 1810 年（嘉慶十五年）趁著總督方維甸來臺停留艦舫的期間，呈送戶口清冊，表明他們願意遵制薙髮，請求將蘭陽平原入管轄，讓他們不必再受這些外來者的欺凌。

清朝官員在宜蘭建置之初，曾特地設定保留地，但相反的，這些土地不再為族人私有，而全收歸國有。1821 年，清廷實施「加留餘埔」，即「保留地」政策，「加留餘埔」之外廣大的無主土地才分配給漢人開墾。但漢人常趁黑夜挪移界碑，或置動物死屍於土地上，讓噶瑪蘭人自行放棄。關於其中的恩怨，至今尚流傳於噶瑪蘭族耆老口中，花蓮新社村的長老朱阿比、潘烏吉、偕萬來等人，都曾言及其祖父輩從宜蘭遷徙至花蓮的故事，莫不脫離受漢人詐欺之事。

1840 年左右，噶瑪蘭族人因受漢人脅迫，開始南遷北移。1865 年，噶瑪蘭族部落被漢人放火燒劫 36 社，其中 14 社全數燒毀。噶瑪蘭人開始從溪北往頭城以北，溪南則遷往南方澳與奇萊平原一帶，19 世紀初，大批噶瑪蘭人追隨著漢人前往花蓮的北部，在鯉浪港〈美崙溪口〉因侵犯到南勢番的勢力<sup>7</sup>，轉而遷往新城鄉北埔發展，後因與阿眉番 sakiraya<sup>8</sup>〈撒奇萊雅族〉雙方風俗相近、語彙相近<sup>9</sup>，並且一同抵禦南勢番〈南勢阿美族〉與近山太魯閣番〈太魯閣族〉的勢力，兩族和睦相處，19 世紀中葉，噶瑪蘭人在此建立加禮宛六大聚落，有談仔乘、

項次	社名	項次	社名	項次	社名
1	礁巴辛也社	13	安仔貓尼社	25	辛仔罕社
2	觸龜挽社	14	巴老鬱社	26	抵密抵密社
3	佳笠宛社	15	街仔難瀨社	27	麻里礁轆社
4	奇武留社	16	辛也知瀨社	28	奇沓沓社
5	汙泥滑社	17	況美閣社	29	礁仔籠岸社
6	陳?女簡社	18	埤里社	30	奇美立社
7	猴猴社	19	奇里版社	31	八知美買驛社
8	貓物武演社	20	礁勞貓社	32	八知美簡社
9	削骨削骨社	21	巴陳雷社	33	宇馬氏社
10	武罕武罕社	22	辛仔勞罕社	34	勞援丹社
11	礁勞密社	23	須老員社	35	奇班女瀨社
12	丕仔丕仔社	24	奇武煖社	36	奇美立社

<sup>6</sup> 附圖

<sup>7</sup> 潘繼道，〈「加禮宛事件」後奇萊平原與東海岸地區的原住民族活動空間變遷探討〉，頁 5

<sup>8</sup> 在清代文獻中，寫成「筠郎耶」、「巾老耶」……等（藍鼎元，1959：42；吳贊誠，1966：25）。事實上，早在西班牙統治北臺灣時即出現 Saquiraya；而在荷蘭文獻上，也將它記錄為 Sakiraya、Saccareya 或 Zacharija。花蓮早期的地名稱為「奇萊」。（潘繼道，2009）

<sup>9</sup> 潘繼道，〈「加禮宛事件」後奇萊平原與東海岸地區的原住民族活動空間變遷探討〉，頁 5

瑤高、竹林、七結、武暖、加禮宛<sup>10</sup>。至此以後，留在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與當地漢人通婚，不願屈服者往南遷移。



圖 1-1 宜蘭地區平埔族分布略圖（伊能嘉矩手稿，《東京人類學會雜誌》製作）

<sup>10</sup> 潘繼道，〈「加禮宛事件」後奇萊平原與東海岸地區的原住民族活動空間變遷探討〉，頁 10

## 二、噶瑪蘭族南遷新闢聚落

噶瑪蘭人在加禮宛社的生活維持了近 20 年左右，又發生了大規模的戰爭，噶瑪蘭人稱加禮宛事件<sup>11</sup>，最關鍵的起因為清同治 13 年〈西元 1874 年〉所發生的牡丹社事件。這事件讓清廷體認到東台灣是為重要戰略地位，而執行「開山撫番」政策，以防止外國勢力入侵，為了有效執行防務與治理後山原住民，北路一開發完成，清廷便招募拓殖，鼓勵漢人到後山侵墾，導致漢人遷移後山，加深了原漢的衝突對立<sup>12</sup>。

光緒四年〈西元 1878 年〉，道路初通、招墾初興，漢人陳輝煌屢次詐取族人的錢財<sup>13</sup>，甚至凌辱部落婦女，使得加禮宛族人難以忍受起意反抗，並與中老耶社的阿眉番〈撒奇萊雅族〉合作，計畫反抗清軍，於六月爆發衝突，清軍於九月調派台灣各地軍隊到花蓮全面攻擊，而長期與加禮宛族對抗的太魯閣番也協助清軍，同年 9 月 8 日，清朝軍隊攻破撒奇萊雅各部落以及加禮宛社五大部落，在事件平定後，這場戰役造成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共 4 千到 5 千名的死亡人數，加禮宛族人〈噶瑪蘭〉剩下約 500 人，戰役結束，清軍採取報復手段，對兩個族人進行集團移住<sup>14</sup>，逼迫兩族群遷徙到花東海岸與縱谷平野，從此，兩個族群勢力銳減，甚至成為隱藏的民族。

雖然我們熟知的新社噶瑪蘭人是因加禮宛事件而遷移至此，但是文獻記載下可以了解，其實在加禮宛事件前就已經有聚落的產生<sup>15</sup>。

究竟噶瑪蘭人是從陸路或是水路前往東海岸？在訪談的過程中，烏吉 bai 提到以前是乘船來到現今新社聚落的，現在在花蓮加禮宛地區〈新城鄉北埔〉、花蓮縱谷地區仍有少數噶瑪蘭人。回顧歷史，噶瑪蘭人從蛤仔難平原到立霧溪口、奇萊平原，並從加禮宛事件〈1878〉之後至今，這些年間斷斷續續的定居和離開，由北到南長達約 200 公里的路程，究竟是如何翻躍山谷、渡過溪流，並用小船縱橫在廣大的太平洋之上？曾有文獻記載，在加禮宛事件前就有噶瑪蘭人在東海岸出現：

在清嘉慶 8 年〈1803〉日本人因船隻故障，漂流到秀姑巒溪口，在其見聞中提到：在仲夏到初秋間，海邊會有稱為がバラン 〈gabaran〉的賊夷船來此，他們頭上戴著插著各種顏色鳥類羽毛的冠，當地的夷人〈指稱阿美族人〉非常恐懼，

<sup>11</sup> 也可稱為〈達固湖灣事件〉

<sup>12</sup> 陳逸君，「《招郎》與「結盟」—加禮宛事件對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交互關係之影響」，頁 4

<sup>13</sup> 詹素娟，《東台灣加禮宛族群空間的成立》，頁 11

<sup>14</sup> 集團移住：將同一族群的人拆散後搬遷到與其他族群一起居住的策略。

<sup>15</sup> 詹素娟，《東台灣加禮宛族群空間的成立》，頁 15



仲夏到初秋都不敢到海邊去<sup>1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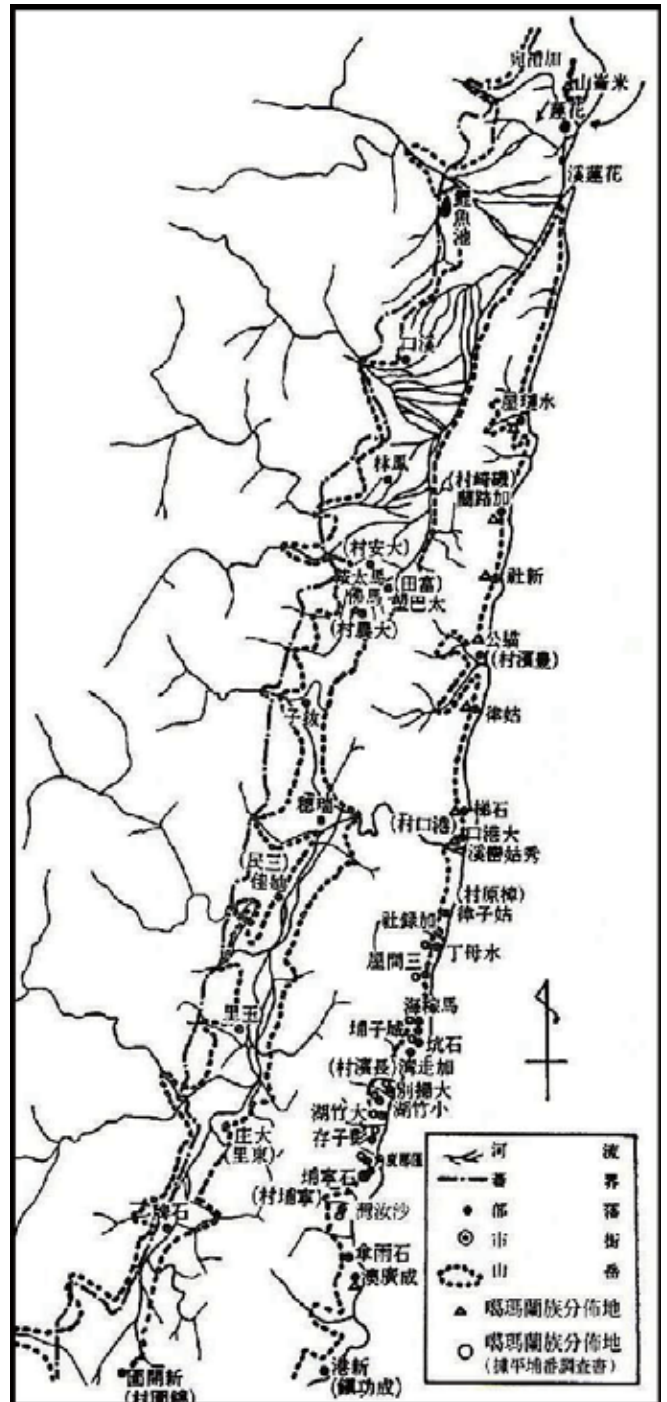
雖然不知文中敘述的噶瑪蘭族人路徑是翻山越嶺還是乘船而來，但是可以看的出來噶瑪蘭對於環境相當的熟悉，而遷移的路徑，也許是因為對於東海岸地理狀況有所掌握<sup>17</sup>。

## 第二節、分布與地理環境

### 一、噶瑪蘭族分布

現存的噶瑪蘭族聚落大多分布於東海岸，東海岸的噶瑪蘭族聚落有：水璉、新社、貓公〈豐濱〉、姑律〈立德〉、石梯坪、姑子律〈樟原〉、水母丁、三間屋、加走灣〈長濱〉、大掃別、成廣澳。

圖 1-2 噶瑪蘭族移住花蓮、台東後的聚落分布〈張耀錡 1980:150〉



<sup>16</sup> 秦貞廉，1940：1-47-48。

<sup>17</sup> 潘繼道，〈「加禮宛事件」後奇萊平原與東海岸地區的原住民族活動空間變遷探討〉，頁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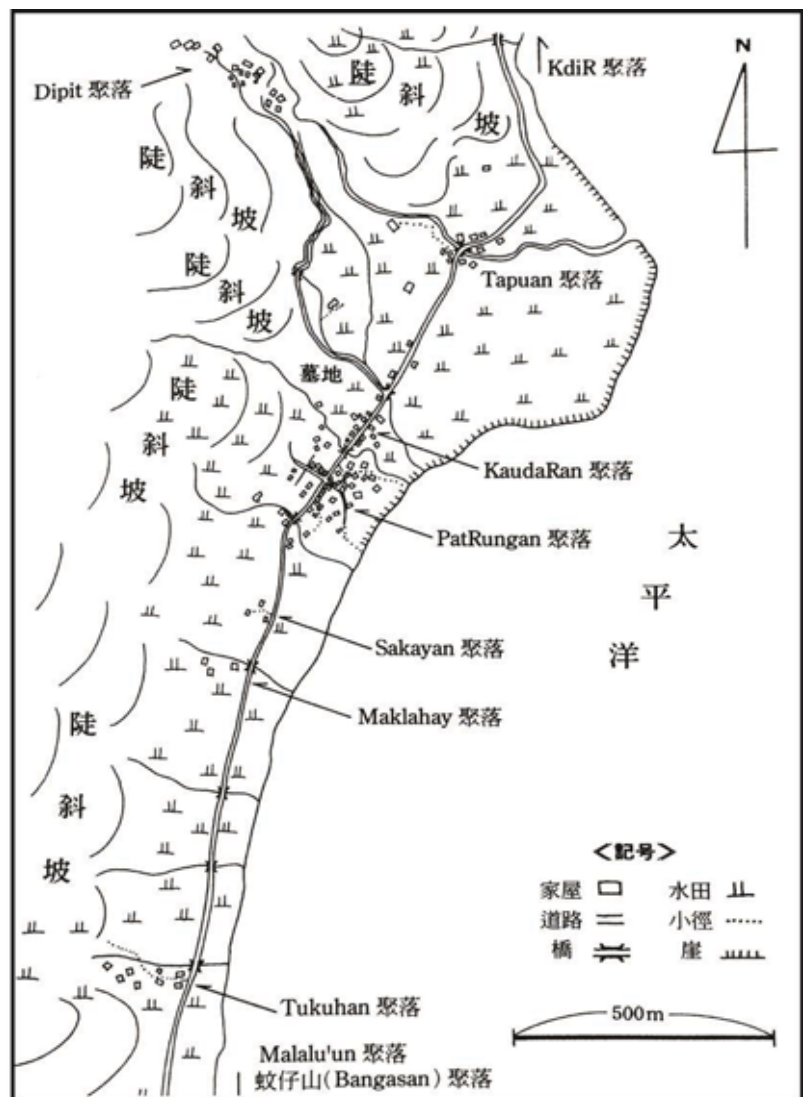
## 二、聚落地理環境

新社位於豐濱鄉中北方，東臨太平洋，西依海岸山脈，北接磯崎，南臨豐濱村，全村呈南北狹長。本村轄區南北狹長，東為太平洋，西接山地，自然環境變化大，資源豐富。本村年平均溫約 24 度，月平均約以一月份最低，約 17 度；八月最高，約 30.3 度。年平均雨量約 2900 毫米，雨量多集中在五至十月份，二月份最少雨，本村地形西為海岸山脈，東為太平洋，地是由西向東傾斜，山嶺地帶坡度陡峭，開發受限制，海岸地帶主要斷層海岸地形，海岸侵蝕嚴重，海岸梯田為特有景觀。而新社的居民以阿美族及噶瑪蘭族居多。阿美族人口約 400 人，噶瑪蘭族約 300 人。阿美族文化以服裝艷麗見長，噶瑪蘭族以祭祀及香蕉絲服裝編織見長<sup>18</sup>。

現今新社部落中，共有 11 個大小聚落。多數噶瑪蘭人是居住在中心兩個 KaudaRan、PatRungan 聚落，新社在行政上區劃成 14 鄰，其中 3、9、10、11、12、13 和 14 鄰是阿美族與漢族的居住區。而噶瑪蘭族人大多居住在 1、2、4、5、6、7、8 鄰。

由北往南的聚落名稱<sup>19</sup>是：1 鄰 Kutir、2 鄰 Dapuan、4 鄰 KaudaRan、5 和 6 鄰的 PatRungan、7 鄰則包含 Sakayan 及 Maklahay、8 鄰為 Tukuhan。

圖 1-3 新社村的聚落分布，參考  
來源：〈清水純 39〉



<sup>18</sup> 參考資料：<http://goo.gl/89K9pj>

<sup>19</sup> 圖一、有些地名拼音錯誤，經確認後更正：KdiR 更正為 Kutir、Tapuan 更正為 Dapuan。

### 第三節、新社村現況

#### 一、噶瑪蘭族的語言

現在噶瑪蘭的耆老們，如潘烏吉阿嬤，會講 5 種語言，除了噶瑪蘭語外，因為與阿美族混居、與閩南人做生意的關係，所以會說阿美語、台語。加上經歷過日治時期，因此也會說一些日語；國民政府來台以後，也要會說國語。

在《噶瑪蘭族：變化中的一群人》的「新社村的社會語言學狀況」中，還提到噶瑪蘭女性比男性更頻繁地使用傳統語言，但因為在豐濱鄉噶瑪蘭人算是少數，所以到了新社村外，就必須用他村語言來交流。對於多數的阿美族來說，他們並不會去學噶瑪蘭，而是使用彼此共通語，但共通語以國民政府來台前後來分，之前的以日語為共通語言；之後的則以漢語〈國語〉為共通語言。〈清水純 2011：41-43〉在《噶瑪蘭族的人口與分布》此書，也曾提過語言的部分：

1965 年阮昌銳在花東海岸的田野指出，「噶瑪蘭人多能說數種語言，如噶瑪蘭語、阿美語、閩南語、日語，和國語。噶瑪蘭語在今日宜蘭地區已成『死語』，但在東海岸仍然是『活語』，在新社、立德、大峰峰、樟原、三閩、田組、寧埔諸地仍然使用。有志於調查土著語言者，可前往該地區調查這將死滅的語言。」而 2002 年夏天田野調查期間也發現，噶瑪蘭族的民族語言仍在新社、立德等民族聚居通行，受訪的 62 位噶瑪蘭族人中，大部分都自認為噶瑪蘭語流利，只有 3 位表示只會單字。

而在 2002 年 12 月前往住在樹林市噶瑪蘭旅北同鄉會訪談也發現，離開原鄉來到都會的 40 歲左右的青壯年，可以說非常流利的族語。噶瑪蘭族族語目前保存比較困難的是沒學過書寫符號系統，只會說不會寫，以及民族外婚後，將影響民族語言的傳承。〈林修澈 2003：289-290〉

雖然當時還尚未正名，上述的文字中也透露出擔憂，但在更早之前，1992 年偕萬來受古月恆校長之邀於新社國小教授噶瑪蘭語，1993 年母語教材編輯小組成立，1995 年新社國小正式開始教噶瑪蘭族母語讀本，之後陸陸續續有噶瑪蘭母語的研習營和夏令營開在新社和宜蘭利澤，直到 1999 年因經費問題，而停止了母語課教學。〈陳逸君 2002：329-334〉

但在 2002 年 12 月 25 日行政院原民會正式認定噶瑪蘭族為原住民的第 11 族，在文化的傳承與保存上，除了擁有自己的書寫方式，並在噶瑪蘭族人較多的地方開設母語課，也有母語鑑定。但因為大環境的影響，謝富惠與黃宣範於 2007 年調查了 23 位噶瑪蘭語使用者，受訪者平均年齡超過 60 歲。所有受訪者均表示



20 歲以下的年輕人幾乎不懂噶瑪蘭語，只會說國語<sup>20</sup>。

## 二、噶瑪蘭族的人口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為止，官方認定噶瑪蘭族人口大約有 1300 人。目前噶瑪蘭主要分布在花東一帶，花蓮縣的豐濱鄉、新城鄉、吉安鄉、花蓮市，以及台東縣的長濱鄉，都是噶瑪蘭主要分布的地方。但是因為都市化的關係，許多噶瑪蘭族人都紛紛上北部打拼，所以新北市的樹林區、新莊區和板橋區，也慢慢成為噶瑪蘭人第二主要的聚集地。

雖然噶瑪蘭人分布地區廣，但居住在花蓮新社的噶瑪蘭族，是唯一能說噶瑪蘭語和保存最多噶瑪蘭習俗和文化的村落。而在尚未復名前，由於之前加禮宛事件的緣故，和阿美族混居，都以「阿美族」登記原住民身份，至復名後才回復。受通婚和移居的關係，噶瑪蘭族的人口不斷的減少，但據統計，目前蘭陽平原上的居民約有 80% 噶瑪蘭族血統，但大多不自知，或者早年受漢人歧視影響，多不與後代說明。再者，自閩南而來的開墾者，多為單身男子，迎娶當地噶瑪蘭族女子通婚後，以漢姓漢名為主，融入漢族的父系社會，也就是「有唐山公，無唐山嬖」這一句閩南俗諺的由來。〈游蕙菁 2009：72〉

以下將 103 年人口統計處整理出噶瑪蘭族人口狀況：

新北市	新北市	278	桃園縣	桃園縣	137
	板橋區	34		桃園市	12
	三重區	2		中壢市	27
	中和區	8		平鎮市	16
	永和區	1		八德市	1
	新莊區	34		楊梅市	4
	新店區	10		大溪鎮	12
	樹林區	93		羅竹市	14
	鶯歌區	7		大園鄉	9
	三峽區	13		龜山鄉	25
	淡水區	12		龍潭鄉	3
	汐止區	17		新屋鄉	13
	瑞芳區	2		觀音鄉	1
	土城區	18		新竹縣	9
	蘆洲區	4	竹北市	2	
	五股區	8	新埔鎮	4	

<sup>20</sup> 由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規範同推廣。

	林口區	2		新豐鄉	1	
	三芝區	1		芎林鄉	1	
	八里區	4		五峰鄉	1	
	貢寮區	1		苗栗縣	苗栗縣	15
	金山區	1			通霄鎮	2
	萬里區	5			竹南鎮	6
	烏來區	1			頭份鎮	1
臺北市	臺北市	41	後龍鎮		3	
	信義區	2	銅鑼鄉		3	
	大安區	1	彰化縣	彰化市	4	
	中山區	4		彰化縣	23	
	中正區	1		鹿港鎮	4	
	大同區	2		員林鎮	2	
	文山區	2		伸港鄉	2	
	南港區	13		福興鄉	1	
	內湖區	12		秀水鄉	2	
	北投區	4		花壇鄉	1	
臺中市	臺中市	40		埔心鄉	3	
	東區	6		埤頭鄉	4	
	南區	5	南投縣	南投縣	4	
	北區	4		竹山鎮	1	
	西屯區	3		名間鄉	2	
	南屯區	1		國姓鄉	1	
	北屯區	2		雲林縣	4	
	豐原區	2		林內鄉	2	
	沙鹿區	3		臺西鄉	2	
	烏日區	2		嘉義縣	嘉義縣	1
	大肚區	1			竹崎鄉	1
	龍井區	6			嘉義市	6
	霧峰區	2	屏東縣		屏東縣	12
	太平區	2		屏東市	4	
大里區	1	東港鎮		1		
臺南市	臺南市	14		恆春鎮	1	
	鹽水區	1		內埔鄉	1	
	將軍區	5		枋寮鄉	1	
	永康區	1	林邊鄉	3		
	安南區	3	滿州鄉	1		

高雄市	高雄市	22	臺東縣	臺東縣	105
	鼓山區	3		臺東市	8
	左營區	1		成功鎮	6
	楠梓區	5		關山鎮	4
	三民區	2		大武鄉	1
	小港區	2		長濱鄉	82
	大樹區	2		池上鄉	3
	大社區	1		延平鄉	1
	美濃區	4		花蓮縣	642
	六龜區	2		花蓮市	78
宜蘭縣	宜蘭市	2	花蓮縣	鳳林鎮	14
	宜蘭縣	8		玉里鎮	3
	蘇澳鎮	1		新城鄉	121
	礁溪鄉	2		吉安鄉	78
	五結鄉	1		壽豐鄉	9
	三星鄉	2		光復鄉	16
新竹市	新竹市	3		豐濱鄉	314
	香山區	2		瑞穗鄉	1
基隆市	基隆市	11		富里鄉	1
	暖暖區	1		秀林鄉	5
	安樂區	1		卓溪鄉	2
金門縣	金門縣	1		總計：1378	
	金湖鎮	1			

表 1-1 103 年噶瑪蘭族人口統計資料，資料整理：巴奈·母路、潘麗如

新社村的姓氏，以潘、朱、李、林、陳居多，此外也有偕、吳等。至於名字，老人多將母語名字直接翻譯成近似台語的族名。如女性有：老毛〈Umus〉、老溫〈Zaun〉、阿末或是阿拔〈Abas〉、阿比或是阿北〈Api〉、伊拜或是以拜〈Ipay〉、烏吉〈Ukit〉、班乃〈Pnay〉、吐文〈Ubun〉、屋把或是字把〈UbaR〉、英戍〈Ngbut〉。男性名字有：阿爻〈Angaw〉、武荖〈Budaw〉、龜劉〈Udaw、Kudaw〉、阿蚊或是阿邦〈Abang〉、宛奴〈Wanu〉、武里〈Budi〉、馬搖〈Mayaw〉、阿毒或是阿德〈Atok〉，但是有時也有相異的情形，如烏吉阿嬭，漢名為烏吉，族名為 Tipay〈音似伊拜〉。

### 三、噶瑪蘭族特色產業

#### 〈一〉香蕉絲

目前新社噶瑪蘭族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台灣唯一的香蕉絲編織法，原本在噶瑪蘭人隱匿在阿美族之下時，此項技藝已經漸漸消失，但是透過外界的注意，噶瑪蘭族耆老又再回想以往的織布文化，這幾個耆老的其中之一就是我們所訪談的潘烏吉阿嬤，訪談過程中談到：當時因為有日本的學者問「你們有沒有自己的編織文化？」我才又回想以前常常看到外婆用香蕉莖做成的線去織布，因此就慢慢的研究，跟我的好朋友一起研究，把竹子就插在土裡然後整經。雖然歷經了很多次的失敗，烏吉阿嬤最後終於研究出來如何用香蕉莖的線去之織布了。

在之後新社透過協會的成立，向政府申請計畫，來推廣噶瑪蘭族香蕉絲的織布。從採香蕉莖，撥開香蕉莖到將香蕉的莖的纖維拉成絲線，最後再把絲線一縱一橫的編織成布。這是多美的文化阿！

① 採香蕉莖 〈圖 1-4〉



② 整線 〈圖 1-5〉



③ 編織 〈圖 1-6〉



圖 1-4 ~ 1-6 潘烏吉阿嬤製作香蕉絲編織過程照片 〈資料來源：陳進明大哥提供〉



## 〈二〉藤編

近幾年來，噶瑪蘭族另一項特別有名的手工藝就是「藤編」，藤可以說是新社部落製作生活用品的基本材料，藤可以用來製作非常多種日常用品，比如：背帶、魚簍、籃子、椅子、容器等。非常有名氣的噶瑪蘭族藝術家—杜瓦克·都耀，就是使用藤編，他將藤編的魚簍發揮創意，製作出充滿藝術感的「魚簍燈」。

①採藤 〈圖 1-7〉



②編織 〈圖 1-8〉



③編織 〈圖 1-9〉



圖 1-7~ 1-9 藤編製作過程照片 〈資料來源：陳進明大哥提供〉

## 四、噶瑪蘭族與其他族群關係

### 〈一〉Pangcah 阿美族

自從加禮宛事件後，噶瑪蘭人隱姓埋名於「阿美族」之下，經過了清領、日治，直到西元 2002 年 12 月 25 日才正式正名。噶瑪蘭族人與阿美族的關係匪淺，除了阿美族和噶瑪蘭族都是母系社會之外，加上住的位置的鄰近關係，時常會交換物品，進行交易，也經常有跨族婚姻，且兩族群在與外族〈日人、外省人、漢族〉的對立關係之下，兩族群勢必為了保護自己，壯大勢力，因此關係越來越靠近，文化越來越相近。

### 〈二〉Sakizaya 撒奇萊雅族

撒奇萊雅與噶瑪蘭在清領後期，為了能夠抵抗泰雅族語南勢阿美的龐大權勢，兩個族群便在奇萊平原上和平相處，彼此互相協助，發生了加禮宛事件後，

撒奇萊雅和噶瑪蘭兩族群死傷慘重，便各隱姓埋名於漢人或是阿美族的部落中，但各自仍然知道彼此的差異。與噶瑪蘭族的宗教、語言、儀式上皆有不同。

### 〈三〉Rulang 外省人<sup>21</sup>

1945 年後，因為日本戰敗，把台灣歸還給中國，但又因為中國內戰，把中國其他省分的軍隊帶至台灣來，甚至是花東一帶。噶瑪蘭族群在剛剛經歷的日治時期的恐懼之後，非常害怕外省人。日治時期不但不能進行任何儀式，偷偷舉行儀式的人會被打到屁滾尿流，且常常受歧視、被凌辱，因此在日治時期戰戰兢兢的生活之後，也非常擔心之後的外省人會這樣對待族人，因此非常害怕外省人。且部落人認為外省人也有歧視原住民的狀況。

### 〈四〉Bubus 閩南人<sup>22</sup>

在部落的閩南人大部分是從西部的彰化、桃園、苗栗等地遷移至花蓮，再輾轉之後搬遷到豐濱聚落，在部落的噶瑪蘭人都非常善於經商，會與噶瑪蘭人進行交易，後也常與噶瑪蘭人通婚，噶瑪蘭人也會說非常流利的閩南語。

### 〈五〉Ngai ngay 客家人

在豐濱的客家人大多是從花蓮縣鳳林鎮來的，他們會跟閩南人一起經商，也會與噶瑪蘭人通婚，大多數人認為客家人很聰明、很省錢，也很小氣，而且客家人會說噶瑪蘭是「番仔」，也會覺得噶瑪蘭人很貧困，甚至跟孩子說：「不要跟番仔接觸喔！他們會咬人。」

## 五、新社村的信仰現況

噶瑪蘭人的宗教變遷共有四階段，可分為：傳統信仰→民間宗教→西方宗教→民間宗教（陳志榮：1995）。早期在新社大多都是傳統信仰，部落都以 mtiu 為信仰中心，需要 mtiu 為族人進行占卜、治病、去穢跟執行送葬儀式，因此 mtiu 在噶瑪蘭族群的生活之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後大約 1930 年左右，西方宗教隨著傳教士進入東海岸，在了解部落人的貧苦生活之後，使用教育及贈送生活物資的方式來達成傳教的目的，因此「上教會」成了部落人生活中的習慣，久而久之，西方宗教成為部落人重要的信仰，而因為宗教中的教義<sup>23</sup>，部落也漸漸的遠離 mtiu 的泛靈信仰，也漸漸的不再舉行 palilin（歲末祭儀）、patRuqan（送葬儀式）等儀式。

<sup>21</sup> 也會稱他們為「老芋仔」lao-o-a。

<sup>22</sup> 又稱福佬人、河洛人。

<sup>23</sup> 基督教認為信徒不得拜其他偶像，信其他信仰。

### 〈一〉傳統信仰

噶瑪蘭的傳統信仰，也就是南島語族的泛靈信仰，相信萬事萬物皆有靈。由女 mtiu 們帶領做儀式，現在仍然還有再做的儀式有：paqlabi〈除病祭〉、kisaiz〈成巫祭〉、各種除病儀式、palilin〈祭祖〉、patRuqan〈亡魂祭〉、spaw du lazing〈海祭〉以及 qataban〈豐年祭<sup>24</sup>〉。有些儀式與鄰近的阿美族和撒奇萊雅族類似，如：海祭、豐年祭，海祭是因為族群在地理環境上類似，所以發展出類似的儀式。

### 〈二〉基督天主信仰

起源於長老教會的馬偕在蘭陽平原一帶傳教，在宜蘭傳教 17 年間，引起廣大的迴響，會成功的原因有二：第一，馬偕的拔牙術，使嗜食檳榔的噶瑪蘭人得到很大的幫助，使噶瑪蘭人認為馬偕是位法力強大的巫醫；第二，當清朝正打算廢除「加留餘埔」的政策時，只要噶瑪蘭人向宣教師哀訴，宣教師就會透過英國領事去做商議，使清廷恢復舊制。〈陳志榮 1995：87-88〉但這次的傳教到了日治時期就漸漸凋零了，之後要到國民政府來台，美援進駐台灣時，基督教再次傳入，才又慢慢興盛起來。在近代，他們把傳統儀式與基督信仰同時進行，不會互相衝突。

### 〈三〉漢族民間信仰

自從 1796 年吳沙帶領福建移民入墾蘭陽平原後，噶瑪蘭人就開始大量接觸漢族的文化。在 1874 年，清朝政府用政治的力量使他們接受漢人的宗教信仰，使之教化：「禮宜祭喪以安先靈，分記歲月以知年紀，建立廟祠以安神祖〈村庄設聖帝君、天后聖母、文昌帝君等；又建祠以安設祖宗牌位〉。」〈陳志榮 1995：85〉在日治時，漢人的民間信仰較為弱勢。但到了國民政府時，因為鼓吹中國文化，所以漢人的信仰又再度蓬勃起來。到現在，在教育的教材中，仍然以儒家思想、中國文化為主流，現今噶瑪蘭人也會運用一些漢式信仰進行祭拜，比如家中會有神主牌位，並且在特定的節日進行祭拜和燒香，也會在清明節的時候掃墓。

## 六、渴望被看見

噶瑪蘭族於 2002 年 12 月 25 日正名成功，至今已經有 13 年了，從 1990 年左右，在宜蘭或是花蓮的新社，都努力地在進行平埔族群復名的運動，將近 15 年的時間，噶瑪蘭人自己也希望被社會大眾所認識，包了兩輛遊覽車，出席凱達格蘭大道命名典禮〈1996 年〉，甚至還有許多關於復名運動的場合：國家音樂廳〈1996 年〉、台北市政府廣場〈1997 年〉、宜蘭、花蓮、台北及各個大學院校等

<sup>24</sup> qataban，在聚落中現今是指豐年祭的意思，qataban 在以前指的是進行完工祭之後所舉行的唱歌、跳舞儀式，後來因與阿美族的豐年祭意思相似，延伸為豐年祭的意思。聚落中也有 sitaban 的名稱，是指獵首祭，早期大約 1910 年左右還有進行獵首〈出草〉的行為，後來被日本人禁止，sitaban 之後部落的男性會聚集在放置頭臚的地方，進行唱歌、跳舞的儀式。



等。

在訪談烏吉阿嬤的過程中，烏吉阿嬤提到，正名也好，不正名也罷，但是正名是要做的，大家才會認識這個族群。陳進明大哥也提到，在正名之前雖然還是會用流利的阿美語與在地的阿美族人溝通，但是彼此之間都知道彼此是不一樣的族群，因此正名運動讓噶瑪蘭族的人能夠真真正正的「做自己」。我們噶瑪蘭人的後輩應該感念，花了 10 到 20 光陰的長輩們做為噶瑪蘭族復名的火車頭，他們是為族群付出奮鬥的，真真正正的勇士。

## 第四節、部落團體性的儀式

### 一、spaw du lazing 〈海祭〉

#### 〈一〉海祭的意義

在新社有三種不同的說法指涉拜海儀式：satzebe、laligi、spaw du lazing。Spaw du lazing 是噶瑪蘭語，spaw 是祭祀之意，lazing 是海，spaw du lazing 就是祭拜海神 apalo。部分長老也不太記得怎麼拜海，只是季節到了就會到海邊去 spaw 〈祭拜〉，所以就叫 spaw du lazing，其實並非屬於盛重的儀式，其過程很簡單，真正 spaw 的時間很短，前後不到十分鐘。Satzebe、laligi 這兩種說法是跟阿美族有所關聯；Tzebe 是名為「港口」的花蓮地名，sa 是「到...那裏」的意思，satebe 就變成了拜海。Laligi 也是像阿美語，在北部阿美語中，malaligi 是指豐年祭，而稱 milaedis 為捕魚節，過去真正的海祭則稱為 paladau；laligi 原意是手拉手跳舞之意，豐濱以南的噶瑪蘭人多半以此語來指稱海祭，而旗海祭活動也多為七八月豐年祭的第一天，也就是說海祭活動跟豐年祭一起舉行，大家在海邊先祭拜海神或祖靈，接著跳舞舉行豐年節；這跟新社還有北部阿美海祭與豐年祭分開兩個日期舉行是不一樣，再秀姑巒阿美的奇美部落，其 kumulis 捕魚祭也是在豐年祭前的幾天舉行。

為何海祭的舉行時間和命名並非單一，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不同的部落因其周遭環境及潮流的不同，捕魚的時間也不同，族人喜歡吃的魚或認為好的魚想法也不同，為了祈求「好漁」跟著潮流同來豐收，也會在不同時間舉行海祭。此外由於部落男性勞力外流，平常沒有留在部落裡，所有的部落就趁豐年祭前男性回家時一併舉行。至於新社為什麼海祭會有多種不同的講法，當然跟阿美族之間互動關係密切有關，我們或許也可以從噶瑪蘭文化內部本身的儀式結構來理解：在過去，噶瑪蘭並不是每一個部落都靠海，且可以出海捕魚，且基本上他是以男性的經濟活動為主，拜海神還有山神的信仰色彩，不像以女性為主的治病儀式是屬於規模較大的 spaw，有一套神話和複雜的歌舞儀式，主祭的人必須是經



過揀選和學習的 *mtiu*，因此整個儀式有專門的名詞稱呼、並有許多伴隨的禁忌等；所以說，從其文化內的本土觀點來看，*spaw du lazing* 相較於 *kizais* 和 *qataban* 而言，本來就是較為簡單的 *spaw* 而已，但隨著大社會的脈動，使用不同的祭品和祭祀方式，變成聚落性的 *spaw*，也是社區中的活動，等於大家團聚到海邊一起 *paspaw*，然後歡樂的聚餐。但是，他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還沒有產生一個特殊指稱的名詞，*satzebe* 與 *laligi* 都是與其他無化互動中才產生的創新名詞。

## 〈二〉與大海的交換儀式

接著我們來看 30 幾年前新社港口，仍在聚落中心下方的 *patoRoqan* 時的海祭情形。在魚祭方開始之前，部落中的男性會開會決定一天為拜海的日期，基本上只有男人會到海邊參加。拜海之前並沒有任何食物的 *manmet*〈禁吃魚、肉或某些菜〉，也沒有禁止性行為，不像其他的儀式如 *palilin*、*kizais*、*palelabi* 等得嚴格遵守飲食與性行為上的禁忌。不過 *spaw* 拜海的時間倒有特別的規定，就是必須要漲潮的時間才行，因為此時浪會進來，就彷彿可以把魚帶來之意，所以老人選定的日子若七點左右漲潮，此時就開始準備要 *Spaw*，等到 *spaw* 完時海潮尚未漲滿，浪正好可以漸漸把老人 *spaw* 的祭品帶走，象徵「帶到海神處」整個儀式的情境製造了一個人與海動態互動的溝過程。

拜海的祭品主要是豬的內臟，當天殺一隻豬，然後將生的豬肝、豬心等珍貴的內臟，切成一小片分成六塊，肝三塊、心也三塊，然後插在小竹竿上，至於竹竿數則端視長老人數決定。*Spaw* 時，長老們自行準備祭品，然後各自面對海，手持竹枝開始念禱詞，禱詞內容：

我們要開始抓魚了，你們管海的 *apalo* 海神，要保佑我們平安，讓我們豐收有很多魚。

*Spaw* 是任憑長老自己的意思念，並非集體性的，以個人為單位各自一面念禱詞一面倒酒於地上，然後再把剩下的酒喝完，等所有人喝完酒後便結束。新社的噶瑪蘭人認為如果出海口、自然港灣不好，但 *spaw* 得好，出海口也會很好，天起和海浪也會很平順。所以 *spaw* 很重要，尤其對族人而言，心理層面有一種期待與昭告的意味。另外 *spaw* 的對象除了對 *apalo* 海神之外，還有不幸死於淹水死亡的 *smikhawo*〈溺水亡魂〉，新社部落在海祭時主要 *spaw* 的接跟海有關，台東大峰峰所做的海祭紀錄是必須要祭拜自己的祖先〈陳志榮，1995〉

傳統海祭活動女人是不能參加的，當天暫時不能接近海邊，其他非主祭的男性也不能靠近 *spaw* 的地方。而代表 *spaw* 的長老也有資格規定，非每個年紀大的男人都可以，比如結過婚的男性卻與太太離婚、太太過世者也不行，雖然是部落中年紀較大的長老，但還是要看他在家中跟太太的關係來決定。換言之，主祭

男性的地位，主要還是要考其妻女方家族的肯定，整個社會還是相當以母系價值為中心。此外，如果當年是喪家也禁止參加，怕會帶來厄運。除此之外，其他全部落的男生都必須參加，年輕的也要來幫忙採野菜、煮豬肉等等，準備中午在海邊的聚餐。過去不像現在會邀請其他部落的人參加，如：東興、豐濱、港口的人來，新社部落就只有自己的族人參加活動，整個聚落在政治權力、經濟活動和宗教上，仍形成較封閉的單位系統在運作。

此儀式強調人跟海的關係是一種交換的關係，海是大自然的寶庫，人出海捕魚，這些於是屬於大自然，人並沒有照顧或餵養，人的行為並不會影響的魚的多寡，因此人們必須準備同等的牲品與之交換，以祈求能有源源不斷的漁獲。此種儀式的網絡是建築在親屬關係與母系為中心的原則上，而這個捕魚的活動跟海祭，同樣產生了傳統的社會關係。

### 〈三〉海祭的改變

近 20、30 年來，海祭最大的改變應該是不再有人舉行傳統噶馬蘭的 spaw，整個拜海活動過程「去儀式化」，只是很簡單的飯前禱告，以基督宗教禱告的形式取代過去 apalo 海神的祭拜。部落裡自己不殺豬，到光復去買，漢式的拜海方式仍有人舉行，祭品三牲則改由豬頭及豬尾巴代替，整個祭品簡單化，部落內也不再自己生產這些祭品，全都是部落外購買的，大多數人相信了上帝，就不用豬心、豬肝來祭拜海神，不再相信這樣傳統的方式會使大家出海時滿載而歸，但相對的現在相信耶穌和上帝會賜給大家一切，不要再相信以前海神了，過去給噶瑪蘭的海神享用食物中最好的部分，這種敬獻交換的想法，現在反而被認為是一種迷信，改由基督教式的禱告取代，然而其中不變的是，最後大家還是把祭拜剩下的豬肉煮熟當作中餐一起食用，這個到海邊吃豬肉的傳統活動還是持續下來。

## 二、qataban 〈豐年祭〉

### 〈一〉qataban 之意

PatRungan（新社部落）原語意為「上岸」，指划船可靠岸之地。現居此地約有 400 位的噶瑪蘭人，其祖父母輩或父母輩多是從宜蘭或花蓮加禮宛乘船移入。如果一代以 20 年推算，PatRungan 噶瑪蘭人的聚集應該在 1880 年代左右開始。<sup>25</sup>不過在噶瑪蘭人或被稱為加禮宛人進入之前，此地曾為 Pacidal 及 Ciwidian 兩阿美氏族居住（許木柱等 2001：184）。另根據噶瑪蘭耆老敘述，此地原為族人所

<sup>25</sup>清水純（1992[1986]）在日據時期的除戶簿中發現，最早從花蓮加禮宛庄移進新社的人是在光緒四年（1878 年）。而詹素娟依據 1879 年出版的《臺灣輿圖》推論，新社建立的歷史應該更早於 1878 年（詹素娟 1998：234-236）。

稱的「Kizaya」人<sup>26</sup>所居住，在 1874 年加禮宛事件之後，因噶瑪蘭人被 Busus（漢人）再度驅趕，才逐漸又聚集於新社。<sup>27</sup>在遷入時新社人獵 Kizaya 的頭，並將之往南驅趕，並且彼此不通婚。除了 Kizaya 與漢人這兩個被區辨的群體外，另一個對新社人最大的威脅群體，是會從西方海岸山脈突擊部落的 Truku（太魯閣人）。噶瑪蘭人將之稱為 Maitomale，語意為奇怪、拐怪，直指太魯閣人為偷偷摸摸獵噶瑪蘭人頭的「壞人」。

PatRungan 的男人為了保衛部落的安全及宣示領域及主權，<sup>28</sup>也會主動出擊上山去 sataban 獵頭。當他們砍下敵人的頭顱回部落後，將頭用竹子先插在獲首者家屋外的庭院裏，等「清潔」完後再把人頭吊於公眾處：Paturisan（請見圖 1 中編號 3，今新社國小操場後面的竹林）地的竹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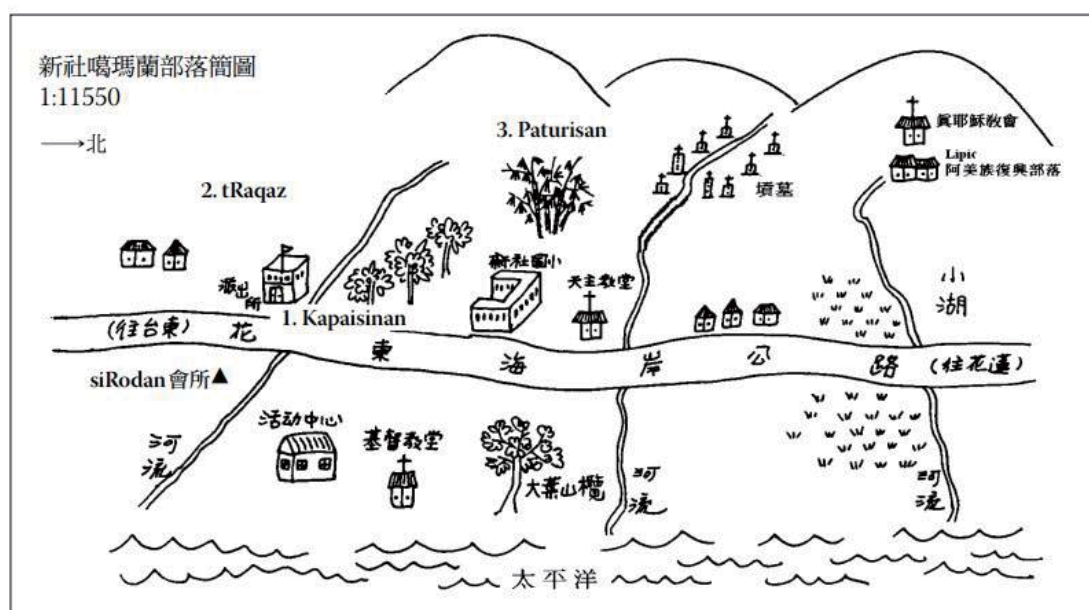


圖 1-10 新社部落 qataban 位置圖 〈資料來源：劉璧榛；2004〉

圖 1 左上方編號 1 至 3：Kapisinan、tRaqaq 及 Paturisan 在部落的口述史中，都曾是掛人頭舉行 qataban 的地點。這三個位於山腳下的點，同時也是一個地理界標（landmark），特別是聚集在部落的起源地帶，形成一個防堵的進出口，附近還有特別栽種的植物，如麵包樹、竹林，還有以溪流作為地理界線的特殊地景，勾勒出聚落的地理實體邊界。這些具體的地理標記還有一種社會區隔的作用，形成特殊的屬於異族頭靈的空間圍場。圍場中異族頭靈被控制在固定的位置，不能自由移動而且被隔離。這種隔離是一種對聚落地理區的分析，也是一種對居民的監視，非 qataban 期間禁止經過。如果人們不遵守禁忌隨意經過，會引起身體的危機：生病（tagau），換句話說是一個危機差異地點（crisis heterotopias, Foucault

<sup>26</sup>此詞是噶瑪蘭人對阿美族人與撒奇萊雅人的泛稱。

<sup>27</sup>加禮宛事件失利後也有幾戶的 Sakizaya 人隨噶瑪蘭遷入此地，不過彼此未混居，定居於聚落較南端的「新莊」一處。

<sup>28</sup>其他獵頭原因的分析詳見劉璧榛（2004）。

1984)。

## 〈二〉回憶 qataban 儀式過程

接著，必須等到農曆月末看不到月亮的日子，再盛大舉行部落性的 qataban 祭頭儀式，以強調在儀式結束後將看見新的月亮，象徵重要的過渡意義。qataban 當天，獵首者立棍於場地中央，將敵人的頭顱撐於其上，其他勇士必須穿 sangsuy (蓑衣／雨衣)，<sup>29</sup>手持 tunun (柺杖) 彼此間隔開來手牽手，以頭為中心圍成一個圓圈。儀式起始由馘首勇士及老人 spaw 用酒唸禱詞，呼喚頭靈、祖靈、部落已故頭目、已亡馘首勇士等之 tazusa (靈魂) 降臨共食。過程中將每一次的獵頭事件，與過去部落的其他重大事件聯結起來，創造一種時空延續的集體記憶。儀式最後透過此神靈的召喚，被期待還有祈雨的象徵功能，以洗刷男性因獵首引起暫時性身體的不潔。已過世的 Utai (潘龍平) 曾憶起專門描寫這種情景的話：

kulisen      qataban   to      uRu      tebu? tebu?   ban  
圓圓圈一直轉      歌舞      的      頭      在      中間

意即男人圍著插在中間的敵人頭顱轉圓圈祭祀歌舞。qataban 中藉由 paspaw 祭祀人頭這個行動實踐，將部落族人、祖靈及異族頭靈建立起聯結關係，然而就在這個人與超自然建立關係的同時，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也凝聚起來，部落與部落地緣衝突關係更加強化而形成區隔的主體。qataban 中的敵人頭顱象徵我群／他群的區隔，勇士衣著 (蓑衣／雨衣) 象徵祈雨，柺杖象徵獵首英雄與他人之間身體潔與不潔的區隔，招魂歌舞則有多重的象徵功能。<sup>30</sup>藉由這些集體分享的象徵再現 (representation)，與遵循同一禁忌內容，界定了此群體認同的內在本質與部落的社會邊界。

透過這個祭頭儀式的象徵力量、相關禁忌、論述及其獵頭傳說等，<sup>31</sup>人、異族靈與祖靈進入一個互相依賴的想像共同體中。這個共同體為什麼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部落成員，也不可能認識大多數人的親戚、祖先或異族頭靈，然而他們卻深感彼此相聯繫。同時，此共同體的規範壓力與秩序明顯的表現在遵守 manmet prisin (禁忌) 上。一個人的如飲食、性行為與日常活動都必須遵守祖先的傳統規範，如果有所逾越，不僅是個人會受到懲誡：tagau (病痛)、發生意外

<sup>29</sup>噶瑪蘭人借用外來語河洛話的發音。

<sup>30</sup>如有貶抑敵人、招頭靈、敵靈、招雨及潔淨獵首者身體等多重象徵功能。

<sup>31</sup>在新社流傳多種不同關於獵頭起源的傳說版本，基本上所有的遷移傳說都開始於臺灣島外，接著乘船遷移到東 (或東北) 海岸。當這些噶瑪蘭祖先登陸之後，第一件事情是開墾土地以解決糧食飢荒。男性被講述為貪心、壞心腸，專占女性姊妹的便宜，使原先兄弟姊妹和諧的情感，產生因占土地的衝突而斷裂，埋下仇恨。女性一氣之下移居山上，成為太魯閣人的祖先，而留在平地的則成為噶瑪蘭人的祖先。之後太魯閣人與噶瑪蘭人的子孫，因為祖先的這個仇恨而必須互相獵頭。



等，同時也會「牽累」整個家族到部落的其他人。易言之，會連帶影響到整個「命運共同體」的安危。因此，這樣的集體意識與認同是透過禁忌在規範運作。反之，如果族人不去獵頭以舉行 qataban，他們認為祖靈或頭靈會因沒人祭祀而「餓肚子」，變成「遊魂」，碰到不小心經過 Paturisan 等地的族人便會「討食」，殃及個人及部落，此情況一樣會以 tagau（病痛）或死亡的方式展現出來。<sup>32</sup>

這個時期留下來的 qataban 祭儀歌謠在新社只剩下 miomio 這首。此外，同一曲調的歌謠在淺井惠倫〈1936〉於花蓮港加禮宛設籍台東大峰峰的錄音中也曾出現，不過到目前為止仍不知其歌詞意義，筆者曾經嘗試拿給新設的老人聽，他們馬上反應說是 qataban 的歌，不過歌詞內容則不是很清楚。大體上，qataban 祭儀仍具有普遍性，其他地區的噶瑪蘭社裡也曾存在過。

qataban 之歌曲一：淺井惠倫錄音、吳林式伊排〈宜蘭社頭人〉演唱

- 〈1〉 A-o le-nana-e yaba , vaqi vaza no za nozum nodom o ze o le nanai ,  
miomio sinawali e-nana ya o
- 〈2〉 A-o le-nana-e yani no sisin nana di , a-da moma ci baku o e nanai ,  
miomio sinawali e-nana ya o
- 〈3〉 A-o le-nana-e ya goman ni ba danena dimi zusei milasan dila dido ciba  
nao nao no a ci dasan na iba ci o e nanai  
miomio sinawali e-nana ya o
- 〈4〉 A-o le-nana-e ya dae ziga goman niba tolei na dimi si nai si e a saie ziga  
saie na a o zina la na a-o zina smagen domi kita cimi dimi tzse na a-o  
lei nanai , miomio sinawali e-nana ya o
- 〈5〉 A-o le-nana-e ya sae ziga dae na o goma lovaden zino zanei ziyen no ya  
lalaga kakiyata molei lazta noke nan a-o zi bakan lasan a  
miomio sinawali e-nana ya o

qataban 歌曲二：明立國錄音、Umus Nauing〈潘朱老毛〉在花蓮新社演唱〈1984年〉

1. miomio sin nawali a-o le na na ya we  
虛詞 前奏，像喝酒醉那樣  
意指：要開始了！大家彼此應和聲。<sup>33</sup>
2. ziqā-ziqā (tiúwan naya) litoliju<sup>34</sup> Kalewan<sup>35</sup>

<sup>32</sup>關於異族頭靈治病的診斷與治療儀式，詳見劉璧榛（Liu 2009）的討論。

<sup>33</sup>此起始句的曲調與詞是固定不變，其形式的意義上是召喚大家，告知要開始了！由於音調與語言是固定的呈現，較易凝聚、整合群眾、激發群體意識。

<sup>34</sup> litoliju 是 toRbuwan（哆囉美遠人）語，指躲躲藏藏的偷看別人的行動，偷窺之意。

<sup>35</sup> Kalewan 為此時期噶瑪蘭人之自稱詞，原是宜蘭的舊社名，在今五結季新村，後部分社人遷移至花蓮北埔，因此在花蓮新居地也叫加禮宛，而現新社部分居民也是從此地再遷入。

看看，這樣 音而已 躲藏 加禮宛

意指：太魯閣人在山上的地方，這邊看看，那邊看看，躲躲藏藏的偷窺加禮宛人的行動，準備要獵取人頭。

3. Kalewansala nanato juwai-i<sup>36</sup> a-o le nanai

加禮宛人 音 一直看 東方 無意

意指：描寫敵人／太魯閣人仍不死心一直在山上等，一直在山上看，看看有沒有加禮宛人的頭可以拿，而這些 Maitomale 都是從東邊過來。<sup>37</sup>

4. miomio sinawali ' a-o le nanaya we

虛詞 無意 虛詞

5. tala tala may-i mauto ' naonawa (juwai-i an)

等 等 沒有 來 東看西看 東方

6. nano a-la niyaqi tjuwatuya ' a-e bo na (babau) a-o ' e nanali

拿 上面 虛詞

意指：拿你的頭！指在東方等你們來，可是都等不到。

7. miomio sinawali ' a-o le nanaya we

虛詞 無意 虛詞 無意

8. zina aimi Maitomaleo qomalem

這樣 我們 太魯閣人 拐怪，多詭計

意指：太魯閣人是偷偷摸摸的壞人。

9. may-imi ka toliju Kalewana-o le nanali

沒有 偷窺、躲藏 加禮宛人

意指：描寫噶瑪蘭人如何看待太魯閣人；說他們是壞人走路都偷偷摸摸、躲躲藏藏。

10. miomio sinawali ' a-o le nanaya we

虛詞 無意 虛詞 無意

已過世多年的 Umus Nauing 曾解釋此祭歌，獵首勇士唱及在 PatRungan 每天看海，希望有太魯閣人來，能夠拿下他的頭顱，更希望透過此儀式的祭祀行為，「頭的主人會把他的親友靈魂都帶過來」，<sup>38</sup>然後歌者便可將他們的頭皆取回一起「聚餐」，亦即 *paspaw* 祭拜其首級、並與之共同 *qataban* 歌舞同歡。她談到

<sup>36</sup> juwai-i：是 toRbuwan 語，指東方。

<sup>37</sup>為什麼歌詞的文本中，太魯閣人從山上下來，其實山是位在部落的西邊，為什麼新社人要唱望「東邊」？難道太魯閣人是乘船從海上來，還是新社人坐船出去獵頭？其實在 1950 年代以前新社的對外交通主要靠海運，經過訪問才知道原來的陸路也是沿著海邊行走，因此這個東邊，應該是表示在西邊山上拿到人頭，從東邊陸路回當時居住於較濱海的部落，而這個東方同時又是太陽升起的地方，為儀式中的重要方向，代表著「生命」的力量及生命力。

<sup>38</sup>噶瑪蘭人認為招來一個人的靈魂，她的身體／生命也會跟著過來。

以前的 *misin* 〈風俗〉，每凡舉行人頭祭 *qataban* 時，一定要穿蓑衣來跳舞，不管有沒有下雨。因為以前砍殺人頭時唱 *miomio* 這個歌，天空就會下雨，似乎拿回來的人頭會流血很髒，因此下雨會洗刷這樣的邪氣和不潔。後來，如果很久沒有下雨，部落裡的老人也會穿蓑衣唱這個 *miomio* 的 *qataban* 的歌舞，於是它就變成一種祈雨的儀式。根據阿嬤的說法，唱完後往往真的會很靈驗的下起雨來。不過潘朱老毛<sup>39</sup>抱怨道：現在豐年祭在 *qataban* 時，不會像以前那麼靈驗，因為沒有老人祭祀靈魂 *spaw*，要有 *spaw* 才好、才會下雨。至於 *qataban* 的歌其實還有別的，不只是現在仍可聽到的這首歌，只是現在很少人會唱，因為沒有頭可以 *spaw* 進行真正的 *qataban*，大家因此忘記相關儀式該如何進行。潘朱老毛解釋：因為那時候他年紀還很小，而且女人跟小孩只能在旁邊觀看，不能參加但是有點印象。

### 中斷的 *qataban*：部落社會的瓦解

日據初期，臺灣東部屬於「民番雜居狀態」的特殊行政區，採「綏撫」政策（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1999 [1908-1915]）。後因日人取代漢人入山從事煉樟腦事業，業者被取頭的情況增加，於是嚴厲批評當局放任「生蕃」肆無忌憚殺人，嚴重影響日本帝國威信。臺灣總督府重新檢討獵首事件的處理方法，將之定義為對帝國的積極叛逆，於是改對蕃人行使討伐權，甚至可以採取滅族政策（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1997[1895-1909]）。相反地新社的噶瑪蘭人被視為熟蕃，因其遷入的族人部分來自宜蘭熟蕃 36 社，早在 1895 年即被納為一管區，並設置堡社役場（鄉公所，藤崎濟之助 1931），故在日人的印象中，此「熟蕃」既強悍又可靠（藤井志津枝 1997）。

根據幾位新社長老的回憶，其傳統獵場海岸山脈有漢人及後來日人進入集樟腦油，他們曾取過其首級。不過到了 1910 年左右槍枝遭日警沒收，部落也不敢揚聲抵抗。有些族人成為日人招募的護鄉兵，到新城一帶對付其世仇的太魯閣人。管制武器，禁止公開聚眾舉行 *qataban* 儀式，教育原住民獵頭是不良的習俗、迷信，進而推廣日本神道教的信仰等，日本殖民政府藉由這些文攻武嚇多元政策的介入，迫使 *qataban* 儀式中斷，使原來具備軍事守衛功能的 *sataban* 獵頭行動，因而喪失某些地方團體的武力防衛作用，年輕人的年齡階級組織也被殖民勢力掌控，轉而從事部落外頻繁的勞役，為殖民政府效命，如此一來部落喪失傳統領域、資源分享、武力自我防衛等自主性，被殖民政策置換主體，以部落為中心的認同也逐漸模糊與瓦解。

<sup>39</sup>約 1904-1906 年出生，已過世。

### 〈三〉 Sitaban、qataban 與完工祭

在經過多次的訪談後，了解，其實以前噶瑪蘭族部落是沒有豐年祭的，其原因是因一個從磯崎來到新社的居民，發現噶瑪蘭族部落在稻米收成後沒有舉行豐年祭，於是邀請新社村 1、2 鄰一起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慢慢的越來越多居民參與，甚至延伸至 PatRunqan 聚落，因此大家乾脆就在稻米收成後的八月初，進行稻米收成的「完工儀式」，將這樣唱歌跳舞的儀式稱為「qataban」，演變為現今的豐年祭。

而 qataban 與獵首祭的關係，很可能是因為「qataban」的音與「sitaban」非常相似，「sitaban」是早期獵首的意思，指的是將敵人頭顱砍下之後，放置於竹子之上，對其吟唱、跳舞。而現今 qataban 的歌舞，則綜合了 kisaiz、sitaban、以及完工祭還有阿美族的豐年祭的舞蹈。



## 第貳章、新社噶瑪蘭族 mtiu

新社-patRungan 在東海岸中就像海上的一顆珍珠，湛藍的海岸波光粼粼，稻穗像鋪上綠色毛毯的階梯一般坐落在太平洋一旁，他是噶瑪蘭族群的新家鄉，但是這樣遙遠、與世隔絕的小村落，也終究敵不過西方勢力的進入，信仰漸漸地蔓延到新社，mtiu 失去了原來的光彩，卻仍然微微地發著光，在聚落中默默地進行著文化延續的工作。

## 第一節、認識 mtiu

### 一、女神傳說與 mtiu

Mtiu，是噶瑪蘭族祭司的意思<sup>40</sup>，在清水純《變化中的一群人》中將他們的工作稱之為神職人員，就是能夠與一般人類看不見得神靈溝通的人，甚至能透過法術，將疾病治療，或進行安慰亡者的喪禮儀式。這些 mtiu 必須透過一個成巫儀式—kisaiz，成為 mtiu，即將成巫的人是先會有所徵兆，比如，在夢中「看見」另一個世界的人，或是生一場大病，久病不癒、或是眼盲。

透過過去的訪談文獻可以發現，在這些個人生命史中敘述成巫過程時，能夠在成巫後做儀式時清醒的狀態下「看見」tazusa〈靈魂〉，就成為 mtiu 被要求的能力。<sup>41</sup>生命敘事中眼盲的生病經驗，被噶瑪蘭人將之與 mtiu 因此能「看見」另一個世界的能力相連結。Mutumazu 被 mitu 視為是祭司的母親，他們稱他為 bai 或是 ina<sup>42</sup>，在訪談文獻中，我們也可以聽見許多跟 mtiu 有關的 Mutumazu 女神的故事，以下我們整理兩則文獻中的神話故事。<sup>43</sup>

#### 〈一〉第一則神話

古時，世界上除了人類祖先 Mutumazu，與其丈夫 SiAngaw 外，別無他人。兩人初到人間時，因周遭毫無食物，便砍伐山上的樹木，並種植旱稻。不久後，Mutumazu 懷孕並生下了一個男孩。<sup>44</sup>

種植的稻米雖然成長，但也長出雜草，因此 Mutumazu 把小孩交給丈夫照顧，自己前去除草。經過兩三天，除草工作仍未結束；Mutumazu 就交代丈夫，即使小孩哭泣，也不能餵他吃河蟹。

Mutumazu 出門除草，小孩哭起來時，SiAngaw 懶得背小孩，就餵他吃了一隻河蟹，小孩就安靜不哭了，可是，在餵小孩吃一隻之後，他卻又哭了起來，而且還哭個不停。

中午時分，Mutumazu 返家，聽到小孩哭泣，也透視到小孩肚子裡有兩隻河蟹，就責怪丈夫未遵守約定。Mutumazu 從小孩肚裡取出河蟹後，孩子變乖不哭，吸了奶後就睡著了。

Mutumazu 告訴丈夫，不要照顧小孩，就去除草。然而，SiAngaw 卻拒絕說：「除草不是男人的工作，我不做！」隔天，Mutumazu 只好又把小孩交給丈夫照

<sup>40</sup>阿美族的 mtiu 稱為 sikawasay，阿美族的 mtiu 會透過 calay〈神靈絲線〉看到神靈要述說的事情，也能透過 calay 治病，噶瑪蘭族的 mtiu 沒有這種技術，但是因烏吉 bai 早先是學習 sikawasay 的技術，因此她說她是在噶瑪蘭 mtiu 中，唯一使用 calay 的 mtiu，且她是現在少數能看見 tazusa〈靈魂〉的 mtiu。

<sup>41</sup>《神話、夢、生命史與儀式-噶瑪蘭人的治病展演》，P223

<sup>42</sup>Ina 為阿美族語，bai 為噶瑪蘭語，皆指對女性直系長輩的稱呼，指母親、奶奶或是祖母。

<sup>43</sup>《神話、夢、生命史與儀式-噶瑪蘭人的治病展演》，P230-231

<sup>44</sup>《噶瑪蘭族：變化中的一群人》，P176-178

顧，獨自跑去除草，還交代：「絕對不可以讓小孩吃河蟹。小孩若哭了，就抱到山裡的田地來吃奶。」然後才出門。

但，孩子又哭了，SiAngaw 還是讓他吃河蟹，總共吃了三隻，小孩因此哭個不停。Mutumazu 好不容易結束除草工作，回家一看，小孩已經快死掉了。他急忙將河蟹從肚中取出，但已來不及，孩子因內臟被螃蟹咬得碎爛而死去。

Mutumazu 一面哭泣，一面責備沒有按照他的交代去做的丈夫。而無論用什麼方法治療，還是回天乏術，最後只好把孩子埋了。

經過兩天，Mutumazu 仍非常想念小孩，因此舉行喚回死者靈魂、獻上供物的 patRuqun 儀式。為此，他準備了獻供的飯菜。

patRuqun 儀式開始後，小孩的靈魂很快就回來了。Mutumazu 讓小孩的靈魂食用供物，當他吃飽喝足喝足後，Mutumazu 決定再將小孩送回死者的世界。「我們要走的路和你的不同，你要走的路只有一條，和我們的路不同。如果已經吃飽，就回去吧。」

三天後，Mutumazu 又準備了 patRuqun 的飯菜讓小孩吃，前後共舉行了三次，Mutumazu 的心已無法承受。她對小孩說：「沒辦法，我們要走的路是不同的，這是最後一次見面了。」然後就讓小孩回去陰界。

隔天，Mutumazu 收集了堆積如山的草在庭院焚燒，然後界煙霧一起昇天而去。Mutumazu 臨走前對丈夫說：「你不聽我的交代，我們不要再走同一條路了，你就留在下界！」

Mutumazu 昇天後，經過三、四天，SiAngaw 沒有聽從妻子的話，前去找她。他也像 Mutumazu 一樣，收集雜草焚燒，隨煙一同昇天。從此，兩人一直在天上生活，偶而才會下凡到下界。

Mutumazu 下凡時，教授了人民類似 paRabus 或 kisaiz 的治病方法。因此，人們就由 mtiu 組織了 kisaizan。

Mutumazu 的教導如下：

為了能在夜間舉行儀式，你們必須請人在下午先做好新的竹梯。那梯子，是為了讓患者爬上屋頂用的。沒有生病的人，用舊梯子就行。你們就從屋頂上招呼我。我會從天上眺望下界，好好幫你們的。你們這些的子，不要忘了呼叫我們的名字。只要弟子們好好教我們的名字，我們一定會吃你們獻供的供品，病也一定會好，不會死的。病情一定會慢慢好轉。

一但在清晨爬上了屋頂，當天就不可以吃不新鮮的食物。請在 tmunaw 料理飯菜。請從早到晚都吃麻糬。吃不含鹽的菜，喝淘米水。當天，有放鹽巴的食物是 plisin<sup>45</sup>。到了隔天，就可以食用鹽巴，也可以喝水。請模仿我在 kisaiz 裡的最初動作。此組織性的行為結束後，如果還有病人，請舉行 paqlabi。為了可以安慰我們的心靈，要請像我們這樣有名的人享用食物，你們只要這麼做，我們一定好好的吹氣，並以 sumniw<sup>46</sup>來治療

<sup>45</sup> plisin 禁忌的。

<sup>46</sup>Sumniw 乃是 mtiu 的一種治療方式，只一面撫摸患者身體，一面進行祈禱。

疾病，病情一定會好轉起來。

## 〈二〉第二則神話

Kisaiz 起源是甚麼？為何必須進行 kisaiz，並在屋頂唱歌？回答此問題，必須追溯到過去，當人類還是 kzai 時<sup>47</sup>。在 kisaiz 從天下凡時，有對相依為命的貧窮老祖母和孫子，他們靠著撿柴販賣維生。如果撿來的柴賣出去，變有錢可以購買食物；但是遇到下雨，便無柴可撿，只好喝水度日。

長大後的孫子 Bitsui，一天從學校回家，看見 Mutumazu 站在橋邊等他。Mutumazu 說：「我想和你結為夫妻。」Bitsui 拒絕她，並說：「我很窮，所以…」然而，Mutumazu 很堅持，Bitsui 於是回家跟祖母商量。祖母說：「我們很窮，還是拒絕她吧。」Bitsui 再次拒絕 Mutumazu，Mutumazu 卻說：「那我就會從橋上跳下去。」Bitsui 不得已，再去找祖母商量。祖母也覺得沒辦法，於是答應了兩人婚事。

婚後兩三天，一個晚上，Mutumazu 交代祖母：「半夜就算聽到甚麼聲音，請您保持安靜。」果然，當晚半夜就聽到了聲音，但祖母保持沉默。隔天清晨起來，發現房子變大了。

之後，Mutumazu 生了一個孩子，當孩子長大到可以吃一般食物的時候，夫婦白天就會將小孩交給祖母照顧，兩人都去田裡工作。

儘管 Mutumazu 交代，不可以讓小孩吃河蟹，然而祖母卻沒聽從，給小孩吃河蟹，一開始小孩生病。Mutumazu 將他治療好。隔天，Mutumazu 又再次提醒：「請別再餵小孩吃河蟹了。」才外出工作。但是祖母還是不遵守交代，餵食小孩吃河蟹，又讓小孩生病了。這一次，Mutumazu 還是把小孩治好，並給他吃藥。

又隔天，Mutumazu 夫婦外出前，特別交代：「絕對不可以再讓小孩吃河蟹。」然而，祖母還是不知不覺又餵小孩吃河蟹，等 Mutumazu 回到家，發現小孩發燒了。

「我交代了你好幾次，您都不聽，小孩的病已經無法醫治，沒有辦法了。到今天為止，我一直在這生活，可是這一切已經結束了，我要回去了。」隔天早上，Mutumazu 先將小孩放在屋頂，然後在家前生火，跳進火焰中，隨煙霧一起升天，小孩也一起帶走。

老祖母反省自己的行為，決定祭拜 Mutumazu。Kisaiz 一是就是祈願天上的 Mutumazu 守護人們的健康，而發展出來的。

## 〈三〉神話與 mtiu

以上都是有關 kisaiz 的起源神話。每個神話，除了內容有矛盾之外，登場人

<sup>47</sup> 所謂的 kzai，是遠古時代的人類，介於神靈與普通人之間，如同仙人一般，具有自由往來天上與地下的能力。據說，在他們的時代，從來不為食物而苦，只要在疑似有水牛的足跡的地方種植稻穀，便可以得到足以食用一年份的收穫。又傳說，族人認為近年來 kzai 之所以不下凡，是因為地上有漢人祭拜的土地公。

物也各不相同。不過，這些神話都在說明死掉的起源和疾病的起源，對 kisaiz 和 paqlabi 儀式中的行為做解釋。在神話一中，小孩埋葬，跟送葬儀式有關；神話二中，Mutumazu 將小孩送到天上去。將小孩放置屋頂的行為，也被學者視為與現今 kisaiz 一起站在屋頂唱歌的儀式有相關聯。

神話一裡面的講述者，暗示 Mutumazu 和她丈夫 SiAngaw 是遠古世界的第一對夫妻<sup>48</sup>。而依其另外的補充，由這對夫婦昇天後仍繼續生男育女來看，講述的是人類始祖神話。在神話中，人類初次從是稻米耕作。由於是以同樣的步調，在講述小孩成長與稻作生長；因此，神話中的人物應該可以食用成熟的稻米，但父親卻因為小孩挨餓、哭泣，餵他吃河蟹。而此行為，為人類帶來了疾病與死亡。由此，我們可以觀察到，生產稻米的文明行為，與野生食物河蟹之間的對立關係。換言之，此神話的邏輯是：原本透過文明行為獲得食物，卻因無法等到稻米成熟，便食用了非文明行為，給人類帶來疾病與死亡，送葬儀式 paqlabi 與治病便是 Mutumazu 的拯救人類的一種方式。

神話二的講述者，也視此神話有神聖性的遠古時代人類所發生的事情，然而，神話二包含了販賣柴或上學等近代元素，判斷是將神話傳說根據社會的變遷而加入一些現代因素。

## 二、成為 mtiu 的過程<sup>49</sup>

以往要認定這個孩子是否適合成為 mtiu 有三種徵兆，一種是因做了特殊的夢境，比如說夢見女祖先或是過世的 mtiu；另一種是生了「治療不好的病」，治療不好的病的定義為：如果已經帶去看過很多次醫生了還不會好，或是經過巫師進行去穢儀式之後也不會好，所以必須經過 mtiu 進行占卜 subli 的動作，向上天詢問究竟這個病是不是要他成為 mtiu；第三種就是因當 mtiu 發現那個孩子有 mata<sup>50</sup>〈眼睛〉。

### 〈一〉特殊的夢

有做特殊類型的夢，被歸類成與生「不會好的病」同類，視為成巫的召喚。夢如同身體病痛被特殊範疇化，成為一種被神靈篩選的機制，將人區分為一般人與 mtiu，而給予他們不同的社會位置。一般人仰賴 mtiu 與神靈及祖先溝通，因此也決定了兩種不同身分的次序。

成巫特殊的夢與生命敘事中「久病不癒」到成巫，這整個奇蹟式的病癒過程，雖然相當個人化，被部落族人當成現在神話故事。

<sup>48</sup> Mutumazu 與 siAngaw ziyanan

<sup>49</sup> 《神話、夢、生命史與儀式-噶瑪蘭人的治病展演》，P215

<sup>50</sup> 意旨看的到一般人看不見的東西。



有一種特定類型的夢，族人稱為「奇怪」的夢，被認為是神話中神靈意旨的召喚，以擔任詮釋夢與成為與神靈的溝通者。通常年輕女子晚上睡覺時，如果夢到另一個世界的人，如神靈、某位女祖先、已過世的 mtiu，或是常夢見像嬰孩的「小鬼」來騷擾等，這種夢被認定是一種成巫的召喚。從這種有固定類型的夢，我們不難理解必須成為 mtiu 的夢，相較於一般人的夢，其實是具有兩種特殊象徵意涵：一是能夠「看」到常人看不到的另一個世界，二則特別是具有瞭解或溝通以及預先看到的意思，而這兩項能力正是 mtiu 被賦予的主要工作。

第二個重點是這些被敘述的夢，通常有特定母子或母女關係的人，如起源始祖、嬰孩、死去的女性祖先，mtiu 祖先等。透過夢的口述文本與詮釋，噶瑪蘭人把神話裡的女神與 mtiu 之間的關係具體化，確切地說進一步擬血親化。

比如現存最後一位的噶瑪蘭族 mtiu 烏吉〈Tipay〉就曾經做過與女巫有所相關的夢：

剛剛開始成為 sikawasay 的時候，在夢中看到一個很大的水缸，是人做的一個大池，我看到就過去撈水，水很清澈、乾淨，我看到水池裏面有香蕉，種的，水很深喔，我往下看，裡面種了香蕉，有香蕉葉，而且動也不動，我一直很納悶說怎麼會有這麼漂亮的香蕉葉<sup>51</sup>長在水裡面，我就跟我姊姊說，我姊姊就跟我說：「這個夢很好，水那麼清澈，代表你眼睛看的很清楚。」姊姊就問我說：「你有沒有去拿那個葉子？」我說：「沒有」姊姊又問我說：「水是長怎麼樣子？」我就說：「就非常清澈，但是我真的不相信怎麼會有香蕉長在水裡面。」姊姊又說：「這代表你眼睛很好看的很清楚。」

## 〈二〉不會好的病

Api〈朱阿比〉的故事：

10 歲那年，因為一直頭痛 taRaw 未癒，其父親背我到鄰近的豐濱看日本醫生，狀況還是沒起色，歸後我媽尋求 mtiu 做 subli〈占卜〉，診斷結果須舉行 kisaiz 成巫儀式，換言之必須經過女神治病才會痊癒。

## 〈三〉有眼睛

意指能夠看見她人看不見的，比如烏吉阿嬤曾經說了一個故事：

以前有一個親戚的小孩，她看的到<sup>52</sup>，那時候她差不多國中，我問她

<sup>51</sup> 香蕉葉在噶瑪蘭 mtiu 與阿美族 sikawasay 中是非常重要的祭品，是神靈的一個代表性植物。

<sup>52</sup> 訪談過程中，烏吉阿嬤說到，有一個親戚的小孩有眼睛，他常常會告訴他說他看到「很多人」在某處，於是阿嬤趁著進行送葬儀式 paqlapi 的時候，故意測試孩子，問他看到了誰，然後孩子回答都正確，因此阿嬤像孩子的家人提出要為孩子進行成巫儀式 kisaiz 的要求，最後因孩子的家人不同意，所以成巫儀式作罷。

爸爸要讓她成為 mtu，我來買豬，但是她爸爸似乎不願意，她的名字叫 abah。

七月半到了她就說，那麼多人在路上，我就跟她媽媽說她看的到，我跟她媽媽說要買豬讓她成為 mtu，她媽媽願意，可是她爸爸不肯。

他們有信教，我說我們三個買一些 dulum〈麻糬〉、豬跟酒，你們準備就好，但是她爸爸就說幹嘛這麼麻煩，他看的到他阿祖的 kawas〈神靈〉。但是她爸爸就不肯，那孩子也想參加，我們 3、4 點做 balilin 的儀式，abah 就在旁邊說阿祖來了，她看得倒，但是他家人不肯，現在也 30 多歲了，看不到了。

按照 Tibay〈潘烏吉〉的敘述，其實看得到 tazusa〈靈魂〉對 mtu 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 第二節、mtu 的儀式種類

### 一、部落儀式介紹

目前新社部落比較常進行的儀式就是每年一次의 spaw du lazing〈海祭〉、qataban〈完工/豐年祭〉、palilin〈歲末祭祖〉，其餘都是偶爾才會進行的儀式，且現在噶瑪蘭族熟知各種儀式過程的的 mtu〈祭司〉僅剩 Tipay〈潘烏吉〉一人，無法進行需要兩個 mtu〈祭司〉以上的儀式，所以部落儀式的保存可說是非常重要，我們以下整理了現在新社噶瑪蘭族尚有的祭儀資料。

waway 祭儀	時間	地點
subli〈占卜〉	治病儀式 paqlabi 之前	無限制
spaw du lazing〈海祭〉	國曆 6 月中旬	部落集體性活動
patRuqan〈送葬儀式〉	新月前	喪家
kisaiz〈成巫儀式〉	農曆 8 月初 3	目前轉變為文化展演型式
paqlabi〈治病儀式〉	農曆 8 月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qataban〈完工祭〉	國曆 8 月上旬	部落集體性活動
palilin〈歲末祭祖〉	農曆 12 月 27 日、28 日	噶瑪蘭各自家庭

表 2-1 部落儀式整理，資料整理：巴奈·母路、潘麗如

以上這些祭儀，跟最主要 mtu〈祭司〉都脫離不了關係，因此下一節將會開始介紹究竟何謂 mtu〈祭司〉。

## 二、專屬 mtiu 的祭儀

### 〈一〉kisaiz 〈成巫儀式〉

這些有徵兆的，被女神揀選的孩子，在確定要成為正式的 mtiu 後，其家人必須在秋天稻穀收割後<sup>53</sup>，用心的收成並且將新米準備好。並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在這些孩子家中舉行 kisaiz 儀式。

孩子生平第一次與至高神接觸的儀式，就稱為 kisaiz。kisaiz 成巫儀式，必須花費很多天的時間，歷經一連串的過程。mtiu 每天聚在一起，按照特定的順序，與患者一起進行儀式。詳細內容已經失傳，但是大概為以下：<sup>54</sup>

1. 第一天晚上開始，向神靈上供、祈念、唱歌、跳舞
2. 早晨，所有 mtiu 爬上屋頂，手裡握著羅竹葉 〈bRated〉 排隊向著北方，召請天上的神靈 Salamai Ziyanan、Salamai Ziyusai。
3. 之後每天舉行室內儀式。大概一個禮拜。

目前新社村的 kisaiz 儀式已經中斷了很久。直到戰後大約在 1954-1955 年左右，曾經舉行過最後一場儀式，之後的正名的 kisaiz 儀式，為「表演性質」的儀式。

### 〈二〉paqlabi 〈治病儀式〉

族人認為，一旦透過 kisaiz 一是祭祀過至高神之後，日後，至高神將繼續要求獻供。為了讓人們知曉此訊息，至高神會讓 mtiu 再度生病，因此需要請求有能力診斷的 mtiu 來查明病因，若是因至高神或祖先要求獻供時，變會再度舉行治病儀式，就稱為 paqlabi。為 mtiu 再次與至高神接觸的儀式，剛成為 mtiu 的新巫，往後都需參加 paqlabi，每年或隔年舉行一次。儀式大概過程如下：

1. 會有兩個 mtiu 擔任領導與副領導，領導者須扮演 mutumazu 女神，儀式中稱為 snatinan，副領導須扮演男神 SiAngaw，為助手 mtiu，稱為 snatiman。
2. mtiu 們手持羅竹葉，排成兩列隊伍，一面唱歌、一面往至高神所在方向前進 〈為原地踏步〉
3. snatinan 會從空中拿取神靈絲線 salay，作一個將隊伍網綁的動作。藉著這條絲線，mtiu 們會被引領往至高神所在之處。

<sup>53</sup> 收割的季節大多為農曆的四、五月份，經過割稻之後舂米、曬米、脫殼到收成之後大約是八月、九月份。

<sup>54</sup> 參考自清水純《變化中的一群人》



4. 重複了幾次綑綁的動作之後，領導者會呼喊「跑快一點」，接著 mtiu 們開始用跑的，接著越跑越快，接著速度會快到不聽使喚，接著會有一些 mtiu 倒下<sup>55</sup>。
5. 領導 mtiu 會將倒地不起的患者身體弄直，並圍坐在島的的 mtiu 身邊，開始吟唱至高神、祖先、過世 mtiu 的歌謠，同時以 mulu〈野柚葉〉覆蓋患者雙眼。
6. 當 mtiu 感覺到至高神降臨現場時，一面唱歌、一面哭泣。
7. 當歌曲結束，在倒地的 mtiu 耳邊呼喚至高神的名字，患者就自然可以起身站立，疾病也隨之退去了。

但是現在這個儀式已經無法舉行了，因為 paqlabi 儀式需要很多 mtiu 在現場協助，才能夠在 mtiu 倒地不起的時候給予支持與甦醒的工作。

### 第三節、mtiu 的神靈、祭品與禁忌

#### 一、 mtiu 的神靈

##### 〈一〉至高神靈

噶瑪蘭族的至高神靈分為男神與女神，女神就是先前女神傳說中所提到的 Mutumazu，通常會簡稱為 Mazu 女神，而男神就是女神的丈夫，SiAngaw，在噶瑪蘭人的眼中，至高神就如同基督教所說的耶穌與瑪利亞的存在，因此常常會將 Mazu 女神比喻為瑪麗亞，而女神的丈夫 SiAngaw 則比喻為耶穌。而 mtiu 會稱女神為 ina 或 bai，ina 為阿美族語中母親的意思，而 bai 則是噶瑪蘭族與的對女性長輩的尊稱，因此在 kisaizan<sup>56</sup>中，mtiu 在進行 kisaiz 儀式的時候，是在建構與 Mazu 女神沒有血緣的母女關係。

##### 〈二〉神靈

噶瑪蘭人的祖靈也被分為兩種，一個是男祖先的神靈總稱為 Salamai Ziyanan，另一為女祖先的神靈統稱為 Salamai Ziyusai，神靈與祖靈稱為「Matadad」，是為神靈的統稱。

<sup>55</sup> 清水純《變化中的一群人》，mtiu 說為臣服於 salay 的力量之下，所以會麻痺，沒有力氣。

<sup>56</sup> 為 Mutumazu 最初的弟子組成的祭祀團體，只有透過被至高神挑選出來的人才能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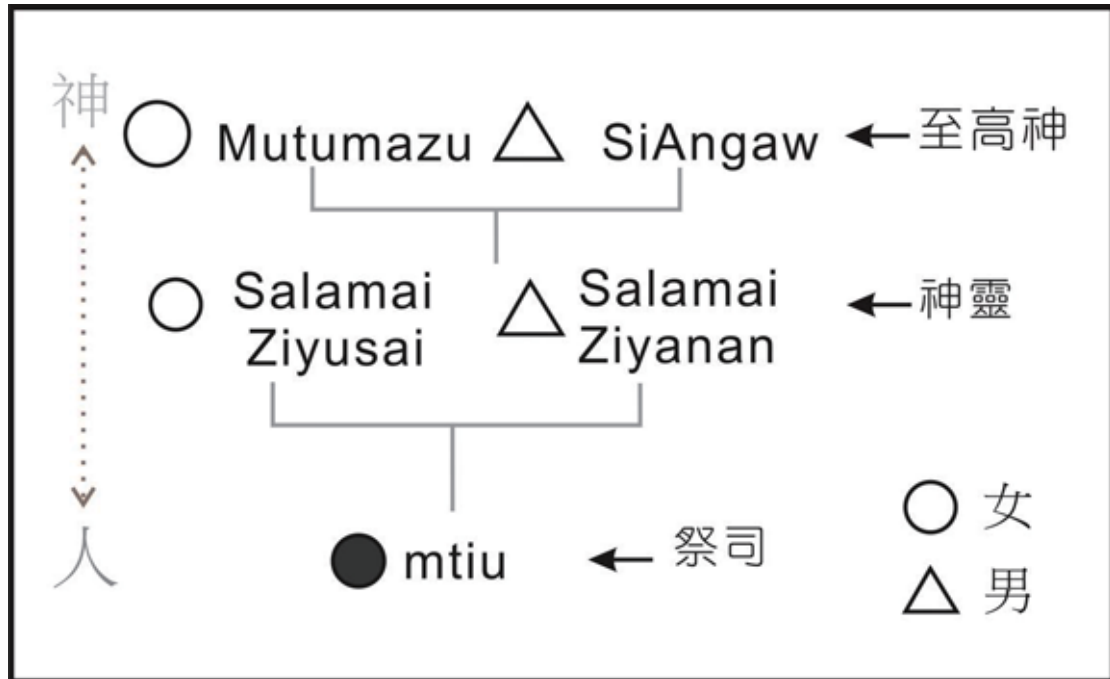


圖 2-1 噶瑪蘭族至高神與神靈之關係示意圖 〈製作：潘麗如〉

### 〈三〉祖先

阿美族中稱呼祖先為「maladau」，可是噶瑪蘭沒有這個稱呼，多用噶瑪蘭語直接翻譯成「以前的老人的身體」。

### 〈四〉靈魂

多稱呼靈魂為「tazusa」，包括人的身體裡的靈魂，跟在荒郊野外遊蕩的靈魂，也會用「kuit<sup>57</sup>」稱呼亡靈。

## 二、 mtiu 儀式中的祭品

### 〈一〉告靈 spaw 祭品

多用 isi 米酒

### 〈二〉占卜 subli 祭品

#### 1. laten 瑪瑙珠占卜：

就是用珠子，撿那種完全沒有人可以去的了的地方撿珠子〈白色的珠子〉，把竹子夾在腿中間，珠子放在上面，如果他不允諾的話珠子就會掉下來，好的話就會黏在珠子上，不會掉下來。如果他答應的話，你怎麼樣吹珠子都不會掉下來。

<sup>57</sup> 學者多認為「kuit」為學習閩南語的「鬼」，但是噶瑪蘭人於早期也已經使用 kuit 來稱呼靈，並且不只是用來稱呼「鬼」的靈體，偶用來稱呼神靈。

## 2.竹棍占卜：

竹棍占卜要用沒有人用過的竹子占卜，有一支竹子是豎立著，另一支竹子是橫放的，mtiu 要先把橫放的竹子夾住，靠近豎立的竹子，接著 mtiu 走開，若橫放的竹子有懸在空中，表示詢問的事情有好結果。

## 3.vinina 香蕉葉：

把香蕉葉分成四片，放在手指縫間，先對著香蕉葉呼氣說：「你要告訴我，這個小孩生病，是生甚麼病?還是祖先太餓，要吃東西了，你要告訴我，讓我知道。」一直根香蕉葉說話，然後有的話他就會站起來，沒有的話就會垂下來，如果有的話是四片裡會有一片站起來。

### 〈三〉去穢祭品

多用 mulu 野柚葉

### 〈四〉送葬儀式 patRuqan 祭品

祭品	中文名	祭品	中文名
mulu	柚葉	awa	杯子
biaque na mulu	柚葉枝	svada	芋頭〈象徵豬肉〉
bRated	羅竹	deves	甘蔗〈象徵雞肉〉
haiisayan	織布用整經台	tnuzun	糯米飯
lawa	白布	mai	米飯
kanasna	乾竹萼	Insun	臉盆
kaisin	碗	zimen	生糯米球
lalas	檳榔	Isi	酒釀
bila	檳榔葉	zana ya qulos	死者穿過的衣物
hak	酒	Tabaco	香菸

表 2-2 噶瑪蘭 patRuqan 祭品列表

### 〈六〉致病儀式祭品

saliman 山中的精靈〈包含動物之靈及植物之靈〉致病祭品：

- 1.繩子
- 2.羌的骨頭
- 3.山豬的下顎

**用處：**在自己所種的農作物附近串起來，這樣的儀式稱為 iRanay，原因為族人認為每個獸骨都會有 saliman 的靈魂，碰到就會使人生病，因此用此致病儀式使別人不敢來偷自己家的農作物。

### 三、 mtiu 的禁忌

#### 〈一〉祭司種類

在部落中大多數人都知道 mtiu 分為很三類，一是一般會使用占卜的占卜師，二是會對人施行妖術，或是會解妖<sup>58</sup>術的術師，三則是能與神靈溝通進行祭祀的祭司，若是三種都會，就代表道術高深，而這些不同類型的 mtiu，都必須要守禁忌。

#### 〈二〉manmet 禁忌

mtiu 的禁忌是看月亮的，最主要的禁忌就是在吃的東西以及與丈夫的性生活等，皆會被禁止，在吃的東西上除了生薑、海菜、番薯葉、tani 刺蔥、海貝之外，其他的蔥、蒜類都不能吃，魚、肉等更是禁止的食物。當看見月亮的隔日，禁忌才會解除，mtiu 必須親自確認月亮是不有出現，若天氣不佳，看不見月亮，則 manmet 則持續下去，mtiu 通常為了縮短禁忌時間，經常避開 27 日、28 日，盡量挑選 1 日、2 日來進行儀式。

<sup>58</sup> 阿美族稱為 Bakaisin，為對人下蠱的巫術，需要道行高深的巫師才有辦法解開。

## 第叁章、新社噶瑪蘭族祭儀

祭儀在聚落中如同一座燈塔，是噶瑪蘭族的引導也是文化傳承的巨塔。



## 第一節、治病儀式

### 一、 taRaw 〈疾病〉

在臺灣原住民噶瑪蘭族的世界中，人作為社會主體的再建構過程是透過個人的身體，一種在時間點上持續性的一段時間，含糊的「痛」或「不適」、「不對勁」、「不安」的種種感覺或情緒，也就是個體自覺身體或生活出現危機警訊 taRaw，或者是一種處於衝突狀態，覺得要改變或抗議，希望揮別/衝撞抹種現狀。因此一個人因為會不斷地 taRaw 〈病痛〉所以存在與改變，並透過療癒的過程重建或修補社會關係。易言之，這個存在的主體〈再〉建構的過程是藉由「生病」，將個人私密的身體與過去在村落發生過的歷史事件、身處的劇烈政經社會變化，即現在的生活地理空間連結在一起。

從生病〈taRaw〉到治病〈paspi〉這整個過程，是噶瑪蘭人神話、夢、生命史與儀式中重要的再現主題，人們運用這些特殊語言描述「病」〈taRaw〉，進而賦予其社會意義並將之重新組織起來。

相對於神話具集體的特性，如談到共同祖先、整個人類的疾病起源等，夢〈Raputuy〉的敘述則以較個人化的形式展現，環繞著個體為中心。噶瑪蘭人做惡夢或夢見過世的人，會引起心裡不安，因而在行為模式上，一般人會尋找 mtiu 進行 paspi 儀式診斷。夢被重述的內容，變成是可能的病因或是傳達訊息的媒介，被噶瑪蘭人視為一種直接透露「祖先話語」的符碼。這種話語被認為具有意向性，需透過專家詮釋與導引，接續個體會再有一連串的對應行動，即舉行不同的治病儀式。這些關於 taRaw 的論述，規範了噶瑪蘭人的認知和思考，也決定了哪些是可以或不可以存在於人們的想像中，哪些行為是被允許，哪些事不應該出現等等。在此同時，相對於關於病與療癒的論述，也排除了其他種觀看及瞭解世界、知識、歷史事件、生存空間，甚至凝視自己私密身體的方式。

在噶瑪蘭的起源神話中怎麼論述生病與治病？筆者在田野期間訪談到許多不同版的講古細節與內容，其類似的說法為：從前有一位女神叫 Mutumazu，她到人間教導貧苦的男子 SiAngaw 種稻，以解決飢荒問題，最後還與她生下一子，可是由於 SiAngaw 懶惰不耕種，沒有餵米飯反而給小孩吃螃蟹，害小孩腸胃遭螃蟹剪破而死亡。死神極為憤怒之下棄之升天，因此疾病與死亡才來到人間。對噶瑪蘭人而言，在此神話的再現中，塑造了疾病與死亡是人類男性祖先，因懶惰不耕種所造成的惡果，此特殊觀看與認知世界的觀點。整個社會強調女神稻米耕作的秩序，此秩序不僅是一種生產秩序，還是一種與疾病、死亡相關的宇宙秩序。透過神話的述說，噶瑪蘭人將兩個不同範疇的秩序相互結合，解釋今日族人受到疾病與死亡威脅的原因。

病痛〈taRaw〉在神話的再現中，被定義為與過去的創始祖相關聯，這種社會病理學與生物醫學認為的病理學不同，噶瑪蘭人將兩者刻意做區隔，因此有些taRaw被認為是生物醫療無法治癒，須以「傳統」的治病方式才能得到解決。

講古中談到女神基本上不會幫每個人治病，而是由代理人的方式進行。mtiu模仿 Mutumazu 在 kisaiz 中的歌舞，展示幫新巫治病〈mataRaw〉。女神並且一再叮嚀，此組織性的儀式活動結束後，如果還有病人，得舉行類似 kisaiz 的歌舞儀式 paqlabi。

## 二、subli〈占卜〉儀式

### 〈一〉laten 瑪瑙珠占卜

就是用珠子，撿那種完全沒有人可以去的了的地方撿珠子〈白色的珠珠〉，把竹子夾在腿中間，珠子放在上面，如果他不允諾的話珠子就會掉下來，好的話就會黏在珠子上，不會掉下來。如果他答應的話，你怎麼樣吹珠子都不會掉下來。

### 〈二〉竹棍占卜

竹棍占卜要用沒有人用過的竹子占卜，有一支竹子是豎立著，另一支竹子是橫放的，mtiu 要先把橫放的竹子夾住，靠近豎立的竹子，接著 mtiu 走開，若橫放的竹子有懸在空中，表示詢問的事情有好結果。

### 〈三〉vinina 香蕉葉

把香蕉葉分成四片，放在手指縫間，先對著香蕉葉呼氣說：「你要告訴我，這個小孩生病，是生甚麼病？還是祖先太餓，要吃東西了，你要告訴我，讓我知道。」一直根香蕉葉說話，然後有的話他就會站起來，沒有的話就會垂下來，如果有的話是四片裡會有一片站起來。

### 〈四〉夢

對噶瑪蘭人而言，夢是一種傳達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訊息，每個人都可以在夢中獲得此訊息，並用之預測未來，作為行事的準則。但是，當夢所告知的結果不僅涉及個人時，就只有某些人才可以解釋夢，以裁示決定與接續的對應行動。

如：

- 1.過去家中男女要舉行結婚前，由女方提出跟男方共枕一夜，隔日醒來由父母裁定夢的結果，如果是良兆即可成婚。
- 2.從前，獵首行動的前晚，也須由欲獵頭勇士進行夢占，然後第二天由頭目詳

細解夢，如果對應是吉兆才能獵首，否則怕會遭遇不測。已過世的部落長老潘龍平曾進一步解釋，通常吉兆為夢見平常生活中好的事情，如太陽上升；凶兆就是夢見平常生活中不好的事情，如意外。

## 第二節、palilin〈祭祖〉

### 一、palilin〈歲末祭儀〉的意義

Palilin 可說是長久以來唯一一個被噶瑪蘭族人所進行的祭祖儀式。就如許多噶瑪蘭族人來說，他們寧願在家中舉行 palilin，之後因罪惡感再向神父告解他們的迷信行為。在受到全國矚目之後，噶瑪蘭族人對於他們的傳統更具信心。她們他展出一種新的詮釋，說明 palilin 是一種根據他們的傳統信仰用來與祖靈溝通的方式，而不是他們祭祀神明的儀式。因此，這樣他們就不再將 palilin 視為一種迷信。所以，他們也不需要因為 palilin 而感到抱歉或是有罪惡感。

Palilin 是一種私人的家族儀式，在農曆新年前 2-4 天的晚上在廚房舉行。在新社有兩種不同的 palilin，一種是噶瑪蘭 palilin，而另一種是 TRobuwan palilin。噶瑪蘭 palilin 是一種簡單的儀式，僅需要一瓶米酒、一瓶紅色酒類，以及一份的年糕，儀式時間僅花費幾分鐘便可以完成。TRobuwan palilin 則是一個複雜的儀式，他涉及一些禁忌，並且只有同樣家族的成員，也就是 TRobuwan 後代子孫才能參加。據說，這個儀式是有 TRobuwan 的名字，但因為 TRobuwan 語言在村中已經失傳，現在已經被噶瑪蘭的名字所取代，一般人稱之為 TRobuwan palilin。不過，TRobuwan palilin 經常被視為一種區分噶瑪蘭人與 TRobuwan 人界線的標誌。

### 二、兩種 palilin

#### 〈一〉Kavalan 的 palilin

當噶瑪蘭族人決定在某個晚上舉行 palilin 時，所有家族成員都會上床假裝睡眠一會兒。然後他們會在起床後一起聚集在廚房裡，因為他們必須在爐灶旁邊放置祭品。要注意的是，有些人是直接舉行 palilin，不需要假裝睡眠。儀式在公雞鳴叫之前的晚間 10 點到 12 點都可以舉行。噶瑪蘭族人相信，在公雞啼叫之後，就沒有必要再繼續舉行儀式，因為祖靈會在聽到公雞叫聲之後離開，代表的是新的一天即將開始。通常會由家中最年長的成員開始舉行 palilin，接著是較年輕的成員。據說，儀式是由年長的女性所主導，而參加成員僅限於痛用同個爐灶區域的人群，因為這象徵同屬一個家族成員。不過這些規則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了，

因為男性在私人以及公眾領域中，已經成為家戶的領導者，而擴展家族的成員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回到父母的家中參加 palilin。

在 1998 年的時候，許多噶瑪蘭人會在農曆 12 月 27、28 日這兩天，完成他們的 palilin 儀式。比方說，部落的老頭目和他的三代子孫一起在 27 日完成儀式。而 Du-dai 也在丈夫 A-niao 於前一年過世之後，自行在 27 日晚間進行 palilin。A-bi 較早進行儀式，因為他在 26 日晚間起床後就無法入睡了。

## 〈二〉TRObuwan 的 palilin<sup>59</sup>

當我們的鄰居 Di-nas 在 1997 年農曆 12 月 28 日早晨，到我房東家挑走一隻黑色公雞時，他告訴我這是為了 TRObuwan palilin 所準備的。當他們正在討論公雞假若又全黑的羽毛，就代表他是健康而且叫得大聲的時候，他向我們抱怨他們新年儀式的許多禁忌。突然間，他想起我在村中的研究人員身分，便停止談問他們的 palilin，因為如果我想參觀他們的儀式，他將不知道如何拒絕我的要求。當我告訴他，我清楚他們的禁忌，同時不會強迫他讓我觀察他們的儀式時，他著實鬆了一口氣。事實上，我的房東早在前一天晚上便警告我，不應該去拜訪 Di-nas 的家。在部落裡，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哪個家會在農曆 12 月 28 日中午之前舉行 TRObuwan palilin。同時村民也會避免去拜訪那些家庭，因為他們會看見那些家庭的房門是關上的，甚至，他們會嘗試阻止那些想在儀式期間拜訪 TRObuwan palilin 的人。

隔天 Di-nas 邀請我去他家，告訴我他們在哪裏並且如何進行儀式。Di-nas 是一位 TRObuwan 父親以及噶瑪蘭母親所生的唯一女兒，年紀 74 歲的年長女性。他和入贅到他們家的阿美族丈夫生下六個孩子。自從她的先生在 1993 年去世之後，他便獨自一個人居住在村中。他最大的女兒 A-jung 住在附近，並且每天都來照顧 Di-nas，雖然 Di-nas 信奉天主教，而且 Di-nas 總是認為他們的傳統信仰都是迷信，但是他仍舊遵循父母親的方式進行風俗習慣。Di-nas 過去也曾經是 mtiu。自從他改信天主教之後，他就很少再參加 mtiu 活動。不過因為她經常覺得不舒服，所以在她丈夫在 1993 年去世後的七個月後，他請來 mtiu 到他家舉行 patohogan 儀式。由於他的狀況沒有改善，所以他在 1997 年的時後又再一次請 mtiu 來舉行 paqlabi 儀式。

就像其他 TRObuwan 後代子孫一樣，Di-nas 每年都帶著他的家人舉行 TRObuwan 以及噶瑪蘭 palilin。Di-nas 起先和他的兒子討論日期，因為他的時間是根據他在花蓮市的工作而定。通常他們會先在農曆 12 月 27 日晚上舉行噶瑪蘭 palilin，之後在下一天舉行 TRObuwan palilin。一旦他們決定日期，他們從前一天

<sup>59</sup> 此為吳逸君 1997 年的田調紀錄，摘錄於書籍



晚上到下一個晚上的這段期間，都要進行齋戒。他們關上窗戶與家門，並且不出門跟鄰居聊天。在噶瑪蘭 **palilin** 期間，所有的家庭成員，包過 **Di-nas** 和他的兒子的家人都會聚集在廚房旁的爐灶旁，他們在一個小型方桌上放置兩個玻璃杯或是茶杯，並且依序製作他們的祭品。他們首先用另一個玻璃杯倒滿一種酒類，之後再分三次將玻璃杯的酒倒進板子上的杯子裡。之後，當他們邀請祖靈到這裡食用祭品，並請求保護並且祝福他們時，他們會喝下剩下來的酒。

他們的 **TRobuwan palilin** 約在 28 日早晨 10 點左右進行，**Di-nas** 的兒子將黑公雞抓到門後用頭敲打門三次，之後拔掉公雞身上的羽毛，粗略地在火上燒烤。他們將烤過的公雞放在祭祀板上，這個板子是他的兒子為了放置公雞而特別製作的。之後他們切開公雞的胸膛，取出心臟、肝臟與雞胗。同時，家人也開始準備祭品；這三個內臟必須公平的切割給參與儀式的人，**hahak** 以及糯米糕也依據參加儀式的人數揉成小球狀，還有白米酒、紅酒以及分別用來盛裝的兩個杯子，還準備一個竹杯用來轉到這兩類酒到兩個玻璃杯。一旦準備就緒，他們就開始執行 **sbaw**。

雖然祭祀的物品內容有所不同，但 **TRobuwan palilin** 的 **sbaw** 儀式，跟噶瑪蘭的 **sbaw** 儀式相似。他們依樣需要先邀請祖靈，之後一位接著一位將祭品獻給祖靈三次，最後吃掉與喝掉留下來的祭品。不同於噶瑪蘭 **palilin** 的邀請儀式，他們必須直接報上祖父母以及父母的名字，並且請他們將前面世代的祖靈一起帶到家裡來。在過程中，他們同樣也請求祖靈保佑並祝福他們。

**Di-nas** 十幾歲的孫子也像我形容他們 **TRobuwan palilin** 的儀式，他說所有家族成員都會蹲在地板上，每個人都會從最年長者到最年輕一輩，輪流向大門獻上祭品。當輪到他的時候，他先拿起竹杯，然後到一種酒到杯子裡，之後，從竹杯分三次，每次到一點點的酒到玻璃杯，他同時必須附送邀請祖靈的話語，然後喝掉留在竹子裡的酒。之後，他用不同的祭品重複同樣的儀式，同時也要請求祖靈對他的保護與祝福。他說，他每次都會請祖靈保佑，這樣他才可以通過學校每次的考試，家庭的每個成員都必須進行同樣的動作，即使是嬰兒或是年紀小的小孩，都仍會由父母帶著進行這些儀式。如果家中的成員友人不能親自回來進行儀式，家中的其他成員可以帶他執行這個儀式。

整個儀式應該在中午之前就要結束。之後，他們會將公雞煮來當作中餐。放置祭品的板子則將會被放回去廚房旁的浴室天花板平坦的平面上，直到明年使用他之前，才會清理他。雖然留在板子上的祭品應該是由祖靈來享用的物品，不過通常是被老鼠給吃掉。那些被用來當作祭品的食物如果沒有被使用，也不能送給其他人，除非那些人也是同一個家族根源出身的。所以，通常都是直接將剩下的物品給丟棄。



有一次，我問 Di-nas 為何不放棄那些「迷信」的信仰，因為他總是對他們的傳統抱持著負面態度。比如說，他總是說那些給祖靈的祭品，最後都是被老鼠吃掉的。而他卻回答我說，他的祖靈都是野蠻人，而且相信那些「迷信」的信仰，所以，他也總是用祖靈的方式給他們送上祭品。因為如果祖靈沒有收到祭品，他們就會騷擾自己的子孫，不管是降或給子孫、或是讓子孫生病。為了擔心會惹怒祖靈，Di-nas 必須在她丈夫過世的幾個月後舉行 patRuqan。同時，在 1997 年，他也必須請其他的 mtiu 為他舉行 paqlabi 儀式，以趕走疾病。他或許會忘記舉行噶瑪蘭 palilin，不過，他絕不會忘記舉行 TRobuwan palilin。

從我訪問不同家戶的 TRobuwan palilin 看來<sup>60</sup>，我發現每個家庭對於祭品及儀式過程都有稍稍不同的禁忌與規矩。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有嚴謹的遵守他們的父母告知或教導的儀式過程，並且僅少受到外界影響。事實上，那些 TRobuwan 人比噶瑪蘭都清楚彼此之間 palilin 的差異。比方說，他們知道每個家庭都用不同的方法來殺死公雞，吃生的或是煮過的雞內臟，吃四種或是三種的雞內臟，用不同的方式齋戒，使用某些特殊工具，在客廳或是廚房進行儀式等等。不過，他們之中最明顯的差異在於他們是生吃或是熟煮之後再吃內臟。這點在台灣張民俗學家文章中也有提到。這個差異成為他們區別自己家人和其他人的方式。比方說，Di-nas 和他大女兒的家庭就是生食雞內臟，另外，A-yuk 和他父親那方的親戚都會是先煮熟那些內臟。不管彼此之間的 palilin 有何差異，他們都不知道隱藏在他們行為背後的意義為何。他們只是遵從傳統的方式來進行儀式而已。

噶瑪蘭族以及 TRobuwan palilin 儀式的不同，在於他們是否排外，還有他們的祭品和禁忌。TRobuwan palilin 對於參與的成員是否來自同一家族一事有嚴謹的要求，同時儀式也不能被外人所觀看。因為他們相信陌生人會破壞他們的家庭，而他們在外來三年內都會充滿不幸。TRobuwan palilin 主要以公雞的內臟作為奉獻給祖靈的祭品，不過噶瑪蘭 palilin 只是使用酒類以及中國的糯米糕為祭品。TRobuwan 必須整天齋戒，並且不能留客人在家中，不過噶瑪蘭族則完全沒有禁忌。在齋戒日中，TRobuwan 人不能吃豬肉、魚肉、海鮮還有蔥及大蒜。今日在新社村裡大約有 5、6 戶人家會執行 TRobuwan palilin。齋戒的規則因每個家庭不同而有不同。

由於噶瑪蘭族人意識的成長，許多年輕人對於 palilin 充滿興趣，並且很樂意從都市回到家鄉參加這個儀式，但是他們之前卻認為這是落後且野蠻的行為，而不認同這個儀式。而現在，有些人家中如果已經終止這項活動，他們甚至要求父

<sup>60</sup> Di-nas 的身體一直很不好，他曾經斷過的腳之前經常疼痛。同時他也受白內障與偏頭痛之苦。雖然他一直有再看醫生，但是健康一直沒有好轉。所以他總是認為他的疾病是祖靈在騷擾他。TRobuwan 人通常不喜歡討論他們的 palilin，他們會告訴我是因為我和 Di-nas 很熟。

母重新復興或是迫使舉行這個儀式，這樣的例子在噶瑪蘭社區之外，或是獨自居住在城市的噶瑪蘭家庭裡越來越常發生。

### 第三節、patRuqan〈送葬儀式〉

#### 一、對於生死

##### 〈一〉靈魂與陰界

對於「死」，噶瑪蘭人的認識為何？族人的傳統觀念是，所有活著的人身上，都存在著 *tazusa*〈靈魂〉。*Tazusa* 就是人的生命泉源。當期力量轉弱，人即生病；而當其完全脫離人體，人便死亡。<sup>61</sup>族人相信，死者的 *tazusa* 脫離肉體後，即從生者世界往陰界移動。一旦 *tazusa* 脫離死者身體，前往陰界，族人即稱之 *kuit*；新社村民日譯為 *obake*〈*obake*，意即「鬼怪」〉或「祖先」〈*sosen*〉。而 *kuit* 仍以生前的人格，繼續存在著。

噶瑪蘭語稱「陰界」為 *damu*〈村落〉。族人認為，如活著的人住在現世的村落一般，過世者則住在陰界的村落裏。在祭祀祖先的儀式中，人們稱生者的世界為「我的村落」，死者的世界為「你的村落」；或者稱生者的世界為「這邊的村落」，而稱死者的世界為「那邊的村落」。他們相信，住在「那邊村落」的死者，是和「這邊村落」的人一樣，過著相同的生活。

對噶瑪蘭人來說，所謂的「陰界」究竟位於何處？部分的神職人員 *mtiu* 認為，陰界位於北方；因為舉行 *palilin*〈過年祭祖〉、*kisaiz* 與 *paqlabi*〈治病祭儀〉等儀式時，都是向北方呼喊 *kuit*。也有 *mtiu* 認為：「死者的村落因該在北方的天上。」雖然如此，一般對死者村落的位置，似乎沒有很明確的概念。

總之，依噶瑪蘭人的觀念，雖不知亡靈置身何地，但似乎是住在北方的「死者村落」，並在彼處過著與生前相同的生活。族人認為，死者並非轉世到陰界而成為另一種存在，而是以死亡為契機，與生者分道揚鑣，遷移到陰界居住而已。換言之，死者仍維持生前的人格，只是遷移到死者村落居住，在陰界裡具削過著與生前一樣的生活。

噶瑪蘭人平日言談從未提過在陰界是否會再度面臨死亡，也沒有投胎轉世的觀念。死者的靈魂，到了「那邊的村落」就落腳下來。部會在轉世到「這邊的村

<sup>61</sup> 噶瑪蘭人認為，每個人都有一具 *Tazusa*。不過，其他原住民的靈魂觀，未必與噶瑪蘭族相同。吉野清人指出，多數原住民相信複數靈魂的存在。在排灣族、魯凱族與卑南族的觀念中，他們認為人的右肩上存在著善靈與惡靈。魂魄的確只有一具，但死者的靈魂〈善靈與惡靈〉則在人體的左右，阿美與布農等族也有類似的觀念〈吉野清人 1972;21-23, 30-36〉。噶瑪蘭人卻不具有善靈、惡靈存在於體內的觀念。

落」。族人認為，死者在那裡，就像在人間一樣，經營農業，從事狩獵、撈魚等生業，過著與生前相同的村落生活。

族人還相信，死者會在陰界與過世的祖先、親戚重逢。不過，他們不曾討論過死後世界的社會關係，也未說明死者是否會被祖先迎接，並成為家族的一份子。基本上，死者在陰界是以個人身分存在並生活的。死者在那邊會有哪種社會關係，純粹是他在那邊的事，與留在這邊村落的人完全無關。例如：若夫婦中有一方過世時，包括生者和死者都可以在各自的世界尋求新配偶。此種觀念，除反映噶瑪蘭族傳統社會夫婦關係的流動性外，也有另一層特別的意義，此即：以「死亡」為契機，死者自現世的夫婦關係切離，成為有自由選擇權的個人。

族人也認為，猶如與死者道別的生者，可以重新構築現世的各種社會關係；而與現世切離的死者，以個人身分遷到陰界的村落居住，也可以重新設定各種社會關係。死者在陰界的生活，是由個人所經營。不過，死後命運的明暗，又與在陰界是否擁有個人所屬的生活必需品有密切關聯。針對此點，將於下文深入探討。

族人認為，靈魂依死亡方式而可區分為兩類；死後的生活，也可視其死亡的方式而形成不同的命運。因年老或疾病而死於自宅者，可以透過送葬祭儀被送往陰界，在「那邊的村落」過著死後的生活。此後，每年也能透過 *palilin* 儀式，以祖先身分接受後代子孫的祭祀。若是因事故或溺水等橫死於自宅以外處所者，或是自殺者，則被稱為 *smiRawan*，以與一般死者有所區別。*simRawan* 無法成為送葬祭儀中 *patRuqan* 的對象，也非新年祭祖儀式 *palilin* 的祭祀對象。

而是否成為儀式的對象，決定了死者死後的命運。因為，相關儀式都是為了祭奠亡靈而獻上食物的行為；舉行 *patRuqan*，目的也在於先送給死者一些在陰界生活的必需品，再將死者送走。為使死者在陰界的生活無慮，除了提供生業活動的器具外，各式各類的生活必需品與食物都是必要的。如果死者不曾經由送葬祭儀或祖先祭祀得到供給，就會欠缺足以在陰界生活的手段，而始終挨餓度日。換言之，因橫死而成為 *smiRawan* 的靈魂，就會在毫無生活依靠的情況下，成為徘徊、流浪於陰界的乞丐。

據說，當人們為新死者開始舉行 *patRuqan* 時，眾多的 *smiRawan* 即為了享用食物而聚集在儀式會場。族人以一種比喻來說明這種狀況：「就好比辦宴會的屋子四周，乞丐們靠近過來，一副想吃食物似的窺視。」也只有在此時，人們才會分給 *smiRawan* 些許酒食。

由此看來，在噶瑪蘭人的生死觀中，死後的命運部是由生前的善惡行為左右，而是依其死亡方式，形成了陰界生活水準的明顯差異。換言之，決定死後命

運的要因，即在於是否具備了個人生活必需品。其次，再來仔細觀察死者與生者的關係。族人認為，死者與生者乃各自生活在「那邊的村落」與「這邊的村落」，亦即分別生活於陰界與現世；雙方雖無日常性的接觸往來，但藉由祭祀祖先的特定儀式，兩者即可透過供品進行交流。

若以陰界祖先的觀點來看，每年定期舉辦的 *palilin* 儀式，祖靈會在新年造訪子孫的家，接受子孫獻供的酒食。而在 *patRuqan* 時，祖靈會與成為死者世界新成員的靈魂一起造訪儀式會場，接受酒食的祭奠。此外，在 *kisaiz* 與 *paqlabi* 等治療儀式中，祖靈也會被招請到現場享用麻糬與酒的款待。如此這般，藉由許多祭祀機會，讓祖先能從子孫處獲得充分的祭奠，對雙方來說，都是幸福的事。族人亦認為，只要祖先對子孫供奉的酒食感到心滿意足，也會保障子孫的健康與繁榮。如果祭奠與獻供不夠充分，祖先便會讓子孫患病，或使家人遭遇種種不幸。因此，人們祭祀祖先的時候，都會設想如何不讓祖先空腹挨餓。祭祀過程中的種種交流，即噶瑪蘭人心目中生者與死者相互安定的理想關係。

## 〈二〉對死者的處裡與安葬

噶瑪蘭人相信死者靈魂會繼續存在陰界，因此從送葬到祖先祭祀等一連串儀式都是生者與死者之間的交流關係。換言之，族人非常關心在意死者的靈魂。

傳統上，族人對埋葬後的死指肉體不在持續關心，人一旦死亡，遺體即被安置在客廳〈*tmunaw*〉，在兩，三天內接受弔唁後，隨即舉行喪儀並埋葬。在新社村，基督教、天主教普及之前的葬禮，多半採取簡略的漢族儀式；亦即只在棺木旁供奉簡單的食物和燒香，很少請僧侶來做法事。埋葬後，人們的關心再匯集到亡靈遷往陰界的事情上。死者埋葬於墓地的肉體，往後不在受到任何照顧，而埋葬死者的場所，則成為人們的恐懼與忌諱。

根據歷史文獻資料，噶瑪蘭族人自住在宜蘭平原時代開始，便對屍體與墓地懷抱極度的恐懼。《噶瑪蘭聽志》記載著，噶瑪蘭稱埋葬死者的場所為「馬鄰」〈*malin*〉，並視為忌諱，儘可能不要路過〈陳淑均 1957[1852]：116；伊能嘉矩 1898a：149 號 433-434〉。

根岸勉治也指出，清代入墾宜蘭平原的漢人，與從噶瑪蘭人手中獲取土地時，也會利用族人對屍體、墓地的恐懼作為手段。因為噶瑪蘭人有一種習慣，如果自己的土地被人放置了屍體或穢物，就會視這塊土地為「馬地」〈*marin*〉，<sup>2</sup>從此棄而不顧；漢人便利用這點來獲得土地。據說，還有漢人在放置稻穀的場所修建墳墓，終使族人放棄了該處土地。漢人就這樣不費吹灰之力，獲得了許多土地〈1933：534〉。



傳統上噶瑪蘭人對屍體的處理，似乎有幾種不同的方式。根據《噶瑪蘭聽志》〈陳淑均 1957[1852]：116〉記載，是採行埋葬或風葬。

死不棺殮，眾番幫同掘葬。如農忙時，即用雙木搭架水測，懸裹其上，指其地曰馬鄰。<sup>62</sup>

基本上會進行埋葬；但若遇農事繁忙，則於水邊的兩棵樹木間架設棚架，將屍體安置其上，任其自然腐敗〈伊能嘉矩 1898a：149 號 433-434〉。

而根據速水家彥的調查，宜蘭平原加禮宛社的某位噶瑪蘭族男性，曾傳述了以下的屍體處治方法。

屍體的處理，在距今八十年前為止，是以竹子或茅草製作簡單的棺木，將遺體放入其中〈此種棺木稱為 tugawan〉，隨後於棺木一端繫結繩索，再將棺木吊高到樹枝上放置。然而，自八十年前起大約四十年間，則將遺體埋在蕃社附近的竹林裏；而大約自二十年前開始，才將祖先的墳墓改為固定式。〈速水家彥 1931：120〉

將屍體包裹於竹林或茅草製作的棺木中，然後懸吊在樹上的處理方式，與《噶瑪蘭聽志》的紀錄相同，乃屬於風葬的一種。對於噶瑪蘭人曾經採行風葬的傳說，馬淵東一亦有紀錄〈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 1935：524-525〉，而我在調查期間也曾自村民口中聽聞。根據他們的說法，在日本統治台灣之初，噶瑪蘭人尚有將死者如鞦韆般吊掛樹上的習慣；後來，日本當局下令停止此項風俗，並指導民眾將遺體埋於土中。此後，村裡的某特定區域便被指定為公共墓地。

至於屍體埋葬方式，也有幾種說法。馬淵東一指出，噶瑪蘭族過去的習慣中，屍體以蹲踞姿勢〈面朝北方〉置入一個大型圓罈〈puduq〉中〈並非洗骨〉，再予以埋葬〈同上引：254〉。

在新社村，相傳將屍體置入潭中埋葬的是哆囉美遠族；台東三間屋的居民，則認為習俗只存在於宜蘭平原的家裡宛社等其他地方；而在姑仔律，相傳富裕的人會以罈來埋葬，貧窮無法使用罈子的人，便採用風葬〈同上引：255，馬淵東一 1974[1953]：489-490〉。

在我停留新社村期間，曾聽聞幾個有關昔日埋葬的傳說。例如，以菅蓆編織的被褥〈草蓆〉包裹死者的埋葬；或是挖掘坑洞後，將蓋有被褥的遺體以蹲踞姿勢埋入坑中，其上再放置一塊木板〈長約一公尺，寬約六十公分〉；再者，就如同馬淵東一所指出的，遺體採蹲踞姿勢置入大型罈狀陶器在埋葬。<sup>3</sup> 然而，這

<sup>62</sup> 我認為，此語同於噶瑪蘭語 *mualin ti*，意指「捨棄」。



些埋葬方法並非常例，只是人們記憶中較深刻的特殊事例。在新社村，即使在過去，似乎也多半將遺體安置於棺木內。我認為，這可能是他們由北方遷移過來的當時，埋葬方法已有相當程度漢化的緣故。

以下是一則有關埋葬法漢化的紀錄，時間點約在漢人剛遷入宜蘭平原之時。

熟番近亦備棺木，一社之中往弔唁。〈柯培元 1961[1837]：127〉

與漢族開始接觸後沒多久，將死者安置於木製棺木的習慣<sup>4</sup>，似乎開始普及起來。目前新社村，都是將死者放入棺木後埋葬。另外，亦有先在地面堆積混凝土磚，塗成一個石室，再將棺木置入其中。最近，出現不少這類形式的墳墓；其中大部分，皆是雕刻著十字架的基督徒或天主教信徒墳墓。亦有數個與漢族相同的風水墓夾雜其間，有些是安置洗骨後的遺骨。

然而，上述反映的不過是近十幾年間的變化。自日治時期到近年新社村的墳墓幾乎都屬土墳堆形式。由於埋葬後就棄之於不顧，土壤不久便變得平坦，所以到底何人埋在何處，人們也就遺忘。傳統上，族人並無將遺體保存於墓中的觀念。而埋葬結束後，死者與生者的互動就集中於一種抽象的層面，亦即祖靈所住的世界與現世之間的交流。

但基督宗教普及後，人們對死者的處理方式產生很大的變化，亦即將遺體放於墳墓的觀念逐漸深植人心。而這樣的變化，讓生者除了在意前往陰界的靈魂外，也開始對墳墓中的死者產生持續性的關注。而其所帶來的掃墓習慣亦逐漸流行起來。

## 二、 patRuqan 〈送葬儀式〉

patRuqan 是噶瑪蘭傳統的喪禮儀式。目的在於將死者與生者分開，並且向祖靈介紹新的亡魂，而祖靈會帶領亡魂到靈魂世界去。TTipay 稱 patRuqan 為「番仔師公」，亦即「番人版的漢人喪禮」。從中文的歷史紀錄來看，宜蘭平原上的原住民會邀請 mtiu 來為意外死亡的人們舉行喪禮儀式。伊能曾經提到「patoang」，並且寫下一段於日本時期的噶瑪蘭信仰說明〈楊南郡 1984〉。阮昌銳也紀錄了一個未死這舉行的噶瑪蘭儀式，稱作「patokan」〈阮昌銳 1966〉。雖然上述的資料對此事都沒有詳盡的記述，不過卻提供了關於 patRuqan 儀式的歷史存在證據。

傳統上，patRuqan 會在埋葬死者後的一兩天舉行。從 1950 年開始，由於大多数的新社噶瑪蘭族人改信西洋宗教，所以到 1980 年代中期之前，族人很少舉行這個儀式。不過，仍有極少數人秘密地在自宅中舉行這個儀式。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噶瑪蘭族人便漸漸接受這個儀式。有些噶瑪蘭族人在公開的西方宗教彌

撒或漢人喪禮儀式之後，另外再次舉行 patRuqan 儀式。

### 〈一〉文獻紀錄

陳逸君參與 patRuqan 的紀錄：

的停留在新社的期間〈1997-1998〉，我參與了五個喪禮：四個天主教形式，另一個是中國漢人形式，五個喪禮中，三個為噶瑪蘭族人的喪禮，其中兩個另外舉行了 patRuqan。在過去的十幾年前，部落的喪禮都是由漢人葬儀社人員來承辦的，大約在最近五年間，村民開始依賴一位噶瑪蘭籍的殯儀業者 A-tsai，他住在附近的立德聚落。一般而言，A-tsai 遵循漢人的喪禮習慣，即使是一位西方宗教信仰的喪禮，所有的準備工作，包括清潔死者身體，為死者穿著衣服到準備棺木、祭品、擺設與所有程序...等等，都是漢人形式，不過，教徒會有額外的宗教儀式，由神父或傳教士帶領教友們進行約兩小時的彌撒。

擔心亡魂無法加入其他過世的家族成員與親戚，並且進入死後世界，而流落在人世間帶給生者災禍，一直讓許多年長的噶瑪蘭族人感到惶恐。這份恐懼感，在清水純在 1984 年左右來到新社進行田野工作時被挑動了起來。當時，他在部落中到處遊走，因而有一、二人自那時候開始重新舉行 patRuqan。在清水的田野工作之前，許多族人都已經不記得過去曾經有誰舉行過 patRuqan 儀式。

patRuqan 是由 2 位以上的 mtiu 所主導<sup>63</sup>，他們必須從早上開始 mamet<sup>64</sup>。而儀式通常會維持一整天。除準備過程外，patRuqan 的程序包括尋找亡魂、邀請祖靈到來、餵食亡魂與祖靈、將他們全都送往死後的世界，然後淨身，亦即象徵性地為所有參與儀式的成員淨身，而後過火，最後家族一起聚餐。

patRuqan 只能由家族成員與親戚參加，原本是不准外人觀看的，怕為生人帶來不幸或讓喪家遭致災禍。不過，為了推廣噶瑪蘭族傳統與文化，舉行 patRuqan 的喪家通常不會要求研究者離開，不過也不會主動要求外來者參與儀式。

根據 A-bi 的說法，patRuqan 應該要在埋葬死者之後立刻舉行，不過，一是沒有固定的舉行日期。通常噶瑪蘭族人會與 mtiu 協商，看哪段時間對雙方都方便，一般而言，噶瑪蘭族人從來不會有一個固定的儀式日期，通常是在舉行儀式

<sup>63</sup> patuRqan 因為必須要去尋找在離開自己的身體之後，到另一個世界流浪的亡魂，所以 mtiu 可能會很危險，尤其是當他們在另一個世界遇到惡靈的時候。所以這個儀式至少要有兩個以上的 mtiu 進行，如此一來，一旦遭遇到危險的時候他們就可以互相幫助，此外，許多的儀式也都需要兩位 mtiu 主導，這象徵了他們的男神與女神或是男祖靈與女祖靈。

<sup>64</sup> 齋戒，mtiu 必須嚴格的進行齋戒儀式。通常，他們禁止吃非噶瑪蘭以及不乾淨的食物，像是所有家禽動物的肉，某些獵物的肉，還有帶有強烈味道的魚、蔬菜。而且他們也不能與男性共眠。他們可以吃的食物包括貝類，海藻、薑及某些野菜。嚴格的齋戒是為了要潔淨他們自己，否則他們便不能看見神靈，甚至使他們生病。

的前一、二天，或是前三天自然決定的。Mtiu 傾向於挑選月底或新月出現的前幾天舉行，因為如果月亮出現了，他們就必須繼續齋戒，直到下一個月為止。他們也比較喜歡數人一起舉行儀式，如此一來，他們便不用齋戒太長的時間。

即使年紀最長的 mtui—A-bi，也無法記得為何 mtui 的齋戒會與月亮有關。不過，19 世紀中期的一段紀錄對於宜蘭平原上原住民的風俗描述或許可稍微解開這個謎團：

在服喪期間，番婦沒有穿戴任何珠寶首飾，並且披頭散髮。不過他們相信，當新月升起的時候，死者的靈魂就會消失，番婦持喪，披髮不戴珠寶，視新月生魂則除〈陳淑均 1963〉

Mtiu 也許不知道或是無法記起這些儀式與其意義，不過他們卻堅持用他們所看到的、所學的方式來進行儀式，mtiu 相信，如果不遵從傳統習慣，他們就會被罰之以病。有趣的是，每次 patRuqan 儀式的規則或順序都不太一樣，顯然是 mtui 無法完整記起正確的儀式進行的方式或過程。

## 〈二〉送葬儀式步驟

在 1997 年 9 月 4 日的早晨 8 點，mtiui A-bi、I-bay 以及 A-yuk 來到 Wu-mus 在龜庵的家，為他一年前死於車禍的兒子進行 patRuqan 儀式。因為 Wu-mus 全家都是天主教徒，說明了為什麼他們沒有在兒子出殯之後馬上進行 patRuqan 儀式的原因。在他兒子死後一年期間，Wu-mus 跟她先生都覺得不舒服，還經常生病，Wu-mus 特別經常夢見她的兒子。阿美族 mtui 以及福佬的乩童告訴這對夫婦，他們的兒子在另一個世界很孤單，而且十分飢餓。因此，他們知道 Di-nas 和其他 mtui 要為 Di-nas 舉行 paqlabi 儀式時，他也要求他們在隔天為他的兒子舉行 patRuqan。

負責 Wu-mus 兒子的 patRuqan 儀式的 mtui，包括 A-bi、I-bai、A-yuk，因前一天已經舉行 paqlabi，所以仍在齋戒期間，其他的參加者則被要求在那天齋戒。最年輕的 mtui A-yuk 負責準備工作，他在她先生 Wu-dai 的幫助下，於一兩天前便開始準備各種儀式有關的物品。雖然有些噶瑪蘭族儀式僅女性，而男性在儀式之前既不可以碰觸任何儀式物品，也不能與 mtui 共眠，以防污染 mtui 與儀式。不過，今日 mtui 已經不介意男性是否可以幫他們尋找材料的問題了，正如 A-yuk 所認為的：「這些物品在儀式之前只不過是日常用品，只有在通過儀式之後才具有力量。」

三位 mtui 先行 sbaw，祈求祭儀順利平安之後，年紀最輕的 A-yuk 來事之前準備好的物品取出，大家一起擺設祭場，或製作其他相關物品，以下為 A-yuk 所準備的用品：

1. biaque na mulu 〈柚葉枝〉一枝
2. mulu 〈柚葉〉數十葉
3. baraden 〈羅竹〉數支
4. haiisayan 〈織布用整經台〉一件
5. lawa 〈白布〉三條白色毛巾、幾條方布
6. kanasna 〈乾竹萼〉數個
7. awa 〈杯子〉數個
8. svada 〈芋頭〉象徵豬肉，切成方塊放在袋子
9. devev 〈甘蔗〉象徵雞肉，切成方塊放在袋子

上述這些物件的功能以及象徵意義，對於了解 patRuqan 具柚特殊意義。儀式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潔淨，儀式所用器具不必要全新，但是一定要乾淨，因此，當 mtu 要為 patRuqan 準備儀式場地時，他們總是先清掃那個區域，然後蓋上 lawa，其中也包括他們坐的位置-haiisayan。Miaque na mulu 被放置在一個洗臉盆，那是在整個儀式過程中祖靈和亡魂休息的地方。Mulu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物件，mtu 在他們的頭和腳的兩邊都放置一葉，根據 I-bai 的說法，mulu 是噶瑪蘭人與祖靈及亡魂的信號象徵，換句話說，如果 mtu 沒有戴上 mulu，噶瑪蘭祖靈就不會來這裡參加儀式，此外，柚葉有避邪功效，保護 mtu 安全。

I-bai 形容 bRated 就像是漢人儀式中的敲鑼打鼓一樣。不過，mtu 在儀式中使用羅竹何祖靈與亡魂溝通。Svada 和 devev 兩個用來表示象徵豬肉與雞肉的物品。而其他食物、酒類，則使用真實物品。當食物提供給祖靈與亡魂之後，他們就會被放在由 kanasna 編成的幾個容器裡面。

當 mtu 在早上八點來到 Wu-mus 家的時候，Wu-mus 已經做完 tnuzun，並正在用傳統の木甌蒸煮 mai。Mtu 進入屋內，檢查儀式所需物件是否準備齊全，那些喪家應該準備的東西包括：

10. tnuzun 〈糯米飯〉多量
11. mai 〈米飯〉放在湯碗裡
12. Insun 〈臉盆〉一個
13. kaisin 〈碗〉三個飯碗以及兩個湯碗
14. lalas 〈檳榔〉多量
15. bila 〈檳榔葉〉多量
16. hak 〈酒〉幾瓶
17. Tabaco 〈香菸〉幾包
18. zana ya qulos 死者穿過的衣物



休息片刻後，mtiu 閒話家常，抽菸、吃檳榔，過一會兒後，mtiu 便開始製作最後兩件物件：

19. zimen 〈生糯米球〉 7 個

20. Isi 〈將 zimen 與水相混〉放在湯碗裡

Mtiu 將糯米放在地上，並且一次又一次將水和入其中，直到他被揉成橢圓形為止。A-bi 將一個米球放進裝著水的碗裡，象徵為傳統的酒 isi。在現在市場上，很容易買到阿美族釀製的，所以噶瑪蘭已經很少動手做了。因此，patRuqan 是一個神聖的儀式，mtiu 便親手製作即溶米糰，象徵為傳統的 isi。

主持這是 patRuqan 的 I-bai，考慮 Wu-mus 的案子是一年前死於一場駭人的車禍，決定在祭儀之前增加一個額外的 yawuti 〈招魂儀式〉。Mtiu 相信，如果死者過世已久，或死於嚴重的意外，他們的靈魂就會很難招回。因此 mtiu 必須在戶外舉行 yawuti 儀式。對 mtiu 而言，這是一個困難且危險的儀式，所以儀式中當 mtiu 無法承受於萬難中找尋死者，他們必須互相扶持。

Yawuti 就像演一齣戲，而 mtiu 在劇中努力地在浩瀚世界中尋找亡魂。

Yawuti 進行的過程是：I-bai 在 Wu-mus 家屋前院中央放置一根帶有葉子的竹子，並在竹竿頂端綁上一截柚樹枝葉。當主祭 I-bai 與擔任輔祭的 A-bi、A-yuk 在頭上插好 mulu 以及白色毛巾之後，祭儀正式開始。

主祭 I-bai 右手拿著一束由竹葉枝與柚葉枝做成的法器，左手拿著一瓶米酒，不時向四處及輔祭者含酒、噴酒。Mtiu 首先一起用手勢指向四個方向：北方、南方、東方與西方，象徵邀請四方祖靈與亡魂到來。他們將手共同握在那根竹竿上，並且以順時鐘、逆時鐘方向反覆繞著竹桿旋轉。此祭儀之中，主祭 I-bai 不時用他的法器擊打其他兩位 mtiu，提醒他們趕路，盡快找到亡魂，他同時也行噴酒裡噴向輔祭，維持他們靈魂的體力。如果其中一位 mtiu 昏倒，I-bai 與另一位就會在他的兩上噴酒，直到他醒來，繼續繞著竹竿跑。這個動作一直持續到 I-bai 看見亡魂，並走向柚樹葉為止。隨後，I-bai 小心翼翼地拿起竹竿，並將柚樹枝放到水盆裡，因為那而才是 patRuqan 舉行的地方。整個 yawuti 儀式持續約半小時。

和過去傳統一樣，為 Wu-mus 的兒子所舉行的 patRuqan 也是在正廳中進行，I-bai 認為那是因為該處也曾是放置棺木的地方。在祭典正式開始之前，mtiu 會用白布將耶穌與聖母瑪利亞的神像蓋住。A-bi 解釋：因為這是噶瑪蘭族儀式，所以不希望其他像耶穌或是和人的神祉在現場，否則他們的祖靈心生畏懼，不敢前來赴會，畢竟祖靈不是信仰基督徒、天主教或是漢人宗教。



### ① 招靈：

patRuqan 完整的儀式應包括：邀請祖靈與亡魂、餵食牠們、送他們回去死後世界、為參與者淨身。在準備好所需的物品，並且將上面提到與 patRuqan 有關的物品放在 mtu 座位前面之後，mtu 自己與 patRuqan 有關的物品放在 mtu 座位前面之後，mtu 自己也開始將 mulu 放到他們的頭與腳兩邊，並且又再一次用白毛巾蓋住他們的頭。大約在上午 9 點 45 分左右，mtu 坐在 haiisayan，屏氣凝神，已準備進行正式的儀式。他們先朝 bRated 呼氣，從下到上指間右、中、左三邊各點三次之後，便以同樣的節奏以羅竹擊打地面，隨著時間的推進，拍打的力度會越來越快。拍打地面的動作是說 mtu 跑到死後世界，並且找到祖靈與亡魂，他們也不時查看臉盆內水上的柚葉枝裡面，看看喪家的祖靈與亡魂的靈魂是否已經到齊。如果 mtu 累了，是可以休息一會兒，或以稍慢動作進行拍打，這個動作必須進行到 l-bai 看到死者與祖靈一起坐在臉盆的邊緣為止。這時，mtu 放下 bRated，並且開始啜泣，喪家馬上明白亡魂終於來到這裡，也跟著哭泣起來。

### ② 宴靈：

祖靈與死者都到期之後，儀式便進行到第二階段—餵食祖靈與亡魂。Mtiu 以平常人進食的方式餵食牠們，先給來者倒三次酒，而後是主餐—象徵的雞肉、豬肉以及米飯各獻三次，接著是香菸與檳榔。Wu-mus 與其他家人在 mtu 之後，也跟著餵食祖靈與死者之魂。獻酒時，必須小心地從臉盆邊緣倒入，否則會嚇到祖靈與亡靈，使之魂飛魄散。其他的祭品，像是食物以及檳榔之類，則放進幾個備好的容器之內。因為來到的祖靈很多，mtu 和家族成員要不斷的提供食物。這個動作一直持續到下午 3 點，於 mtu 開始 patRuqan 的第三步驟之前。

就如同其他噶瑪蘭族傳統儀式一樣，每個祭品的份量都非常小。獻祭的方式和噶瑪蘭族人日常做的 sbaw 一樣，亦即將祭品—無論是吃的、喝的、抽的貨用的一向祖靈與亡靈 sbaw 三次，不過這裡 mtu 和喪家會多一項動作，他們會對祭品「吁」一口氣。這個動作每個人都有不同解釋，有人說是為了要告訴祖靈與亡靈是誰敬獻祭品給他們，也有人認為這是邀請祖靈與亡靈來享用祭品的動作。不過，當 mtu 或是家人與親戚線上祭品之前，都必須說「這是雞肉〈或其他祭品的名稱〉，請來享用。」對祭品「吁」一口氣的動作，似乎也有生者與亡者「共享」食物之意。

在整個祭儀進行期間，mtu 除了上洗手間之外，是不准任意離開自己的位置的，而他們的座席隨時隨地都不能空無一人。他們甚至在自己座位上吃午餐，而其他參加者則是 Wu-mus 家中的廚房進食。Mtiu 不能與大家一同進食的原因，是因為 mtu 並不與其他參加者共同存在同一個世界，雖然在這個時候，人與靈

的世界會在此交會，但在此重疊的時空中，人、靈、mtiu 的界線仍是清楚的。此外，mtiu 齋戒的食物也限制良多，他們只吃某些小型貝類、海藻以及米飯。

由於第二階段的時間很長，於獻祭的空檔，mtiu 開始教導我們噶瑪蘭語中祭典所使用的物件名稱，他們以開玩笑、唱歌或是說故事來消磨時間。不過，mtiu 必須留意每隔一段時間要在餵食祖靈與亡魂，同時還得注意小孩、狗或者貓之類的動物在祭場內跑進跑出，以免打擾到祖靈與亡魂，否則他們因驚嚇流散入生者的世界，或者小孩、動物的靈不小心進入靈的世界，二者均很難將其靈魂歸回原來的世界。

### ③ 送靈：

一旦 mtiu 確定祖靈與亡靈已經酒酣飯飽，他們便開始進行第三階段。他們再次檢查自己頭上與腳邊是否 mulu，頭上是否覆蓋毛進等等，然後安座在 haiisayan，重複儀式的第一個階段的首要步驟—連續用 bRated 指三個方向各三次，之後再用同樣節奏拍打地面。要注意的是，在他們用 bRated 指出方向時，他們會先將他碰觸臉盆內的水一會兒，這個象徵動作通知祖靈與亡靈前往另一個世界的方向，拍打 bRated 的節奏則象徵祖靈與亡靈離開的走路的聲音。過一段時間之後，mtiu 以及家屬親戚開始哭泣，因為離別在即，彼此表現依依不捨。據說，亡魂是最後一個離開的靈魂，因為他或她無法忍受與生者親友分開。這個時候，Wu-mus 哭得非常厲害，特別是 I-bai 用 bRated 拍打她，並且從他口中噴酒到她為兒子所準備的物品上，這個動作象徵亡魂帶著自己慣用物品一起離開。同時，A-yuk 也把之前獻給祖靈與亡魂的祭品放在竹籃內，束成一小籃交給她先生，讓他把籃子掛在房子後的屋樑上。

這一刻，mtiu 必須再三確認亡魂已經離開，否則將會為 mtiu 以及喪家帶來疾病與不幸，另外特別要注意小孩、狗、貓是否太靠近臉盆，如果他們的靈闖入是會被祖靈給帶走的。I-bai 從臉盆拿下柚枝及竹葉串，並且小心翼翼地檢查，確定祖靈與亡魂全數離開後，便開始搖動樹枝，重覆著將他放入臉盆又拿出來的動作，同時口中唸唸有詞，懇求祖靈與亡魂離開生者的世界，回到屬於他們的靈界。

確定祖靈與亡魂都已經離開後，A-yuk 的先生 Wu-dai 急地將水盆拿到前院，並且小心倒掉盆中的水。作為一個老獵人，他十分在意留在水盆底下的東西，他與其他年長的獵人都相信，有時候祖靈會留下紅色或黑色的頭髮，作為給獵人的暗示。黑色頭髮象徵野豬的毛髮，紅色則是山羌的毛髮，假如獵人在臉盆中發現那些頭髮，這就表示下去出去狩獵的時候，會獵捕到那些獵物。

patRuqan 結束之後，mtiu 必須為自己及所有參加人員執行最後一個淨身的儀式，以防因與祖靈和亡魂交會所帶來不幸。首先，儀式中所有物件都要帶到河

邊丟棄。不過在大家離開房子之前，他或她必須瞬間轉身並跳離開先前所站立的位置，I-bai 取起一小枝新的柚葉，在每個人的身上上上下下清掃乾淨，並含酒噴向對方，他同時也在屋內四處走動，以柚枝和噴酒的動作除卻汙穢之氣，當每個人都聚集在河邊清洗臉和四肢時，mtiu 分給每個人一片 mulu 葉，並繼續用 mulu 葉為大家刷洗。在離開河邊之前，每個人都必須鞠一瓢水並與水 mulu 一起丟往身後，象徵厄運拋於身後，再次進屋前，每個人都必須跳過火堆，做最後的再淨身。當整個儀式結束時，mtiu 與參加者聚集到客廳聊天說笑，I-bai 拿了一串番薯葉，邀請大家對番薯葉吐氣，以便趕走殘留的噩運，他最後將枝丟棄在屋外。根據 A-bi 的說法，這屬於阿美族儀式。

噶瑪蘭族人相信，每個人都有一個 tazusa，如果 tazusa 離開了人體，那個人便會死亡。如果 tazusa 在身體死後沒有辦法加入祖靈的世界，他將在這世界中，導致人生病或是不幸，這也是為什麼噶瑪蘭傾向將疾病與不幸和亡魂連結的原因。此外，如果一個流浪的 tazusa 沒有辦法加入其他的祖靈成員，他將無法成為祖靈的一部分，也沒有辦法接受來自後代子孫的祭品。噶瑪蘭族人也相信，祖靈和亡魂在死後世界是居住在同一個村子，而他們的生活方式就像我們這個世界生活方式一模一樣。

對噶瑪蘭族人而言，生者與亡魂的界線十分清楚，也就是說生者與亡魂都應該居住在屬於自己的世界中。兩個世界之間的互動，只會帶來生者個災禍和疾病。一個由 A-niao 所說的故事，清楚說明了這兩個不同世界的觀念。他說：

很久以前，有一位小男孩在他父母親過世之後搬與祖母同住。他十分思念已故的父母，所以經常到處遊走，以便尋找他的父母，有一次，意外地找到了一條通往地下世界的路，並且在那裏見到了他的父母。

從那時起，他就每天跑去拜訪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偶而也會準備一些食物，讓他帶回給祖母吃，因為他們在真實世界裡是貧窮人家。有時，當他的父母想念 bais〈海貝類〉的美味時，他就會帶一些到地下世界給父母品嚐，不過，當他在兩個世界中運輸食物的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原本要帶到地下室界的大量的 bais 突然變得很少，然而他父母要求他帶到現實世界的食物變的很多，使他無法背負。雖然他的祖母十分高興孫子帶回的食物，但她不免懷疑這些食物的來源。

由於小男孩答應過父母一個字都不許說，所以他都沒說出實情。隨著時間流逝，他花越來越多時間在地下世界，因此變得虛弱憔悴。祖母決定要好好調查，終於發現了他到死後世界的事情。於是，他找 mtiu 商量，並且決定舉行一個儀式，將男孩與父母分開。在儀式之後，男孩忘記了通往地下世界的路，他哭了好

一會兒，最後決定繼續待在這個世界過完他的一生。

這個故事是他的祖母 A-naio 告訴他的，他的祖母曾經是花蓮縣加禮宛地區最讓人敬重的 mtiu。A-naio 依舊清楚地記得 1930 年代他六、七歲的時候，祖母為族人準備儀式用具和舉行儀式的情形，他曾看過祖母為亡魂舉行 patRuqan 儀式，不過，在他的記憶中，祖母更常為人治病，尤其是小孩子的病痛。

噶瑪蘭族人相信生者必須與亡魂以及他們的祖靈分開，只有他們各自居住在自己世界，生者才能擁有快樂富裕的生活。因此，生者必須幫助亡魂加入死後世界裡的過世的祖靈親戚行列，並且定時餵養亡魂。由於這樣的信仰，所以噶瑪蘭族人經常舉行一些額外的儀式，將亡魂與生者區分開來，像是「分離」家族財產區分等等。

## 第肆章、Tipay Panay 祭司之路

Tipay Panay (潘烏吉) 是花蓮新社現有唯一兼具阿美族 sikawasay 及噶瑪蘭族 mtiu 雙重身分與技術的人。根據她的解釋，mtiu 和 sikawasay 兩個意思一樣，只是語言不同而已。以 Tipay 的生命史作追蹤訪問的對象，可以讓我們比較兩族 mtiu 之間的異同，也同時呈現在新社地區，噶瑪蘭族與阿美族文化混合、互動緊密的現況；相對亦得以釐清 mtiu 在社會變遷劇烈的當代脈絡下，對其族群各自呈現的社會意義。



## 第一節、生命故事

第一次訪問潘烏吉 bai<sup>65</sup>，沿著台 11 線海濱綿延的各式豪華民宿來到簡樸的新社部落，沿途景象猝然的轉換，彷彿穿越時空的甬道，就像阿嬤 88 歲生命的曲折邈迤。

阿嬤自己獨居在一個鐵皮的小房子裡，偶爾她的女兒會來和她作伴，第一眼見到阿嬤，她正靜靜地做著香蕉絲的編織，臉上及手上歲月刻畫的皺紋就像香蕉絲一樣錯綜複雜，乍看，她真是一個嬌小的阿嬤！

但當她說起往事，那雙勞動一輩子粗糙的雙手舞動著，卻顯得異常巨大！阿嬤的牙齒一半以上都掉了，但是吃起清脆的檳榔還是很有滋味，米酒祭過地上的祖靈，她開始說起她的故事。

### 〈一〉坎坷辛酸的童年

法定年齡潘烏吉〈Tipay Panay<sup>66</sup>〉今年 88 歲，實際年紀應該比身分證上登記的還大 2 到 3 歲。父親是噶瑪蘭族，母親是阿美族人。在出生後大約三個月，生母就過世了。烏吉排行老五，上有二個姊姊和二個哥哥，家中小孩太多了，生父無力照顧，只好將她送去鄰居家當養女。奇怪的是，原本養母 20 年來都無法生育，收養了烏吉之後，卻陸續生了兩個女兒。

烏吉招來了養父母盼望已久的孩子<sup>67</sup>，想來應該被當成福星，但是她的童年生活卻只有辛酸二個字。養母懷妹妹的時候，仍然不幫烏吉報戶口，直至烏吉生父厲聲質問她的養父母，隨後才勉為其難幫她報了戶口。這也是為什麼烏吉 bai 實際的年紀應比身分證上還要大 2、3 歲。

也許是因為有了自己的孩子，養母對待烏吉顯然是偏心的。在天寒地凍的冬季，烏吉穿的是香蕉絲編織的衣服，兩個妹妹則是穿棉布衣。她除了要做很多的家事，還要當小保姆揹著妹妹工作。在 5、6 歲時被養母用棍子毒打，烏吉的後腦杓還留有明顯凹陷的疤痕。烏吉 bai 讓我們摸她的頭，觸感很是驚心！很難想像，這對一個 5 歲的小孩來說這是多麼大的傷痛？問她，為什麼被打呢？bai 說：

<sup>65</sup> bai，阿嬤的意思。可稱為自己的祖母，以及祖母以上世代所有女性祖先；或從女性角度所看到的孫子。

<sup>66</sup> 在新社部落大家都直接稱呼阿嬤 I-pay 音似「伊拜」。

<sup>67</sup> 清水純《變化中的一群人》中提到噶瑪蘭人有領養習俗，大部分領養的理由是：〈1〉夫婦未能生得一男半女，〈2〉由於流產或乳兒期死亡，小孩無法成長。此外，由於兒女過多或經濟貧困，也有請託親戚朋友領養的情形。根據噶瑪蘭人的習俗，膝下無子女的夫婦，倘若領養他人的子女，自己的親生小孩很快就會誕生而且健康成長，在部落中領養小孩的情形，領養率可以說是非常高。

「誰知道，大概就是小孩不聽話吧?!」

烏吉就這樣在工作、打罵中度過了童年。10歲時開始當小保母，14歲時獨自一人徒步走到「光復」當長工三個月，但這些打工的錢，烏吉都非常孝順的交給養母。烏吉不像二個妹妹能進學校念書，沒有讀過任何書，不會寫字，這是她一輩子的遺憾。她開玩笑地說：「如果我有讀書的話我也可以當總統。」是啊！如果她能讀書，人生也許真的會不一樣。

雖然烏吉小時候常被養母用石頭、木頭或刺竹毒打，穿得單薄又包辦所有家事，但她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不是養父母親生的孩子；親生家庭就在附近，因為貧窮無力照顧也不敢告訴她實情。一直到14歲的時候，鄰居看不下去才告訴她關於她的身世，烏吉才知道自己是養女。親生家庭雖然知道她過得很苦，但哭也沒用，因為家裡已經沒有母親能照顧她。她長大後，親二姐<sup>68</sup>告訴她：「因為我們的媽媽生你就死了<sup>69</sup>，沒有辦法，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或許就可以照顧妳了。現在既然有人照顧妳，那就這樣了吧。」在那個連活下來都不容易的年代裡，竟連哭都沒有條件。知道身世之後，烏吉就會不定時跑回親生家庭裡尋求家的溫暖，因為那是血濃於水的親人啊！

## 〈二〉永遠吃不飽的年代

1944年，二次世界大戰末，盟軍大肆空襲台灣本島。烏吉 bai 回憶，當時一天最多會有三台飛機過來轟炸，時間沒有一定。在種稻、除草的時候，突然有飛機飛過去，大家都要跑到豐濱村的防空洞躲起來。在防空洞的時候，烏吉趴在養母身上保護著媽媽，心想：「要是飛機打下來的話，我就先死。」養母從來沒有給過烏吉溫暖的愛，在她心裡，再不好的媽媽還是媽媽。

烏吉親眼見到指揮大家疏散躲避的人被炸死，現在的新社警察局旁邊的雜貨店也被炸壞。那是一段充滿死亡恐懼的日子，不但要躲空襲，也吃不飽。軍情吃緊、極度缺糧，日本政府對上繳的稻穀要求非常嚴格。不論收成，日本人一年只發給家戶5、6包米。烏吉說：「家裡不能藏米，一年只有5、6包米，超過就會被收走。根本都不夠吃！有些人家會藏些值錢的東西在米裡面，日本人就用尖尖

<sup>68</sup> Tibay 阿嬤的親生姊姊—潘阿比 ap，訪談時問烏吉 bai：為什麼妳這麼會唱歌、跳舞呢？她回答：「因為我有個遠方妯娌，會教我唱歌、跳舞，以及如何準備好儀式的東西。」「但是很可惜的是，她沒有「眼睛」，看不到靈界的東西。」。

<sup>69</sup> 訪談時阿嬤說自己印象中也記不得生母是甚麼時候離開，因為自己是被送養的孩子，只知道自己出生後不久生母就死了。究竟為何沒有生母就不能養孩子，在早期部落是以母系社會為主，母親負責家中的生產、分配、財產及餵食，而父親若沒有了母親，家中會失去主要的支柱，

的東西刺進去，被發現就會被沒收。日本人很壞，都會欺負我們，打我們，打到屁滾尿流。他們限制我們進行儀式，或是製作原住民的物品，不服都會被打，所以只能偷偷的做，不能被發現。」

二戰結束政權轉換，烏吉 bai 說：「國民政府剛來的時候，我們也很怕外省人，後來就比較習慣了，外省人比較不像日本人一樣會欺負人。」事實上，烏吉 bai 對於政府換成什麼人並不真的那麼在乎，對她來說，如何吃飽活下去，才是她生命裡最重要的功課。

### 〈三〉命中註定成為有「眼睛」的 mtiu

烏吉小時候，養母的母親，也就是烏吉的養外婆<sup>70</sup>，非常疼她，為了烏吉，甚至曾責備自己的養女。烏吉的養外婆是噶瑪蘭的 mtiu 〈祭司〉，烏吉曾經看過外婆對人下詛咒的過程。養外婆摔破一個碗，口中念念有詞，一會兒，那些碗就向四周飛出去。烏吉 bai 說，那些飛出去的碎片會植入被詛咒的人身上、mtiu 指定的某些部位，被詛咒的那個人，就會那個部位疼痛，且這種病不論是中醫還是西醫都無法治好，只有下蠱的那個 mtiu 才有辦法解開。但是，如果施出的法力不夠高，被其他法力更強的 mtiu 發現，只要法力高強的 mtiu 協助，這個蠱術就會回彈施法的 mtiu 身上，誰也無法治療。

在烏吉十幾歲的時候開始生病，當時沒有錢看醫生，所以請她的姑姑幫她治病，姑姑的名字叫作 Apah，是 Lilaw 里漏的 sikawasay 〈阿美族祭司〉。姑姑有「眼睛」，在烏吉四歲的時候曾幫她做治病儀式，姑姑發現烏吉有「眼睛」，姑姑說她命中注定要當祭司的。治好病沒多久，烏吉 14、15 歲〈也許是阿嬤年紀大了記憶的誤差，在訴說成巫年紀的時候有些出入，一說是 4、5 歲，一說是 14、15 歲成巫，似乎是後者時間較對〉這兩年各殺一頭豬，進行了阿美族的成巫拜師儀式。

烏吉會兩套巫術，一套是阿美族的，另一套則是噶瑪蘭族的；烏吉先學會阿美族的巫術，後來才學噶瑪蘭族的。19 歲的時候，她先生的妹妹，也就是小姑朱阿比，是新社有名的祭司，開始帶烏吉進入噶瑪蘭的成巫儀式。烏吉的養外婆曾對她說：「你已經會了阿美族的儀式，噶瑪蘭的一定可以慢慢來學習。」從此，烏吉守著一輩子祭司的飲食及生活禁忌。隨著耆老凋零，她成了現今最後一個同時通曉噶瑪蘭族與阿美族二種巫術的祭司。

<sup>70</sup> 訪談這段童年的回憶，烏吉 bai 總是表情凝重，她說其實養母小時也無依無靠，才去投靠她的養母，也就是烏吉的外婆。說到外婆，烏吉 bai 的表情才又開朗了起來，她說外婆對自己很好，現在有這些香蕉絲的技術，都是因為小時候看外婆做而學習到的。

#### 〈四〉祖靈和耶穌瑪麗亞一樣

外來宗教在台灣資源匱乏的年代扮演重要角色，提供了一些生活物資。因為教會提供的牛奶和饅頭，烏吉的孩子得到平時少有的營養，也因此烏吉鼓勵小孩去天主教的教堂。烏吉一直到 30 多歲才因為丈夫的關係受洗成為天主教徒，40 幾歲時曾考慮要放棄當巫師，但天主教的神父<sup>71</sup>說：「妳可以信天主教，但不要放棄你們的傳統呀！」所以烏吉持續做 mtiu〈祭司〉的工作。

烏吉 bai 說：「噶瑪蘭的 ziyanan〈男靈〉、ziyusai〈女靈〉，就像耶穌跟瑪麗亞一樣。」對她來說，這二者是沒有衝突的，因為烏吉不管是不是天主教徒，傳統的儀式生活都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 60 多歲時，因為某次教會發生的誤會<sup>72</sup>，烏吉就再也沒去過教會了。

#### 〈五〉貧窮是一輩子的財產

16 歲那一年，烏吉在養父母的安排下結婚了，先生是噶瑪蘭族，跟烏吉一樣從小就是孤兒，所以彼此特別親近。她的先生高高瘦瘦，很會打獵與捕魚，所以當地的人都稱他為「Taluku」<sup>73</sup>，意思是他跟太魯閣族人一樣勇猛。可惜這個先生生性過於浪漫，不喜歡工作只喜歡捕魚打獵，在往後的婚姻生活裡，幾乎全靠烏吉一人獨撐家計。最照顧烏吉的是第三個兒子 Ikong〈陳進明〉，每次回憶媽媽的辛苦和從沒吃飽的童年，二人總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烏吉 18 歲生了第一個小孩，他們夫妻一共生了 13 個小孩，4 個孩子夭折，1 個在 40 多歲時過世，現在還有 3 個兒子、5 個女兒健在。烏吉的 13 個孩子都是她自己接生的，她的潛能似乎在惡劣的環境下磨練到了極致，一切都靠自己。她曾說道，生第三個孩子的時候，是在往貓公部落<sup>74</sup>參加婚禮的路上，孩子要出生是沒法等待的，她只好走到河中，讓先生用敲碎的石片交給她自行切斷臍帶，在三四月春寒的河水中生下孩子。她說，回去後生了很久的病，從此以後她就像小狗一樣非常怕冷了，但那個時候又沒有什麼衣服可穿。

<sup>71</sup>曾任花蓮教區副主教暨花蓮縣壽豐鄉本堂神父，也是第一位阿美族神父的曾俊源跟她說不要放棄傳統祭司的職務。

<sup>72</sup>烏吉 bai 說：有一次教會要每人繳一筆費用五百元，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費用，烏吉 bai 已經繳過，但收錢的教友卻因自己忘記說烏吉 bai 沒有繳交，就算她的友人幫她作證，那個收錢的教友就是不相信，因為此事，所以烏吉 bai 之後就沒再上過教會了。

<sup>73</sup> Taluku 在當地是指現在太魯閣族的意思，在新社部落的發音較為不同，因各族的發音系統不同，因此會有不同的發音模式，部落中“A”〈阿〉的音較重，發音應是 Truko。以前太魯閣族尚未正名之前，他們屬於泰雅族中的一支部族，但是當地人知道他們跟 Taya〈泰雅〉不同，Truko 在噶瑪蘭部落眼中是非常驍勇善戰的，因此會用這樣的名稱稱呼很強悍的男人。

<sup>74</sup> 現在的豐濱鄉豐濱村。在新社南方一些。



並非每個孩子都有活下來的運氣和緣分，烏吉曾和先生在花蓮短暫住過一段時間，期間生下一個女兒，但孩子總是哭，當時也不知道要找醫院，只是抱著哄，哄著哄著直到孩子變成冰冷的屍體。烏吉說這個孩子已經會笑，死的時候只有三個月大。

當時生活真的很苦，她跟丈夫兩人被養父母趕出家，沒有拿到任何東西，就連鍋子都沒有。他們在新社找到一塊地，就用茅草搭起一個房子，在地上舖上植物或布袋，就這樣睡在溼答答的泥地上。後來先生跑船不在家，她獨自一人打工賺錢，每天 3、4 點鐘天都還沒亮她就起來工作了，幫人種稻、種樹、打零工，中午不敢休息就怕工作做不完，肚子餓了就喝水充飢；為了家中 9 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她說吃什麼苦都願意。「我的男人都這麼沒用了，我一定要為了我的孩子來努力啊！」母愛讓這個又瘦又小的噶瑪蘭女人撐起了巨大的天，足以庇護她心愛的孩子。

當地瓜都挖完的時候，烏吉就採野菜給孩子們吃，甚至是野地裡紅色未成熟的香蕉也能煮來吃，窮到連鍋子都沒有，只好拿奶粉罐煮食物。這樣困頓的生活唯一的收穫大概就是讓烏吉和她的孩子幾乎沒有不會辨識的野生植物，吃不死人的他們幾乎都嚐過了。

## 〈六〉讓世人知道噶瑪蘭

問烏吉 bai 為什麼這麼會唱歌、跳舞呢？她回答：「因為我有個遠方妯娌，會教我唱歌、跳舞，以及如何準備好儀式的東西。」「但是很可惜的是，她沒有『眼睛』，看不到靈界的東西。」因為烏吉 bai 有眼睛「看得見」，又橫跨世紀將近百年的時空轉變。從年輕人爭取噶瑪蘭正名以來，烏吉 bai 一直努力配合各種儀式表演的活動，貢獻最著的，是將失傳的香蕉絲編織重現在世人面前。說族群大業太沉重，烏吉 bai 只是很高興讓其他人知道噶瑪蘭〈kavalan〉，這才是他們的名字。這個族群隱沒在阿美族、撒奇拉雅底下不為人知的漫長歲月裡，烏吉 bai 知道自己是 kavalan，說 kavalan 的語言，做 kavalan 的儀式。

## 〈六〉謝謝你們來看我

每次訪問潘烏吉 bai 的過程總是不覺時光向晚，期間阿嬤從不說累，聽她說故事，愈聽愈心疼眼前這個瘦小且身世坎坷的老人。她怎能不瘦呢？她這輩子從沒真正富足過啊！她說：「貧窮是我一輩子的朋友…」這個貧窮，說的不只是金錢、物質上的匱乏；走過九十年的歲月回望她的一生，我們在她身上看到更多的是「不奢求」。對她溝通的聖俗二個世界，她做的只是天生註定的本分；對家庭



孩子的付出，她說：還好我養大了這麼多孩子，總有一個會對我好。對飲食，她謹守巫師關於飲食的禁忌，能吃的真的不多。對金錢物質，她說，我最大的財產就是貧窮；但她有幾條尊敬她的晚輩送的煙，她不送人，因為每條都不一樣。暮色裡她蹲著抽根菸說：當你老的時候你會懂得…

她總是早起，不管約在新社的家，或是兒子在新城的家，她都提早準備等著我們。我們怕太打擾阿嬤，每次訪問都約早上 10 點鐘，但聽說天光微亮她就起床了，一如她勤奮的一生。有一次去新城訪問她，她是當天清晨搭 7 點的車從新社來到新城，那天巴奈學校有事臨時不能到，阿嬤有些失落。媳婦秀芬說，阿嬤喜歡巴奈來，因為她也是一樣的人。不只是了解聖俗二界的同路人，也是因為懂她的心，一份相差四十多歲但同樣都是女人、母親疼惜的心。

阿嬤的童年必然是她心裡很大的痛，為什麼養父母要這樣不公平的對她呢？幾乎沒有被父母疼愛的經驗，只有辛勞的工作和毒打。等到結婚生子養家，因為先生長年跑船，家中 9 個孩子全靠阿嬤一個人撿拾野菜養活。好不容易先生返家竟也沒帶回什麼錢，個性浪漫只喜歡漁獵不喜歡打工，捕獲的魚獵也從不變賣，只是和鄰人分享食用。她甚至放下孩子到台北打零工賺生活費。她常說，這輩子的很辛苦啊！說到心傷處，阿嬤的眼淚掉下來。她說，我的媽媽只活到 35 歲，我的姊姊都死了，我喝酒採野菜說心事的好朋友也死了，沒有一個超過 80 歲。我很抱怨，為什麼只留我一個人？很孤單啊…祖靈怎麼不趕快來接我呢？聽著她悽悽然求死的盼望，我們的淚水也無聲無息地滑下臉龐。

阿嬤的生命基調是愁苦的，也許是環境也許是個性，阿嬤是認命也認分的，即使傷心和生氣也都淡淡的。她不搶風頭，以至於從前注意到她的人並不多，現在我們說：阿嬤，香蕉絲編織是妳傳下來的，你是國寶耶！她也只是露出一點缺牙的笑容。生命，在經過這麼多的磨難後留下不起眼的浪花，打在長長的灘上看不出深淺。靜水流深，烏吉 bai 回顧自己走過的路，一切也只是回憶罷了。

訪問結束後，她說：「我也要回新社了，我明天要上班！」我們笑了，阿嬤妳還要上班嗎？原來阿嬤掛念著工作坊做香蕉絲編織，一天有 500 元工資。一個月賺多少錢？5 萬～少一個零啦！哈，阿嬤很會開玩笑。因為工作坊一個月最多只有 10 天的工。

跟阿嬤道別，她說：謝謝你們來看我。約下次再來看她，她開心地擺動身體跳起舞來。擁有「看得到」的眼睛走在祭司的這條路上，阿嬤還是離開了世俗的困頓羈絆擁有一個特別且尊貴的位置吧？俗與聖的分野和連結都繫於靈的福分與分享，就像她每次訪問前的祭詞：「你們上面的要照顧我們，我們現在聚在一起，我們告知你們，我們聚在這裡，這裡也有你的份。」

## 第二節、mtiu 之路

### 〈一〉成為 sikawasay

烏吉十多歲時生病，全身疼痛無法動彈，就請姑姑〈阿美族里漏社的 sikawasay〉來看，她就說：「這個姪女一定要跟我學當 sikawasay 才能存活。」因此就跟著姑姑開始學巫。烏吉回憶：大概是 14 歲時殺了一大頭豬，大家跳舞食用活的豬，綁住豬的腳，擡起那頭豬，讓牠倒下，我們就圍著那頭豬跳舞，然後踩那隻豬，牠就一直叫；很多 bai 還要跟那隻豬睡在一起。殺了豬之後，我的眼睛就稍微看得到 tazusa〈靈魂〉了。第二次作巫師儀式是 15 歲的時候，也是要一頭豬，這種儀式叫 pavavui，經過這個儀式之後，就能漸漸看到 tazusa 了。

我就是這樣開始學當 sikawasay 的，要成為巫師，其實有的拜三次豬也可以，如果不夠再殺來做儀式。Kizaya<sup>75</sup>的巫師才需要這麼做。然而，平常也不是隨便就看得到靈魂〈tazusa〉，manmet〈吃素〉才看得到，且鬼也是會害羞，不是那麼簡單就能看到。甚麼東西都有 kawas〈靈魂，阿美族語〉，而噶瑪蘭族人叫 tazusa。

我第一次學做阿美族巫師在 12 歲那年，必須要 manmet 整整吃一年。15 歲時就不需要了，只有吃生薑，再 manmet 一兩天就可以吃了。其實噶瑪蘭族人的 manmet 只能吃番薯葉〈地瓜葉〉、tani〈刺蔥〉、各種海菜、貝類等。而 kizaya 則吃生薑。

### 〈二〉成為 mtiu

到了約 25 歲，烏吉的養母跟她說：你可以看得到，就應該學這種噶瑪蘭的 patoRqan〈招魂儀式〉。烏吉 bai 說：「因為我已經做了 sikawasay 的祭司，所以才能成為噶瑪蘭族的 mtiu」。朱阿比〈烏吉先生的妹妹，也就是小姑〉開始帶著烏吉學做 mtiu，怎麼學呢？烏吉說：「就看啊！仔細的看。」朱阿比很會唱歌，但是甚麼都看不到，儀式做到一半的時候問烏吉：「我身體怪怪的，是不是來了？你看到了嗎？」我就說：「你們看不到，那邊那三個人就趕快餵一餵。」其他人就說身體越來越重，越來越疲憊，烏吉說：「阿美族是因病而成巫，噶瑪蘭不是，噶瑪蘭的 mtiu 就是看不到。」

有時候做儀式，朱阿比會叫烏吉做，烏吉就說：「你比較會啊！」她不喜歡

<sup>75</sup> 指撒奇萊雅族 sakizaya。

搶風頭，這也是長期以來在各種儀式表演上都比較容易見到朱阿比身影的原因；烏吉 bai 一直都是低調的人。

烏吉 bai 回憶她第一次做 batRuqan〈亡魂祭〉儀式，大概凌晨 3、4 點起床，到溪溝裡，整個人著衣跳進水裡洗澡，之後換新衣服，讓舊衣服隨溪水流去。在凌晨到溪水中洗浴，主要是求身體精神上的潔淨，將舊衣服拋入河中，具有去邪除去不淨之意。第二次做 batRuqan 儀式，只要洗一洗澡，就不用把衣服放水流了。舉行 batRuqan 儀式每一次都必須要洗澡。

烏吉 bai 說：「我想到第一次做 patRuqan 儀式是與 Api〈朱阿比〉的養母 Giokais〈朱烏吉〉一起做的，她教我如何用噶瑪蘭的方式請 tazusa 回來。整個 batRuqan 儀式做完，一定要等看到新月出現，才能吃肉解除 manmet 的禁忌。」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是在幫自己的養父做 batRuqan 儀式。烏吉先看到自己養父的 tazusa〈靈魂〉回來了，其他祭司還拿著蘆竹不斷敲打，繼續叫著烏吉繼父的名字，烏吉已經先哭起來了；回來的養父 tazusa 肚子餓，大家就倒酒給他喝。烏吉的淚水裡是不是也有滿滿的問號，想問養父為什麼對她那麼不好呢？

### 〈三〉對於儀式的態度

多次詢問 bai 有關儀式的部分，bai 都會告訴我們儀式是神靈願意協助的，因此是上天給予的，不是我們自己的。每次儀式結束之後，別人都會給予一些紅包，她說：「曾經有個 mtu，一拿到紅包就會馬上打開來看有多少，然後還跟別人說不夠。」甚至曾經過度的跟病患的家屬拿取金錢，導致病患的家屬還要跟親朋好友借錢，但是錢給了那個 mtu，被那位 mtu 醫治的病患身體卻不見好轉。

「那個 mtu 後來命很短。」bai 說著，她說：「我幫別人做儀式，常常都沒有錢，就算給我一根菸、一包檳榔，或是 50 塊，我都願意接受。」家屬常常用交換的形式，給予 bai 一些回饋，烏吉 bai 告訴我們這些都不重要，她堅定的表情似乎在表達著，她不在意這樣的交換是否足夠讓自己的孩子吃得飽、穿得暖，「因為這是神靈的。」bai 說著，她在每次的儀式結束後，拿著家屬給予的一點點回饋，回去會跟神靈分享「這些東西是他們獻供給您的喔，要感謝祢協助他們，在這裡我也跟你分享，請您一定要再次協助這個家庭，這個孩子。」烏吉 bai 覺得這是自己應該要做的事，也是身為 mtu 應該的職責。從不把自己所做的事蹟掛在嘴邊，歸功於神靈的協助。這或許就是真正的祭司在做的事情，bai 給我們一種，很有靈魂的，很有溫度的生命力。

#### 〈四〉mtiu 的常做的幾種儀式

##### 1. 占卜

烏吉 bai 同時擁有阿美族 Sikawasay 和噶瑪蘭族 mtiau 的能力，這二種能力是分開還是混著使用呢？烏吉說，看來找她的是哪一族的人就用哪一種。而噶瑪蘭是占卜儀式，沒有為人去除疾病的儀式，只能用占卜的方式詢問是否需要看醫生，阿美族才有治病；噶瑪蘭的 mtiau 用野柚的葉子替病人除穢，就算是治病了。

烏吉說現在一般的噶瑪蘭儀式仍然在生活裡進行，但成巫儀式因為沒有人成巫也就沒再做了。詛咒儀式只到烏吉的養阿嬤〈日治時期〉為止，之後就沒有傳人了。烏吉也覺得奇怪的是，噶瑪蘭人會下咒但不會解咒，都需要靠阿美族的幫忙才能解除。

占卜儀式現在也比較少見了。噶瑪蘭的占卜有竹棍占卜和葉子占卜，竹棍占卜要用沒有人用過的竹子占卜，一支竹子是豎立，另一支竹子橫放，巫師要先把橫放的竹子夾住，靠近豎立的竹子，接著巫師走開，若橫放的竹子懸在空中，表示詢問的事情有好結果。葉子占卜是先拿四片香蕉葉夾在手指的縫隙中，然後對著吹氣，若問的事情有解，其中一片葉子會立起來，怎麼用力吹氣都不會下垂。

占卜能問的事情很廣泛，包括尋找丟失的東西、問生病的情況需不需要看醫生、問是不是要成為巫師，甚至是打獵捕魚能不能有收穫都可以用占卜詢問。烏吉說她可以用兩套方法，一套是噶瑪蘭的占卜 subli，另一個是阿美族的 salay。她通常會用 salay，因為看 salay 比較快。

##### 2. 什麼是 calay？salay？

噶瑪蘭的 calay 跟阿美族的 salay 是一樣的嗎？烏吉說是一樣的。怎麼解釋 salay？翻譯成「一條神靈的看不到的路」可以嗎？烏吉 bai 點點頭。

以前的老人的身體〈zana ma samai〉就是祖先，阿美族稱祖靈為「maladau」，噶瑪蘭則分為 ziyanan〈男靈〉和 ziyusai〈女靈〉，神靈稱做 kuit，靈魂是 tazusa。

只有成巫儀式才會拉神靈的 salay，至於是拉女神靈還是男神靈的 salay 是神靈們決定的，不是祭司決定。烏吉解釋，噶瑪蘭的 calay 不同於阿美族的 salay，阿美族是一條線，噶瑪蘭的 calay 是噴火狀的。如果比較噶瑪蘭跟阿美族的，噶瑪蘭的比較大，噶瑪蘭雖然有 salay，可是其他 mtiau 都看不到，也不懂什麼是 salay。而且噶瑪蘭的 salay 很大〈強〉，如果跟阿美族互相鬥法，對方會很快就會倒下，因為阿美族的 salay 很細。



### 3. 亡魂祭 batRuqan

用竹子沾水往三個方向灑，呼喚他們〈亡靈〉，南北呼喚，從東邊下來。如果死者被雷神或地震之神帶走，要在屋外做儀式。在死者往生前後，有閃電或地震，就是被雷神或地震之神帶走的。因為他的靈魂被雷神帶走了，所以我們需要在門前呼喚他，拿有竹葉的竹子用鐵絲綁著在門前招喚他的靈魂。烏吉 bai 說她最害怕死者被雷神或地震之神帶走，因為請死者回來，還要麻煩這兩位神靈讓他回家，會比較累，而且她有可能昏倒。昏倒的時候，要用清水把她噴醒，不能用酒噴，要不然她就回不來了。

為了讓死者知道是誰祭拜他，並且因為是我們的味道而放心吃，祭品都要先吹氣，才能放下去。祖靈腳沒著地，只有葉子可以做依靠，也可以當桌子。祖靈們在野柚葉上喝酒、吃飯、抽菸、吃檳榔。mtiu 也可以從野柚葉上，算出有幾個人〈祖靈〉在上面。

但對於兇死的人，譬如說自殺而亡的人，並不會舉行 batRuqan 儀式，烏吉 bai 說：因為凶死的人活該，為什麼不好好愛惜自己的生命呢？他們這群凶死的人，去參加別人的 batRuqan，只能在木盆外面，進不了木盆裡面的野柚葉上，mtiu 會倒酒在木盆的外圍給他們喝，但沒有吃的份。

烏吉 bai 擔心沒有 mtiu，等她離世以後也沒有人祭拜她了。她說：「在做儀式的時候，我看到祖靈因為越來越少人祭拜而越來越瘦弱。」在神靈的世界如此，俗世空間的族人不也離文化的滋養愈來愈遠了嗎？

### 4. 豐年祭 qataban

qataban 是跳舞的儀式。古時候都是男生砍頭之後，穿著蓑衣跳舞，穿蓑衣，拿著竹子，跳舞。我們把頭放在學校後面，那時候都是竹林，我們就在那邊唱歌，也把頭顱放在那邊。

mio mio sina wali 這首歌是男生唱的。

唱這首歌都會下一陣一陣的雨。

朱阿比說我們沒有什麼歌，只有這些。所以 qataban 是原本就有的歌，但是其他的可能就是透過研究才產生的。

歌曲說：

我們很高興能砍到你們的頭。〈Sao li nana ia I〉  
好像在哭泣的聲音，我們拿你的頭，我們唱歌跳舞給你們聽，就好像謝謝頭顱，  
我們拿到你們的頭，你們也拿到我們的頭。互為敵人。





## 第五章、訪談逐字稿及照片記錄

## 第一節、訪談紀錄

### 一、2014 年 12 月 28 日

訪談地點：新城

訪談對象：Tipay Panay 〈潘烏吉〉

潘烏吉以下簡稱「Tipay」

訪問者：巴奈·母路

巴奈母路以下簡稱「巴奈」

紀錄：潘麗如、傅信淵

巴奈：你是如何成為 mtiu ？

Tipay：我 18 歲成為 mtiu，因為我生病，全身很疲倦、頭痛，我的姑姑，是爸爸的妹妹，她的名字叫 apah，這個名字是“酒”的意思，她幫我治病時說：「哎呀！你這個小孩要成為 mtiu！」

巴奈：成為 mtiu 的時候幾歲？

Tipay：18 歲，那時候開始姑姑〈apah〉就帶著我到處做儀式。朱老毛〈？〉與我一起拜 apah，一起成為 mtiu，因為我的姊姊比我早會，所以帶著我一起去做儀式，那些媽媽〈sikawasay〉們陸續死去了之後，換成姊姊跟我一起做儀式，看著姊姊我就慢慢學會了。

巴奈：你們當初有多少 mtiu ？

Tipay：很多耶。因為很多生了病，所以需要 mtiu 來治病。

巴奈：妳曾經是天主教徒嗎？幾歲成為天主教徒？因為當天主教徒所以放棄做儀式嗎？

Tipay：是啊。年紀很大了耶，大概 30 歲信較，當了 10 多年的天主教徒。我沒有放棄，天主教跟 sikawasay 一樣啊！

Tipay 的媳婦〈秀芬〉：那時候天主教神父跟他說你可以繼續做儀式，不要放棄。

巴奈：是一個叫做 maru 的神父嗎？

Tipay：是是是。神父跟我說你不要放棄儀式，還是可以來教會。所以我就跟我姊姊持續進行很多儀式。

巴奈：有沒有教會的人要你放棄做儀式呢？

Tipay：有啊，有些忠誠的教徒覺得我當 mtiu 很不妥，所以要我不要做儀式，所以我決定放棄當天主教徒。

〈秀芬〉：當時教會舉行聖誕節活動，收禮金奉獻的人說她沒有奉獻五百塊，說已經奉獻了，但是他們不相信，還有人傳言說阿嬤因為老公離開人世就不去教會，所以阿嬤就不去教會了。那時候大概 60 多歲了。

巴奈：妳生母〈panay〉是 sikawasay 嗎？

Tipay：我媽媽是里漏部落的阿美族。

巴奈：幾歲成為 mtiu ？

**Tipay**：我是先學阿美族的 sikawasay，後來有一個加禮宛的 sikawasay 也不太會做甚麼，那個阿嬤也不太會用 salay，看不到，她號稱是 sikawasay，但是她沒有能力。阿公快死的時候，我的養母，她也是屬於 mtiu，可是是屬於 sikawasay，她跟我講：「你試試看。」最厲害的還是我的阿祖，他很會 pakaisin，就是一種害人的巫術，會讓人生病的。他們都叫我不要學那個〈pakaisin〉儀式。

**巴奈**：妳的養母也是 mtiu 嗎？

**Tipay**：是啊，但是她也是看不到 salay，噶瑪蘭的都是這樣，看不到〈salay〉。也不懂甚麼是 salay，他們噶瑪蘭的 salay 很大，也可以跟阿美族互相鬥法，都不會輸，阿美族的 calay 很細。Mtiu 用 salay 的時候對方會很快就倒下，所以鬥法的時候，噶瑪蘭的會贏喔！因為很粗喔。

**巴奈**：你是雙修<sup>76</sup>嗎？就是兩個都有？

**Tipay**：對。

**巴奈**：你先學阿美族還是噶瑪蘭？

**Tipay**：一開始是先成為阿美族的 mtiu，所以我才會看 salay，所以我才會教噶瑪蘭的人看 salay。做儀式的看不見這個 salay 有甚麼用呢？所以一定要教會大家。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了。雖然我在做噶瑪蘭的，但是就是因為我做過 sikawasay 的，所以我才會來教他們〈噶瑪蘭人〉。我的姑姑 apah 都跟阿美族的 mtiu 群做儀式，所以我學會很多。我的姑姑都在里漏部落跟大家一起做儀式。

**巴奈**：妳的生母是 pangchah〈阿美族〉嗎？

**Tipay**：對，生母是阿美族，生父是噶瑪蘭族，養父母則都是噶瑪蘭族。

**巴奈**：妳的媽媽〈生母〉過世之後，生父是否有再娶？

**Tipay**：沒有。

**巴奈**：那養你的人是你爸爸的女人嗎？

**Tipay**：不是，養我的人沒有生小孩，結婚 20 年都沒有生小孩，所以就拿我去領養。養我的一家人說，因為生母生下我之後就死了，他們沒孩子所以就決定養我。結果養了我之後，養母就生了兩個女兒。都是女兒，現在也都還在。

**巴奈**：妳是不是從小就做牛做馬？

**Tipay**：對啊，現在也還是。

**巴奈**：你的養母對你不好嗎？

**Tipay**：你看我的頭這邊凹一個洞，就會知道了。

**巴奈**：頭怎麼了？

**Tipay**：誰知道，小孩可能就是不聽話吧，就被打了。

**巴奈**：那時候大概幾歲？

**Tipay**：5 歲吧？用很粗的木頭，很用力地打。

<sup>76</sup> 指擁有 sikawasay 及 mtiu 兩種身分。

巴奈：你被打的時候，你的養母已經有小孩了嗎？

Tipay：已經有了。

〈秀芬〉：妹妹他們都有讀書，可是都沒有給讀書，然後她跟著妹妹去學校，然後在旁邊煮東西給他們吃。

Tipay：我3歲之後，養母才讓我入戶，如果不是這樣，我的養母的女兒可能就是我的姊姊了。養我的媽媽就是這樣。

巴奈：你是不是常常被打？

Tipay：稍微不會甚麼東西就會被打。

巴奈：養母不喜歡你嗎？

Tipay：誰知道。

巴奈：你生母生了幾個小孩？

Tipay：我媽媽生了5個小孩，我是最小的，所以才會送給別人養，上面有2個男的，3個女的，全部都死了，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活著，孤單一個人。我10幾歲的時候，哥哥就有人死了，直到現在只有我活著。

巴奈：你很好命。

Tipay：甚麼好命？很辛苦啊！身體都不好了。

巴奈：給你介紹男朋友阿。

Tipay：老芋仔，老公，很多外省人跟我開玩笑，我說：「你現在沒有太太喔？我們兩個好朋友好不好？」老吳：「不要」我說：「我可以幫你燒飯洗衣服。」老吳：「我不要，你那麼老了，老叩叩！」我說：「老公你聽我的歌喔。」〈那時很多人在現場〉我就面對它，他就背對我，我說：「我唱歌很好聽喔！」〈唱歌：我愛你~~你不要我~向後轉~~〉老吳：「唱甚麼！瘦巴巴。我愛你幹嘛。」我說：「我愛你！你為什麼不要我呢！」老吳：「我不要！」我：「我愛你~~你不要我~向後轉~~我的心~~難過~難過~~~，我比你，難過難過~~~~」〈唱歌〉老吳：「我不要！」

巴奈：你幾歲結婚？

Tipay：19歲的時候結婚的，20歲的時候生小孩。不是我自願的，是養母幫我找的。

巴奈：妳先生是誰？

Tipay：Angaw 啊！

巴奈：全名叫做甚麼？

Tipay：誰知道呢！我先生的媽媽死了就是給阿嬤養大的，後來又去姑姑那邊，我們一樣都是孤兒。

巴奈：你很喜歡妳先生嗎？

Tipay：去哪裏找？哪裏會不喜歡啊！他去山上只有穿短褲，都沒有綁腿，在山林間很神勇。

巴奈：他長得很高大嗎？

Tipay：長得跟我大兒子一樣高大。



巴奈：他打得到山豬嗎？

Tipay：當然有啊！一定打得到山豬。就是因為他很會打獵，所以人家就給他稱為 daluku（因為太魯閣族人大多驍勇的緣故）。

巴奈：那他會捕魚嗎？

Tipay：他以捕魚維生呢。他一打獵就很久不見人影，年紀較大就放棄漁獵，往山裡跑，一直到他死掉。

巴奈：你有幾個小孩？

Tipay：女孩子很多啊～只有 3 個兒子，6 個女的，前面有 4 個夭折，夭折的都是男生，後來 9 個裡面又死掉了 1 個。

巴奈：陳進明（住在新城的兒子，今天的訪問就是在他家進行）是第幾個？

Tipay：第 3 個兒子。

巴奈：不好意思，妳 9 個小孩是同一個先生嗎？

Tipay：當然啊！

巴奈：你又在另外的男人嗎？

Tipay：沒有！我都只給他們吃山萵蒿。

巴奈：你這麼瘦弱怎麼餵養小孩？

Tipay：連稀飯都沒有耶。

巴奈：你只結一次婚嗎？

Tipay：很多喔，一個 Angaw、一個山頂、一個 daluku、一個姓陳的（這四個指的都是同一個人，就是的先生），我男人很多啦！以前很多啦！他死掉了之後就沒有人要我了。妳去幫我找男朋友（笑）。

巴奈：妳有沒有讀過書？

Tipay：讀書甚麼書啊？在牛背上喔？我連看自己的名字都看不懂。

巴奈：你幾歲到太巴塢做長工？

Tipay：14 歲當長工，我就去了，他們要我去我就去了，不是我自願的。

巴奈：為什麼會去呢？

Tipay：我養母就是要我去。我 10 歲就幫忙照顧別人的孩子賺錢，10 歲就揹小孩啊～放牛啊～

巴奈：你做長工的時候工作內容是甚麼？

Tipay：跟稻穀相關的農事。

巴奈：你的工資給誰呢？

Tipay：養母啊。我根本沒看到錢，以後也沒有。

巴奈：你會覺得辛酸嗎？ malalum？

Tipay：會啊…

巴奈：你有哭嗎？

Tipay：哭了也沒用，都過去的事情了。

巴奈：你有沒想過要偷跑？

Tipay：沒有啊！我還能逃到哪裏？也沒地方去。

巴奈：你養母有沒有跟你說你的身世？

Tipay：沒有，她〈養母〉跟生父是很近的鄰居，沒有人說，所以我怎麼會知道。後來長大了以後，成為 sikawasay 以後，親姊姊〈第二個姊姊〉才跟我說：在那～個時候，就是那種狀況，因為我們的媽媽生你就死了，沒有辦法，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或許就可以照顧妳了。既然有人照顧你，那就這樣了吧。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很會跳舞，然後我姊姊就願意帶我去跳舞 〈猜測是 kisaiz〉。

巴奈：幾歲有自己獨立的家？

Tipay：那時候已經生了一個〈老大〉，然後又懷了一個，就被趕出去了。

巴奈：妳先生幾歲的時候過世？

Tipay：65 歲的時候去世的。

巴奈：是甚麼原因去世的？

Tipay：就生他的病。

巴奈：是生大病嗎？

Tipay：也沒甚麼大病啊，不是甚麼正式的病。

巴奈：如果是你比他先走怎麼辦？

Tipay：那就再見啊。

巴奈：你先生是從妻居嗎？

Tipay：對啊，他是孤兒沒有房子，因為他也沒有阿公，也沒有家。養父母都沒有留甚麼東西給他們。

巴奈：會不會唱豐年祭的歌？

Tipay：低低的唱起歌來…

## 二、2015 年 2 月 11 日

訪談地點：新社烏吉阿嬭家

訪談對象：Tipay Panay

訪問者：巴奈·母路

紀錄：潘麗如、傅信淵

Tipay 做 Pasaw 祭告祖靈〈禱詞〉：「你們上面的要照顧我們，我們現在聚在一起，我們告知你們，我們聚在這裡，這裡也有你的份。」

巴奈：bai，我想請問你，有哪些老人教你成巫的呢？

Tipay：我的養母是噶瑪蘭的，我的噶瑪蘭的養父那邊的媽媽是 mtiu 〈噶瑪蘭語 mtiu 之意〉，她教我的，噶瑪蘭是占卜儀式，沒有為人去除疾病的儀式，只能用占卜的方式詢問是否需要看醫生，阿美族才有治病。

巴奈：那生病的話怎麼辦？

Tipay：用 mulu 野柚的葉子替病人除穢，就算是治病了。要說：雖然不是 sikawasay 〈阿美族語 mtiu 之意〉的孩子，請來幫忙，就讓他好吧，如果是〈sikawasay〉的話，就通過儀式來確立。並沒有用儀式性的除病，只有去穢。噶瑪蘭的只有占卜，就是用珠子，撿那種完全沒有人可以去的了的地方撿珠子〈白色的珠珠〉，把竹子夾在腿中間，珠子放在上面，如果他不允諾的話珠子就會掉下來，好的話就會黏在珠子上，不會掉下來。如果他答應的話，你怎麼樣吹珠子都不會掉下來。養阿嬭就會占卜，我曾經親眼目睹。

巴奈：是阿嬭教你成為 mtiu 〈祭司〉的嗎？

Tipay：不是，我 4 歲就接受過阿嬭的儀式，我以前接觸過，但是到長大了之後才正式的成為噶瑪蘭的 mtiu 〈祭司〉，我爸爸的妹妹，她的名字是 apah，是她教我的，她是里漏部落的 sikawasay 〈祭司〉。

巴奈：幾歲成為 mtiu？

Tipay：我 4 歲的時候生病，5 歲的時候有進行殺豬儀式成為 sikawasay，成為阿美族系統的 mtiu。是姑姑〈apah〉替我進行的儀式，我踩在活豬上面，之後倒下來，小豬就會跨過我的身體，那時候 3、4 個人幫我做。我的姑姑曾經嫁到里漏，後來離婚又回來新社了。

巴奈：那你是甚麼時候開始噶馬蘭系統的 mtiu？

Tipay：大概 25 歲。就是因為做了 sikawasay 的 mtiu，才能成為噶瑪蘭族的 mtiu。那時候有朱阿比〈阿嬭先生的妹妹〉，她很會唱歌，但是甚麼都看不到，朱阿比做儀式做到一半的時候問我：「你看到了嗎？」我說：「看你們啊！」。阿美族是因病而成巫，噶馬蘭不是。有時候做儀式，朱阿比就叫我做，我就說：「你比較會啊！」朱阿比真的比較不會。

巴奈：你怎麼會做噶瑪蘭的儀式？

**Tipay**：我就看啊，仔細的看。後來朱阿比就說：「我身體怪怪的，是不是來了。」我就說：「你們看不到，那邊那三個人就趕快餵一餵。」其他人就說身體越來越重，越來越疲憊，噶瑪蘭就是看不到。

**巴奈**：幾歲去做豐濱之夜<sup>77</sup>的祭典？

**Tipay**：大概 30 幾歲。

**巴奈**：你為什麼知道 kisaiz 的事情？爬屋頂的事情是跟誰學習？誰教你們 kisaiz 的歌跟舞蹈？

**Tipay**：那些阿嬤曾經看到過。他們會做，可是他們就是看不到 salay。他們也不懂。

**巴奈**：Calay 跟 salay 是一樣的嗎？

**Tipay**：一樣。是我開始教導他們的。如果比較噶瑪蘭跟阿美族的，噶瑪蘭的比較大，噶瑪蘭是有 salay 可是他們看不到，也不知道有沒有，噶瑪蘭的人只要一次 salay，阿美族的人就會跌倒了啦！但是他們還很青澀，不是那麼熟。歌的話是朱阿比會唱，他很會唱歌，那個也是 mtiu 的歌，長久以來一直放在心裡面。噶瑪蘭的 mtiu 跳舞我也去，sikawasay 的跳舞我也去，以前也很常去里漏，水璉的 panay〈已經過世，是有名的 sikawasay〉就是常常跟我一起做儀式的，她的老公去世的時候，我們還一起進行了 padoRqan 的儀式。Panay 的阿嬤也去世了，他是屬於薄博社系統的。

**巴奈**：你生母生了你以後就過世了嗎？

**Tipay**：對，我出生之後 3 個多月就走了。後來我生父看她〈養母〉肚子越來越大，就問她說：你們怎麼都沒有給她〈Tipay〉入戶籍，好歹她也是你們家的老大，怎麼可以不給他入戶？

**巴奈**：你生父幾歲過世，妳當時幾歲？

**Tipay**：我的生父 60 幾歲過世，我當時 40 幾歲，我生母 35 歲過世。

**巴奈**：你們家有幾個兄弟姊妹？

**Tipay**：大概五個，我是最小的女兒。我沒有姊姊可以活超過 80 歲，只有一個 75 歲才死，沒有一個超過 80 歲。我很抱怨，為什麼只留我一個人。

**巴奈**：你的生母從哪裏來？

**Tipay**：也是在這裡出生的噶瑪蘭族，可能外公是從宜蘭來的。

**巴奈**：你們的儀式種類有多少？

**Tipay**：有很多，kisaiz 是因為生病，有的是因喪禮的穢氣也有儀式。

**巴奈**：是部落的還是私人性的儀式？

**巴奈**：batRuqan 是甚麼儀式？

**Tipay**：是喪禮的師公，沒有特定分幾月的說法。就像死了之後需要給死者吃喝的儀式。我們就叫「番仔向」。

**巴奈**：甚麼叫 balilin ？

<sup>77</sup> 1987 年省立博物館購置岩棺，噶瑪蘭新社部落首次參加台北新公園豐濱之夜歌舞演出。社會媒體、大眾始知仍有噶瑪蘭族的存在。

**Tipay**：農曆 12 月 27、28 祭祖靈，明天就吃漢人的，今天我們用噶瑪蘭的儀式給你們吃。

巴奈：豐年祭怎麼講？

**Tipay**：qataban

巴奈：qataban 是砍頭嗎？

**Tipay**：不是，是跳舞的儀式。古時候都是男生砍頭之後，穿著蓑衣跳舞，穿蓑衣，拿著竹子，跳舞。mio mio sina wali 這首歌是男生唱的。

巴奈：Mtiu〈祭司〉不是都是女生嗎？為什麼是男生唱的？

**Tipay**：有可能啦～

巴奈：唱這首歌都會下雨嗎？

**Tipay**：會下一陣一陣的雨。這首歌都是男生唱啦，我們那時候還小，懂甚麼？

巴奈：你們是不是很久沒舉行 qataban？

**Tipay**：對啊，可是我們都有人在研究這些歌，潘朝成找人研究，就有這些歌。朱阿比說我們沒有甚麼歌，只有這些了。qataban 是原本就有的歌，但是其他的可能就是透過研究才產生的。歌曲說：我們很高興能砍到你們的頭。〈Sao li nana ia I〉好像在哭泣的聲音，我們拿你的頭，我們唱歌跳舞給你們聽，就好像謝謝頭顱，我們拿到你們的頭，你們也拿到我們的頭。互為敵人。我們把頭放在學校後面，那時候都是竹林，我們就在那邊唱歌，也把頭顱放在那邊。

巴奈：你看過那些頭顱嗎？

**Tipay**：5、6 歲的時候我有去看過，很多人都說那裏很多鬼，很多 daluko 的頭顱，qataban 的時候，男人會拿檳榔跟豬肝、麻糬去祭祀，平常可能是 mtiu 去祭祀，之前那個 mtiu 會帶著我去做，現在換我去祭祀。

巴奈：你現在還驅趕鬼嗎？

**Tipay**：已經趕走了。

巴奈：你們砍得到 daluko 的頭啊？他們不是很強悍？

**Tipay**：當然砍得到啊！他們砍到我們的，我們也砍到他們的啊！

巴奈：我們來聊一點妳的生活。妳在哪裏跟妳的老公相遇的？

**Tipay**：他也沒有父母，就住在這裡，聽說他媽媽〈阿奴〉是立德〈花蓮縣豐濱鄉立德部落〉的人，生了他之後就跑掉了，後來是他外婆養他，外婆死了之後，我老公〈Angaw〉也不知道他生父是誰。

巴奈：幾歲結婚？

**Tipay**：我們相差六歲，我 16 歲結婚，他已經當兵回來了。

巴奈：bai，是你追他還是他追你？

**Tipay**：我養父把他帶到家中來幫工。先生說跟他舅舅居住，也沒有家，也沒有父母，就來幫工，原本的家被賣掉，就依靠他舅舅，舅舅叫 Daigong。然後他也幫舅舅工作，有時候幫人做船，他舅舅就跟我養父協商，不用擔心他跑掉，就討論將他招贅進來，我跑也跑不掉。18 歲就生小孩了。大概



結婚一年半才生小孩。

**巴奈：**養父母的名字叫甚麼？

**Tipay：**養父是 Udai，養母是 Umus，也沒有照顧我，都是養阿嬤〈養父媽媽〉Uman 照顧我的。養阿公〈養父的爸爸〉叫 Keluvin，我日日夜夜都跟爺爺奶奶睡在一起，養父母不想照顧我，她生了自己的小孩之後就不理我了，生了兩個女兒。

**巴奈：**那妳先生是怎麼過世的呢？上次說是生病。

**Tipay：**喝酒死的，我們在外面養了藤，然後就在一個妹妹家吃晚餐，他就喝醉了，他買酒還欠了外面一千多塊，後來就回家睡覺，我跟他睡在一起都不知道他已經死了，平常他都 3、4 點起來煮早餐，結果那天他沒有起床，我就自己起來煮，然後先到妹妹那邊拿種子，就想把他搖起來，結果他一直都沒起來，那個不是病，那時候我才 60 多歲。

**巴奈：**那他死了之後你都沒再找男人嗎？

**Tipay：**沒有，我怎麼可能再找男人呢？我找外省人，他都不理我了。

**巴奈：**為什麼沒有男的 mtiu？

**Tipay：**不知道耶，就是沒有。不過，我猜可能是男生比較不能守禁忌，所以神靈才沒給男生做。

**巴奈：**你現在是唯一的 mtiu，以後要怎麼辦？

**Tipay：**沒有就是沒有，我的六個女兒都不要。我以前有一個親戚的小孩〈apah 的孫子〉，她看的到，那時候她差不多國中，我問她爸爸要讓她成為 mtiu，我來買豬，但是她爸爸似乎不願意，她的名字也叫 abah。七月半到了她就說，那麼多人在路上，阿嬤都說哪裏？！我就跟她媽媽說她看的到阿祖，我跟她媽媽說要買豬讓她成為 mtiu，她媽媽願意，可是她爸爸不肯。他們有信教，我說我們三個買一些 dulum〈麻糬〉豬跟酒，你們準備就好，但是她爸爸就說幹嘛這麼麻煩，他拿的到他阿祖的 kawas。但是她爸爸就不肯，那孩子也想參加，我們 3、4 點做 balilin 的儀式，小 abah 就在旁邊說阿祖來了，她看得倒，但是現在也 30 多歲了。

**巴奈：**那 kimi 的媽媽〈陳巧晴〉做得如何？

**Tipay：**是她自己主動找我，說她要像她阿嬤一樣，想追隨她的阿嬤，她爸爸的養母也是 mtiu 叫做 Abas〈kisaia〉，所以朱阿比是 abas 的養女，朱老毛叫 Umus，是她媽媽的養母。

**巴奈：**她有沒有眼睛？

**Tipay：**沒有，她沒辦法，她來找我，說她要學。

**巴奈：**你只收她一個人，所以她算不算是妳的傳人？

**Tipay：**我是被勉強的，巧晴〈阿英〉說：你走了以後也要有人學會吧！我問她說你會抽菸，又有食物禁忌要遵守，妳可以嗎？她說可以。可是據我的觀察，她還是沒辦法，她還說她會看，我就問她說你看到誰，她就亂講。

**Tipay：**batRuqan 的時候會呼喚南邊北邊的靈魂，裡面的人做儀式，外面的人就

不能進門，你們啊，要看的話就要一開始就在裡面，不然要在給他們吃之後才可以進來，因為他們會被擋住。

巴奈：你們的神靈有哪些？

Tipay：祖靈就是這樣說，沒有所謂神靈，主要還是針對祖靈。

巴奈：那海祭的神靈呢？

Tipay：那是男生負責的，也可以拜拜，是用豬的肝串起來，告訴海神說：這些給你們吃，麻煩你們給我們食物吃。然後再把豬肉跟豬肝丟向海。

巴奈：海有海神嗎？

Tipay：也有，就是那些死在海裡的，我們也有名字的，就叫 *kawas*，他死在那裏，就成為那裏的靈。

巴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從妻居的太巴塿的男人〈阿美族部落入贅到噶瑪蘭部落〉都去打仗嗎？

Tipay：也是有啦，太巴塿的男人喜歡來這邊從妻居，很多人去參加二戰的戰爭，我先生沒有被調去是因為日本輸了。他只在花蓮當兵，沒有被調到外地去，還好日本輸了沒有去菲律賓，他在花蓮大概當兵兩年。

巴奈：你們跟貓公〈部落〉一起參加豐年祭嗎？

Tipay：沒有。

巴奈：那你們在正名之前進行甚麼儀式呢？

Tipay：沒有，甚麼都沒有。我們都唱阿美族的，磯崎的人教我們唱平常的歌，我們沒有豐年祭，就只是聚在一起唱唱歌，後來我們是從噶瑪蘭裡面還有的祭歌做研究，做出一些歌。最早那個叫做 *Kinchiang* 的代表，*Kinchiang* 的爸爸是大人〈臆測是代表〉，來聽我們的歌曲，說，你們都唱祭典的歌，不太好吧！你們應該有別的歌，你們應該研究研究你們的歌，我就跟 *abi* 〈朱阿比〉說，我們也應該找一下歌曲，我們不要隨便吃禁忌的食物。她就找了 *sikawasay* 的歌去唱，也有阿公阿嬤會唱，可是就不太熟悉，用拼拼湊湊的方式。唱的不是很正統的 *sikawasay* 的歌，就讓歌曲轉彎一下〈編曲〉。跟神靈說話，你們來了～你們來了～說你們都在這裡，吃吧！喝吧！

巴奈：妳怎麼分辨什麼時候應該用阿美族還是噶瑪蘭的儀式？

Tipay：我是混雜的使用，來找我的阿美族我就用阿美族的方式，而噶瑪蘭的就用噶瑪蘭的方式。看是誰來。

巴奈：以後都沒有 *mtiu* 怎麼辦？

Tipay：沒有辦法了，我死了就沒有人來祭我了。

### 三、2015 年 3 月 15 日

訪談地點：新社潘烏吉阿嬭家

訪談對象：Tipay Panay〈潘烏吉〉

訪問者：巴奈·母路、封雅君

紀錄：傅信淵、潘麗如

巴奈：2/13 的死後三日儀式中，在迎靈的部分，用竹子沾水往三個方向灑，有何意思呢？

Tipay：用竹子呼喚他們〈祖靈〉，南北呼喚，從東邊下來。如果死者被雷神或地震之神帶走，要在屋外做儀式。

巴奈：如何知道死者是被雷神和地震之神帶走？

Tipay：在死者往生前後，有閃電或地震，就是被雷神或地震之神帶走的。我最害怕死者被雷神或地震之神帶走，因為請死者回來，還要麻煩這兩位神靈讓他回家，會比較累，而且我有可能昏倒。昏倒的時候，要用清水把我噴醒，不能用酒噴，不然我就回不來了。

巴奈：2/13 的死後三日儀式中，在祭靈〈宴靈〉的部分，把祭拜祖靈的食物放在竹葉上，那祖靈在哪吃飯？〈野柚葉或竹葉上？〉

Tipay：祖靈們在野柚葉上喝酒、吃飯、抽菸、吃檳榔。我也可以從野柚葉上，算出有幾個人〈祖靈〉在上面。

巴奈：噶瑪蘭有轉世〈輪迴〉的說法嗎？

Tipay：沒有，也沒有靈魂附體的事情發生。每個身體都只能住著一個靈魂，死去的靈魂無法搶活人的身體，而且不會轉世，只會一直留在這個世界上。我以前有三個徒弟，但因為儀式生活太辛苦也太痛苦了，所以都不做了。

巴奈：2/13 的死後三日儀式中，有用到 Salay 嗎？

Tipay：沒有，只有在成巫儀式才會用到 Salay，而且噶瑪蘭的 Salay 有分男神靈給的或是女神靈給的。

巴奈：有沒有什麼儀式是以前小時候有，長大後〈現在〉卻沒有的？

Tipay：幾乎一般的噶瑪蘭儀式都有在做，成巫儀式因為現在沒有人成巫就沒再做了，詛咒儀式只到我養阿嬭〈日治時期〉而已，之後就沒有了。奇怪的是，噶瑪蘭人會下咒但不會解咒，所以需要靠阿美族的幫忙才行。占卜儀式也比較少見了，噶瑪蘭的占卜有竹棍占卜和葉子占卜，竹棍占卜要用沒有人用過的竹子占卜，有一支竹子是豎立著，另一支竹子是橫放的，mtiu 要先把橫放的竹子夾住，靠近豎立的竹子，接著 mtiu 走開，若橫放的竹子有懸在空中，表示詢問的事情有好結果。葉子占卜是先拿四片葉子，夾在手指的縫隙中，然後對著吹氣，看葉子哪些有立起來。

巴奈：噶瑪蘭有沒有女性生產儀式呢？

Tipay：噶瑪蘭沒有女性生產儀式，也沒有求子儀式。

巴奈：成巫儀式中，有一幕是在河海交會處，走進河裡，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脫光，請問這是受到天主教洗禮的影響嗎？

Tipay：不是喔！噶瑪蘭很早以前就有這樣的習俗，不是受到天主教的影響。妻子在老公死後，變成寡婦的時候，也要做這個儀式。

巴奈：以前有位法國人類學家的神父與你的關係如何？

Tipay：沒有問過任何一句話，反倒是現在壽豐鄉的曾神父，跟我說：「不要放棄〈噶瑪蘭〉儀式！」

巴奈：對於研究者的觀感〈清水純、詹素娟、劉璧榛、陳逸君等〉如何？他們都問些甚麼問題？

Tipay：清水純是日本人，在新社住三年，會說噶瑪蘭語，也會織布〈香蕉絲〉。剛開始來問花蓮新社的噶瑪蘭族群的目的，是要來學織布和語言的。清水純曾問：以前沒有棉質和尼龍材質的衣服，那要穿甚麼？我就說了香蕉絲的事情，而清水純就開始復振香蕉絲文化。其餘的台灣學者太多了，都記不太起來，要看到照片才知道誰是誰。他們的目的大部分也多是學習香蕉絲文化，不過他們這些學者寫的東西都沒有給我看過或聽過，但是紅包〈訪問費〉多少都會包一些。

巴奈：以前生活很苦，是甚麼力量讓你堅持過祭儀生活？有存續噶瑪蘭的民族文化的想法嗎？還是只是單純為了生活？

Tipay：那時哪會想噶瑪蘭的文化存續，管他甚麼族，只要活得好就好了。

巴奈：什麼時候開始有民族意識呢？

Tipay：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噶瑪蘭族人。

巴奈：如何教育出符合噶瑪蘭族標準的好男人、好女人？

Tipay：主要是要聽話，愛誰嫁誰都是命，不管如何都要認命。

巴奈：bai 妳一個月平均要做多少儀式呢？大多是做甚麼儀式為主？

Tipay：其實一個月要做多少儀式是不一定的，主要是做治病儀式和死後三日的儀式，但現在大家都去天主教或是醫院看病，只有在醫生醫不好的時候才會來找我治病。

巴奈：什麼儀式需要拉 Salay？甚麼時候拉女神靈的 Salay？甚麼時候拉男神靈的 Salay？

Tipay：只有成巫儀式才會拉神靈的 Salay，至於是拉女神靈還是男神靈的 Salay 是神靈們決定的，不是 mtiu 決定。而且噶瑪蘭的 Salay 不同於阿美族的，阿美族是一條線，噶瑪蘭的 Salay 是噴火狀的。

巴奈：噶瑪蘭的 mtiu 可不可以跨部落、跨縣市、跨族群去做儀式？

Tipay：只有治病儀式可以，其餘的不行，因為不同地方的信仰，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有去過台東和台北做過治病儀式，台東那次是自己的親姊姊帶我一起去，對方是 20 歲的閩南男生，被別人下符，不知透過甚麼管道聯絡到我，就拜託我幫他們治病。去台東做了好幾次的治病儀式，那孩子才慢慢好起來。



巴奈：妳的身體狀況、情緒是否會影響儀式的進行呢？

**Tipay**：若 mtu 身體不舒服，儀式就會進行的不順。至於情緒，如果是不喜歡的人來找我做儀式，通常我還是會去做。前一晚邀約之後，當晚就會守禁忌，不亂吃東西，準備隔天幫別人做儀式。做完儀式後會收一點紅包，如果家境清寒的，就算只收到一張紅紙，也沒關係，主要是心意到了就好。mtu 也不能太貪心，剝削貧苦人家，這樣命會很短。

巴奈：為何阿嬤願意過這種儀式守禁忌的生活？對於家人是否有影響、有沒有反對？

**Tipay**：你能說你不要嗎？我也想放棄，但村裡的人需要幫忙，能怎麼辦？現在也只剩下我會做儀式了。至於我的小孩們，因為有親戚會幫忙照顧，所以不用擔心太多。

**Tipay 的女兒**：我們從小就知道媽媽是 mtu，她要守很多飲食的禁忌，如果有想吃的東西我們就拿到鄰居家去煮。

巴奈：若參加婚禮，阿嬤要如何挑選食物呢？

**Tipay**：那就不要吃。以前結婚，只要母舅去祭告祖靈，男方帶三瓶酒與女方共喝，就結婚了。

巴奈：bai 可以大概說一下治病的流程嗎？

**Tipay**：病人身體有一部位會一陣一陣的痛，看了就知道是靈的病還是其他原因，如果是靈的病，就用嘴巴到陣痛的部位，把髒東西吸出來。最尷尬的一次是我自己的小叔，阿信，睪丸有病，要幫他吸出髒東西，但他覺得很尷尬，所以就一直罵，他一直碎碎念，早知道就偷咬他一口說。

巴奈：bai 小時候有跟小朋友一起玩的休閒活動嗎？

**Tipay**：其實休閒就是生活，生活也是休閒。小時候會和鄰近的女生們在農地上舂米、碾米，也會在海邊一起採集海貝和海菜，其餘時間就是在工作。

巴奈：之前 bai 曾說自己有生 13 個孩子但死了 4 個，那孩子是怎麼過世的？你和丈夫是怎麼想的呢？

**Tipay**：我曾經生一個小女孩，出生就一直哭一直哭，結果才生三個月就去世了。其他三個也是一個禮拜到三個月就去世了。四個都是夭折的，我和我的先生都覺得很痛心。

巴奈：2/13 的死後三日儀式中，在送靈的部分，有「擲錢〈擲茭〉」去問祖靈是否吃飽？準備啟程？請問要「執錢」幾次呢？以前沒有錢時，要用甚麼呢？

**Tipay**：「擲錢」一次，若「聖茭」就直接送靈，若沒「聖茭」就再等一下下。我的年代都已經有錢了，更早之前的就不知道了。平常有時候會因為好玩而拿鞋子「擲茭」。

巴奈：可以描述一下人死後，這家人需要做哪些事情？那其他人經過喪家需要有甚麼應對嗎？

**Tipay**：以前因為沒有冰箱，所以三、四天就下葬，夏天因為屍體會腐爛更快，所以就 2 天內下葬。會埋在公墓區，不過沒有做墓碑只有做記號，也不會



去掃墓。主要是土葬，棺材是用木板釘一釘，更早的是用芒草做的草蓆、棉被包一包就下葬了。死者是躺著入葬，會讓死者穿他最喜歡的衣服下葬，還會有他們生前的配戴品（以前是珠子，現在是假金）一起下葬。在以前，若是今天下葬，明天就可以做死後儀式了，但現在因為大家都比較忙碌，所以是和 mtiu 約個時間再來做這個儀式，或者是就不做了。會在屋角高掛一個籃子，在喪家自己人出去採海貝、海菜，或是打獵物回來時，就會放一點在籃子內。其他人若經過喪家後，回到自己家時，要先在屋外用清水拍打自己的身體，才能進家中。

#### 四、2015 年 3 月 22 日

訪談地點：新城潘潘烏吉阿嬤的兒子家

訪談對象：Tipay Panay〈潘烏吉〉

訪問者：潘麗如、封雅君

翻譯：潘秋月

紀錄：游詠荃

阿嬤一早就從新社搭公車來到新城，我們到的時候她正在小憩。坐下來我們先給阿嬤聽淺井惠倫的噶瑪蘭族與凱達格蘭族的流流社錄音檔。

**Tipay**：這個是 ToRbuwan 的語言，我們聽不懂。

**潘麗如**：以前是不是有種說法，領養了別人的孩子就會有自己的後代？

**Tipay**：我本身就是這樣，因為養母 30 幾歲還沒辦法生孩子，所以就領養了我，領養了我半年之後就懷孕了。我 3 歲被領養都還沒有入戶，後來生父就去告訴養母說要幫我入戶，才將我入戶，所以在戶籍上，我跟我妹妹只差一歲。我都沒有讀書，養母自己的孩子都有讀書。給人家當養女就是這樣，我都沒有新的衣服，都穿我阿嬤的衣服。

**潘麗如**：Palilin 的過程和需要的物品是什麼？

**Tipay**：在廚房的爐灶，上面放一大塊板子，然後再用香蕉葉子 binina，香蕉葉上面擺一些酒 isi、檳榔 bila、年糕，這是 palilin 的儀式。檳榔不用一般的石灰包，是用山上採到的葉子。

**潘麗如**：請問 Isi 酒釀過程？

**Tipay**：需在 palilin 前三個月就先釀製好。我們用一個甕，蓋子上用香蕉葉包覆，之後再用燒木柴所用剩下的木灰 ivu，木灰加入一些水混成像泥狀，然後塗在香蕉葉上包住，大概 3 個月才打開。

要打開的時候，旁邊不能有人在，不然會酸掉、壞掉，一定要自己一個人打開。因為外面那一層木灰會硬掉，因此需要用旋轉的方式打開蓋子，打開的時候要在漲潮的時候，最大潮的時候〈差不多是初 7〉。

以前做 isi 的時候需要 12 種植物來發酵，現在就都用酵母菌來做就好。用的是糯米，而且要用粗米〈糙米〉來製作。拿 isi 出來的時候，要邊捏邊說好話，再拿出來。都是女生在製作 isi，不讓男生做的。

**潘麗如**：Palilin 是否有限制性別？

**Tipay**：只有家中的女生做。

**潘麗如**：請問阿嬤有沒有聽過 mutumazu 的神話？

**Tipay**：Mazu 像瑪麗亞一樣。

**潘麗如**：阿嬤有沒有聽過有關 mtiu 的神話？

**Tipay**：我可能聽過，但是現在腦筋不清楚了，想不出來。

潘麗如：噶瑪蘭族有做陶土嗎？

**Tipay**：以前有人做，之後都幾乎是用買的。

潘麗如：噶瑪蘭和阿美族文化接近，一般會不會辨識或區分自己是噶瑪蘭還是阿美族？

**Tipay**：有，還是會區分。

潘麗如：會覺得跟同族結婚比較好嗎？

**Tipay**：當然跟同族結婚比較好，像我老公就是立德的噶瑪蘭族。我們都要聽長輩介紹，然後結婚。

潘麗如：若跟其他族群結婚，部落人如何看待？

**Tipay**：很討厭外省人跟閩南人，因為他們都會對我們有歧視。

潘麗如：他們有哪些明顯的歧視行為？

**Tipay**：很討厭外省人，其實是很怕他們，因為他們都會欺負我們。

潘麗如：阿嬤小時候有遇到日治時期，那時候的生活好嗎？

**Tipay**：日本人很壞，都會欺負我們，打我們，會打到屁滾尿流。日本人限制我們進行儀式，或是製作原住民的物品，做這些都會被打，所以只能偷偷的做，不能被發現。

潘麗如：阿嬤還記得小時候有沒有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飛機轟炸？

**Tipay**：有，在種稻除草的時候就突然有飛機飛過去，我們就要去躲防空洞，我們都要跑到豐濱村去躲。14歲的時候〈1938〉還遇到空襲，那時候我就保護著我媽媽，要是飛機打下來的話，我就會先死。現在的新社警察局旁邊的雜貨店就被炸彈炸壞了。

潘麗如：一天最多幾台飛機過來？

**Tipay**：一天最多三台飛機會過來轟炸。不時地就會炸過來。我親眼見到指揮大家躲避的人被炸死了。

潘麗如：那時候都靠甚麼過日子？

**Tipay**：日本人一年會發給一家五、六包米，根本不夠吃，不管種多少都被日本人拿走。有些有錢的家庭會藏東西在米裡面，日本人就用尖尖的東西刺進去，被發現就會被沒收。家裡也不能藏米，一年只能五、六包米，超過就會被收走。根本都不夠吃！日子過得很辛苦。

潘麗如：日本人走了之後換外省人〈國民政府〉來，生活上有甚麼改變嗎？

**Tipay**：剛來的時候我們也很怕外省人，後來就比較習慣了，他們比較不像日本人一樣會欺負人。

潘麗如：阿嬤會幫小孩子看病嗎？

**Tipay**：如果是一般的生病就沒辦法看，但是如果是治不好的病就可以幫忙看。

潘麗如：有進行 kisaiz 儀式嗎？

**Tipay**：有用酒在身上噴。喪禮結束之後喪偶者需要去附近的河流，把全身的衣服脫掉，進行淨身的儀式，kisaiz 結束後新巫也需要進行這項儀式。Paqlabi 是固定 mtui 舉行的儀式，是給予已故的祖先吃飯〈宴靈〉的儀式。kisaiz

是新巫的儀式。

進行 *kisaiz* 的時候要用新的樓梯走上去，走到頂樓之後，向上天告知，要用新磨好的刀梯製作，看屋子高度來製作刀梯。很高深的 *mtiu* 說踩上去像乩童一樣不會痛。走上去的時候要先吹刀子還要灑酒，腳才不會割到。

**潘麗如：**阿嬤使用過幾種 *subli* 方式？

**Tipay：**我只有一種就是香蕉葉的。香蕉葉的占卜是將香蕉葉的葉子分成四到六瓣，拿在手上，對著香蕉葉吹氣，如果是的話就會站立著，如果不是就會垂下來。

**潘麗如：**阿嬤是否用過 *Behaded* 的占卜方式？

**Tipay：**我養母的媽媽用過。

**潘麗如：**是否聽過用藤條的 *subli* 占卜方式？

**Tipay：**我的養母的媽媽去世的時候，很多占卜的器具都被陪葬了，所以都沒有留下來。有用很老的箭竹，要拿很山上的、很老的，去沒有人去的山上拿。

**潘麗如：**阿嬤在成為 *mtiu* 之前是否有作什麼夢？

**Tipay：**有，我夢到一個很高很大的水缸，我就一直撈水，撈水的時候看水缸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香蕉很漂亮，水很清澈，我就想，為什麼水裡面會有一大串香蕉。我就跟 *mtiu* 說我夢到這個夢。*mtiu* 說這個夢很好。

**潘麗如：**那個時候大概幾歲？

**Tipay：**20 幾歲的時候夢到的。

**潘麗如：**阿嬤看到的 *tasuza* 長得怎樣？

**Tipay：**就像是照片的底片一樣，他不會採在地上。

**潘麗如：**你們 *mtiu* 平常要如何跟女神溝通？

**Tipay：**運用占卜來問。

**潘麗如：**阿嬤有沒有自己的主神？像阿美族的 *sikawasay* 一樣？

**Tipay：**沒有，但是噶瑪蘭的神就叫 *kalake*。

**潘麗如：**以前在信仰基督或天主教的時候，儀式都沒有舉行，到現在慢慢的開始恢復，然後也有很多人來訪問阿嬤，請問阿嬤的感覺？

**Tipay：**很好啊，也是可以讓你們了解自己的傳統。

時間：2015 年 3 月 27 日  
訪談地點：新社潘烏吉阿嬤家  
訪談對象：Tipay Panay〈潘烏吉〉  
訪問者：巴奈·母路  
紀錄：傅信淵、潘麗如

**阿嬤一早就從新社搭公車來到新城，我們到的時候她正在小憩。坐下來我們先給阿嬤聽淺井惠倫的噶瑪蘭族與凱達格蘭族的流流社錄音檔。**

巴奈：是否會把小孩胎盤置於土中的說法？如果土地被弄髒，孩子就會生病？

**Tipay**：胎盤沒有從媽媽的身體拿出來，媽媽可能會死掉，所以胎盤會用布或塑膠袋包起來，埋在屋後的地下。至於土地被弄髒，孩子會生病的說法，阿嬤是沒聽過。

講到懷孕，阿嬤自己的小孩都是自己接生的，像老二〈兒子〉是在參加婚禮的路上，在河裡生的，因為沒有刀子，所以老公先把石頭弄破弄尖，再交給阿嬤自己切斷臍帶，還沒把孩子洗乾淨，老公就用自己的衣服幫孩子包一包一起回家了。阿嬤那次因為在河生，而感冒了。另外有一次，是在生老么的時候，因為只有自己一個人在家，感覺快要生了，就自己先去準備臉盆和熱水，因為羊水未破，所以阿嬤媽就用指甲把保護孩子的膜弄破，讓羊水流出來，接著用手伸入子宮，摸到孩子的下巴就扳住，把他拉出來。

巴奈：女性負責收藏稻種和分配種子？

**Tipay**：各家戶自己收集，沒有分配的說法。長輩會先採一些稻穀放入倉庫，其餘的交給年輕人去採收。

巴奈：以往是否每家都有一個 mitu 的盛況？

**Tipay**：不一定呀！要看有沒有資質呀。

巴奈：如何看待女性血和男性血〈較珍貴〉？

**Tipay**：甚麼女性血、男性血，沒有這種說法。噶瑪蘭沒有用血的祭典。女生最好不要讓男人看到自己的血，而女生沒有血〈月經〉就是懷孕了。男人沒受傷就不會流血了，阿嬤認為女孩的血比較珍貴。

巴奈：隨便唱儀式歌曲是禁忌，而在 1987 年展演 kisaiz 儀式時，是否有討論過儀式成為展演的危險？

**Tipay**：只要事前有守禁忌就好了。而且在禱詞時，都會跟神靈說：「這是展演，不要降罪給我們。」

巴奈：刀梯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由誰來製作呢？

**Tipay**：刀梯是阿美族的儀式，噶瑪蘭的是用竹梯的，不過使用竹梯和製作竹梯的人都要守禁忌，製作竹梯的人通常是部落中的老人來做。



巴奈：可否敘述製作 **tnuzun**〈麻糬〉的過程？

**Tipay**：首先事前一樣要守食物禁忌，其餘的做法就和阿美族作「都倫」的方法是一樣的。

巴奈：在民國 85 年，是否有兩位女孩要求成巫，一個是發燒〈生病〉的女孩，另一個是眼盲的女孩，並為她們舉行 **pakelabi** 儀式？如果有的話，他們現在的狀況呢？

**Tipay**：確實有件事，不過她們兩個都沒有用也沒意願，又吃不了苦，之後都沒繼續當祭司，而都信奉天主教了。

巴奈：噶瑪蘭人適婚年齡？

**Tipay**：父母講好就結婚了，沒有甚麼適婚不適婚的年齡，以前通常女生是 14 歲上下就「娶」了，而男生會再大一些。而男生因為不會被分到家產，所以只帶著一把刀就「嫁」過來了。以前也沒有婚前的叮嚀，所以新婚夫婦都要自己去摸索。

巴奈：部落對於男子凶死的看法，若是凶死那 **patRuqan** 是否需要舉行不同的儀式？

**Tipay**：不會舉辦 **patRuqan** 儀式，因為凶死的人活該，為何不好好愛惜自己的生命呢？而他們這群凶死的人，去參加別人的 **patRuqan**，只能在木盆外面，進不了木盆裡面的野柚葉上，會倒酒在木盆的外圍給他們喝，但沒有吃的份。

巴奈：**kisaiz** 儀式結束後會下雨的狀況，跟獵首祭的下雨是否有所含意？

**Tipay**：**kisaiz** 跟獵首祭會下雨，是因為在儀式內都有加上祈雨儀式，因為以前這裡很乾旱，所以只要有辦儀式就會順便辦祈雨儀式，雖然雨會下很大，但是一下子就沒了。至於表演時沒有下雨，是因為表演的是沒有禱詞的，所以不會下雨。

巴奈：請問阿嬭噶瑪蘭有方位神〈哪個方位有什麼神靈〉的概念嗎？

**Tipay**：一般我們都是由南北西東這樣拜起的，有分方位，但不知道誰是誰。不然就是知道有怎樣的神〈如：地震之神、閃電之神〉，但不知道名字和他們所在的方位。

巴奈：每次儀式大概需要多少祭司呢？

**Tipay**：當然是人越多越好囉！因為人多好辦事，而且若昏倒了，也可以有人來照應。以前要做的儀式很多，有時祭司還要自己籌錢來做儀式。

巴奈：可以說明一下有電前後的生活嗎？

**Tipay**：以前沒有電時就是用煤油燈，是生了三個小孩之後才開始有電，以前牽電線要花 3000 元，現在請別人牽電線到自己家要花四萬多呢！不過沒有燈的時代，不知要幹嘛，所以早早就上床睡覺，生了很多小孩。省了電錢，多了嬰兒錢。

巴奈：噶瑪蘭有童謠嗎？

**Tipay**：噶瑪蘭沒有童謠、沒有工作歌，只有睡眠曲，以前生活那麼苦怎麼會有

時間創作工作歌和童謠，噶瑪蘭人都是唱阿美族的童謠和工作歌的。

**巴奈：**在 1951 年〈民國 40 年〉，花蓮有發生大地震，當時新社的情形怎麼樣？還有阿嬤在這些天災來臨前，有沒有甚麼徵兆呢？

**Tipay：**當時全村的房子只要是茅草屋的都倒塌了，連阿嬤家也都受到影響，大概持續震了一個月，山河的地貌完全都改觀了，山崩土石流等等都不在話下。連海岸線也向陸地前進了。而阿嬤只要是颱風、地震、土石流的前夕，就會看到之後受災區的山上是著火的樣子，而海水像沸騰的熱水一樣在冒泡泡〈只有有眼睛的祭司才能看到〉，阿嬤就知道哪邊是危險的地方，就會低調地跟村長或村民講說哪邊不能走之類的。

**巴奈：**可以談談自己接生小孩的過程嗎？

**Tipay：**有一次我到貓公部落參加一個婚禮，還帶了雞跟米，那時候我已經有一個孩子了，我那個孩子就跟我走路到貓公，是一個叫萬代的人結婚，那時候我已經有肚子了〈懷孕〉，我晚上住那邊一晚肚子都還沒痛，一早起來要接新娘的時候，六點還沒吃早餐，肚子就開始痛起來，我就走到河裡自己去生小孩，是懷第三個孩子，我就跟我先生說我肚子很痛，他拿了個石頭把石頭剖開，剖開後有一片是尖尖的，我就用那石頭槌臍帶，有個像骨節的地方，就往那裡槌打。後來我先生就用他的衣服裹著孩子回家，從此我的身體就像小狗一樣了。很冷，可是也沒什麼衣服，後來我的身體就像小狗一樣，總覺得很冷。大概三四月吧。大約就像現在可以在田裡除草的時候。我回去後就一直就在生病，生了半年的病。自從生了那小孩後就這樣。

這孩子是男的，IKONG 的哥哥。我最大的孩子一生出來就死了。

誰知道我生了第三胎，會在路上生，還用石頭槌打臍帶，要不然要用什麼切斷臍帶呢？剪刀嗎？

那時候哪有醫生？我十三個小孩子都自己生。我最小的孩子生的時候，部落的人跟家人都去捕魚，我一個人在家，吃完飯後我肚子就開始痛，我就把手伸進去硬把他拉出來，我自己生，從此我就會替別人接生，是我自己硬把他拉出來。我替很多人接生了，都這樣把手伸進去，就這樣手進去把他拉出來，小孩都沒事。手伸進去的時候子宮像海膽一樣刺刺的，我會用指甲把胎膜捏破，捏破後，汁〈羊水〉就流出來，媽媽會說「很痛，很痛」。那個誰的小孩也是這樣被我拉出來的，拉出來的孩子哪裡不會活呢，都活了。我就會跟那個小孩說「加油！加油！」，媽媽會喊著「好痛，好痛」。然後小孩子的胎盤就會流出來。

**巴奈：**你們有沒有搖籃曲？

**Tipay：**〈吟唱〉

**巴奈：**這首歌內容是什麼意思？

**Tipay：**你就睡吧，聽我的歌

把眼睛閉起來吧，趕快睡覺

聽著我的歌，好好睡覺  
把眼睛閉起來吧  
眼睛不要再一閃一閃的  
就聽著我的歌，趕快睡覺  
你就睡吧

巴奈：你有很多衣服嗎

Tipay：就這麼一件了。我到哪裡都穿黑黑的衣服，哪裡有漂亮？

巴奈：你們以前月經來都怎麼處理？

Tipay：他會不會聽阿美話〈笑著指著男生〉。我會把不要的衣服跟布撕成一條一條的話塞到洞裡面。如果溼透了，就換，洗一洗再拿去換。反正就是這樣。工作的時候也是很難受，走路的話就腳開開。

巴奈：以前有 sukun 〈遮羞布〉嗎？

Tipay：有阿我的也是這樣，我到現在都還有。你沒有看過嗎？穿那裙子還要帶 alufu

巴奈：以前開左襟的衣服是學漢人的嗎？

Tipay：不是，以前就有了，但在角落會有口袋。是學著古時候的衣服自己做的。內側會有口袋，如果有錢的話可以放，因為以前沒什麼背袋。

巴奈：你們那時候有 TALAKES 嗎？黑色那種？

Tipay：有，是。

巴奈：你的姊姊們都還活著嗎？

Tipay：一個六十幾歲死，一個七十幾歲死，我都八十幾歲了，我一個人活在這裡幹什麼？有人跟我說，因為我是老么又很孝順，所以才能活到現在。姊姊死的時候，有人說，因為我是老么，我送走了我的哥哥姊姊，是好事，不要哭。

我們家有五個小孩，我是最小的，沒有人活過八十歲，我幹麻活到八十多歲。

我只要 mispaw 就會唸這些給他們聽。

巴奈：有工作歌嗎？

Tipay：有，可是都唱阿美族的歌。I ya hoi hahai 這樣。豐年祭有時候會先唱噶瑪蘭的歌再唱阿美族的歌。Ha ha hei 這樣

巴奈：你們是正名後才有豐年祭嗎？

Tipay：對。以前部落沒有 kataban，是從我們住的這邊開始的，就這裡，沒有到新社〈patRungan〉。我們是最早唱那樣的歌的。像 milalikit 〈阿美語；豐年祭樂舞〉那樣。

那邊是 patRungan，這邊是 tapu'an，他們那邊不會，我們這邊開始兩年後他們才一起舉行。就是我們這邊的人在跳而已。後來那邊的村長問說「為什麼你們在這邊 ha ha hei，為什麼不跟我一起」，我說如果你們認為你們是噶瑪蘭，那就一起跳吧。閩南人稱他們叫新社〈台語〉。

巴奈：你們 tapuan 是誰負責豐年祭？

**Tipay**：是我阿美族的女婿。他是磯崎人，來我們這邊 mikadafu。他說我們這邊都沒有儀式，我回答有是有，但不是什麼豐年祭的歌。過年的時候我們都在家裡一人出一瓶酒，就聚在一起喝喝酒唱唱歌。他〈女婿〉以前就住在這邊，後來去台北，也死了，活的很短。我們就因為這樣在這裡跳了兩年，之後才跟 patRungan 一起跳，因為他們村長忌妒我們所以只好一起辦了。

**巴奈**：你們頭目跟村長都是選舉出來的？

**Tipay**：對。

**巴奈**：你知道村長跟頭目都可以領薪水嗎？

**Tipay**：我知道，一個月五千不是嗎？古早的時候沒有〈台語〉

**巴奈**：幾歲的時候部落開始有電？

**Tipay**：已經有小孩，三個了。像我們家這麼窮就是部落最後才有店的家戶？別人申請都要三千元，要給錢的，牽電線的費用。我家現在牽個線要四萬多塊，四萬五。沒錢牽線的話就用柴油點燈，把油放在容器，切下碎布當做燈芯，芯沒了再換新的。

**巴奈**：有燈之後生活方式有什麼不一樣？

**Tipay**：沒什麼不一樣。我最小的孩子曾經問過我，以前有燈嗎？我回她「沒有阿」。他還問我說「你之所以生那麼多孩子是不是因為沒有燈就去睡覺了？」我說「對阿，要很早睡阿，油燈如果點完了隔天就沒了，哪有錢去買油」最小的孩子說「難怪你那麼多孩子」我說「小孩子說什麼話」

**巴奈**：那你有燈怎麼過日子

**Tipay**：一樣，五點吃飯，六點天黑睡覺，因為捨不得花錢去買油。

**巴奈**：你到貓公都用走的嗎？有腳踏車嗎？

**Tipay**：對阿，到光復都用走的了。哪裡有腳踏車！沒有走路到貓公要半天，以前東海岸沒有路，要往山裡面走過去。到光復坐火車才到的了花蓮。那時候連巴士都沒有，都是坐火車，火車就是「嘖、嘖、嘖、嘖...」，很慢。

**巴奈**：你以前在花蓮做什麼工作？

**Tipay**：我老公以前在花蓮做捕魚的工作，因為我們被養母趕走。我們從新社移居到花蓮，在美崙，那時候我生了一個孩子，是個女孩子，哭個不停，三個月就死了，那是我第五個孩子。三個月孩子已經懂得笑了，但他哭個不停，三個月就死了。死了之後我晚上就偷偷把他埋了，我在想她是不是肚子痛。那邊現在都蓋起房子了。我搬離花蓮後又回到新社，那裏一度被 IKONG 弄到火燒家。我們也因為被法院叫去問為何會火燒家？我說是我的孩子在燒洗澡水的時候跑出去玩了，我這樣跟法官說。我先生在山上工作也不知道火燒家了，我房子燒完後什麼都沒了，好不容易有鍋子還被燒掉，就是被 IKONG 燒了。

**巴奈**：你們都在哪裡蓋房子？

**Tipay**：以前隨意的蓋，雜草叢生的樹林也可以，沒有嚴格的規定。我有跟我先生說我不要蓋在山上，蓋在山上幹麻。之後規定要申請房子的證明，我們才去申請。我們從花蓮搬回新社後就沒有再離開了。我先生之後出海打魚兩三個月，又出去了，到高雄一帶。不只打魚，他還採珊瑚。

**巴奈**：花蓮大地震有怎樣嗎？那時候有人死掉嗎？

**Tipay**：民國 50 幾年大地震的時候我們那時候在花蓮，都睡外面，大概二十一、二十二歲的時候。那時候有一個孩子。地震很大，每天都在搖，所以晚上我們才睡外面，只要不下雨，我們都睡外面，左右鄰居全部都睡外面。有人死掉，被房子壓死，所以我們才不睡家裡面，有人告訴我們不能太靠近電線桿，會被壓死。

## 後記

訪問 Tipay 的時候，bai 第三個兒子的媳婦也在一旁作陪，她也已經是好幾個內外孫的阿嬤了，所以 Tipay 已經是阿祖了。問潘烏吉的媳婦和婆婆相處的過程，她說：婆婆是一個辛苦的人，有孩子愛喝酒她很擔心。我是阿美族，又是基督徒，剛從台東成功嫁過來的時候，我知道婆婆是 mtiu，但是我不相信巫術，後來看二三天就有人帶小孩來請她治病，說實話我的心裡還是覺得懷疑。後來有人的牛不見了也來問我婆婆，她說牛往哪個方向居然真的在那個方向找到了。有一次到我的娘家，旁邊有一大片田，裡面有二個墳墓，但是沒有墓碑，所以看不出來，我的婆婆就跟我說，你家的田裡有二個墳墓，我很驚訝，問她，你怎麼知道？她說：我看得到啊！從此我才真的相信她看得到，會巫術。



## 五、2015 年 3 月 27 日

訪談地點：新社潘烏吉阿嬤家

訪談對象：Tipay Panay〈潘烏吉〉

訪問者：巴奈·母路

紀錄：傅信淵、潘麗如

**巴奈：**是否會把小孩胎盤置於土中的說法？如果土地被弄髒，孩子就會生病？

**Tipay：**胎盤沒有從媽媽的身體拿出來，媽媽可能會死掉，所以胎盤會用布或塑膠袋包起來，埋在屋後的地下。至於土地被弄髒，孩子會生病的說法，阿嬤是沒聽過。

講到懷孕，阿嬤自己的小孩都是自己接生的，像老二〈兒子〉是在參加婚禮的路上，在河裡生的，因為沒有刀子，所以老公先把石頭弄破弄尖，再交給阿嬤自己切斷臍帶，還沒把孩子洗乾淨，老公就用自己的衣服幫孩子包一包一起回家了。阿嬤那次因為在河生，而感冒了。另外有一次，是在生老么的時候，因為只有自己一個人在家，感覺快要生了，就自己先去準備臉盆和熱水，因為羊水未破，所以阿嬤媽就用指甲把保護孩子的膜弄破，讓羊水流出來，接著用手伸入子宮，摸到孩子的下巴就扳住，把他拉出來。

**巴奈：**女性負責收藏稻種和分配種子？

**Tipay：**各家戶自己收集，沒有分配的說法。長輩會先採一些稻穀放入倉庫，其餘的交給年輕人去採收。

**巴奈：**以往是否每家都有一個 mitu 的盛況？

**Tipay：**不一定呀！要看有沒有資質呀。

**巴奈：**如何看待女性血和男性血〈較珍貴〉？

**Tipay：**甚麼女性血、男性血，沒有這種說法。噶瑪蘭沒有用血的祭典。女生最好不要讓男人看到自己的血，而女生沒有血〈月經〉就是懷孕了。男人沒受傷就不會流血了，阿嬤認為女孩的血比較珍貴。

**巴奈：**隨便唱儀式歌曲是禁忌，而在 1987 年展演 kisaiz 儀式時，是否有討論過儀式成為展演的危險？

**Tipay：**只要事前有守禁忌就好了。而且在禱詞時，都會跟神靈說：「這是展演，不要降罪給我們。」

**巴奈：**刀梯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由誰來製作呢？

**Tipay：**刀梯是阿美族的儀式，噶瑪蘭的是用竹梯的，不過使用竹梯和製作竹梯的人都要守禁忌，製作竹梯的人通常是部落中的老人來做。

**巴奈：**可否敘述製作 tnuzun〈麻糬〉的過程？

**Tipay：**首先事前一樣要守食物禁忌，其餘的做法就和阿美族作「都倫」的方法是一樣的。

巴奈：在民國 85 年，是否有兩位女孩要求成巫，一個是發燒〈生病〉的女孩，另一個是眼盲的女孩，並為她們舉行 pakelabi 儀式？如果有的話，他們現在的狀況呢？

Tipay：確實有件事，不過她們兩個都沒有用也沒意願，又吃不了苦，之後都沒繼續當祭司，而都信奉天主教了。

巴奈：噶瑪蘭人適婚年齡？

Tipay：父母講好就結婚了，沒有甚麼適婚不適婚的年齡，以前通常女生是 14 歲上下就「娶」了，而男生會再大一些。而男生因為不會被分到家產，所以只帶著一把刀就「嫁」過來了。以前也沒有婚前的叮嚀，所以新婚夫婦都要自己去摸索。

巴奈：部落對於男子凶死的看法，若是凶死那 patRuqan 是否需要舉行不同的儀式？

Tipay：不會舉辦 patRuqan 儀式，因為凶死的人活該，為何不好好愛惜自己的生命呢？而他們這群凶死的人，去參加別人的 patRuqan，只能在木盆外面，進不了木盆裡面的野柚葉上，會倒酒在木盆的外圍給他們喝，但沒有吃的份。

巴奈：kisaiz 儀式結束後會下雨的狀況，跟獵首祭的下雨是否有所含意？

Tipay：kisaiz 跟獵首祭會下雨，是因為在儀式內都有加上祈雨儀式，因為以前這裡很乾旱，所以只要有辦儀式就會順便辦祈雨儀式，雖然雨會下很大，但是一下子就沒了。至於表演時沒有下雨，是因為表演的是沒有禱詞的，所以不會下雨。

巴奈：請問阿嬭噶瑪蘭有方位神〈哪個方位有什麼神靈〉的概念嗎？

Tipay：一般我們都是由南北西東這樣拜起的，有分方位，但不知道誰是誰。不然就是知道有怎樣的神〈如：地震之神、閃電之神〉，但不知道名字和他們所在的方位。

巴奈：每次儀式大概需要多少祭司呢？

Tipay：當然是人越多越好囉！因為人多好辦事，而且若昏倒了，也可以有人來照應。以前要做的儀式很多，有時祭司還要自己籌錢來做儀式。

巴奈：可以說明一下有電前後的生活嗎？

Tipay：以前沒有電時就是用煤油燈，是生了三個小孩之後才開始有電，以前牽電線要花 3000 元，現在請別人牽電線到自己家要花四萬多呢！不過沒有燈的時代，不知要幹嘛，所以早早就上床睡覺，生了很多小孩。省了電錢，多了嬰兒錢。

巴奈：噶瑪蘭有童謠嗎？

Tipay：噶瑪蘭沒有童謠、沒有工作歌，只有睡眠曲，以前生活那麼苦怎麼會有時間創作工作歌和童謠，噶瑪蘭人都是唱阿美族的童謠和工作歌的。

巴奈：在 1951 年〈民國 40 年〉，花蓮有發生大地震，當時新社的情形怎麼樣？還有阿嬭在這些天災來臨前，有沒有甚麼徵兆呢？

**Tipay**：當時全村的房子只要是茅草屋的都倒塌了，連阿嬤家也都受到影響，大概持續震了一個月，山河的地貌完全都改觀了，山崩土石流等等都不在話下。連海岸線也向陸地前進了。而阿嬤只要是颱風、地震、土石流的前夕，就會看到之後受災區的山上是著火的樣子，而海水像沸騰的熱水一樣在冒泡泡〈只有有眼睛的祭司才能看到〉，阿嬤就知道哪邊是危險的地方，就會低調地跟村長或村民講說哪邊不能走之類的。

**巴奈**：可以談談自己接生小孩的過程嗎？

**Tipay**：有一次我到貓公部落參加一個婚禮，還帶了雞跟米，那時候我已經有一個孩子了，我那個孩子就跟我走路到貓公，是一個叫萬代的人結婚，那時候我已經有肚子了〈懷孕〉，我晚上住那邊一晚肚子都還沒痛，一早起來要接新娘的時候，六點還沒吃早餐，肚子就開始痛起來，我就走到河裡自己去生小孩，是懷第三個孩子，我就跟我先生說我肚子很痛，他拿了個石頭把石頭剖開，剖開後有一片是尖尖的，我就用那石頭槌臍帶，有個像骨節的地方，就往那裡槌打。後來我先生就用他的衣服裹著孩子回家，從此我的身體就像小狗一樣了。很冷，可是也沒什麼衣服，後來我的身體就像小狗一樣，總覺得很冷。大概三四月吧。大約就像現在可以在田裡除草的時候。我回去後就一直就在生病，生了半年的病。自從生了那小孩後就這樣。

這孩子是男的，IKONG 的哥哥。我最大的孩子一生出來就死了。

誰知道我生了第三胎，會在路上生，還用石頭槌打臍帶，要不然要用什麼切斷臍帶呢？剪刀嗎？

那時候哪有醫生？我十三個小孩子都自己生。我最小的孩子生的時候，部落的人跟家人都去捕魚，我一個人在家，吃完飯後我肚子就開始痛，我就把手伸進去硬把他拉出來，我自己生，從此我就會替別人接生，是我自己硬把他拉出來。我替很多人接生了，都這樣把手伸進去，就這樣手進去把他拉出來，小孩都沒事。手伸進去的時候子宮像海膽一樣刺刺的，我會用指甲把胎膜捏破，捏破後，汁〈羊水〉就流出來，媽媽會說「很痛，很痛」。那個誰的小孩也是這樣被我拉出來的，拉出來的孩子哪裡不會活呢，都活了。我就會跟那個小孩說「加油！加油！」，媽媽會喊著「好痛，好痛」。然後小孩子的胎盤就會流出來。

**巴奈**：你們有沒有搖籃曲？

**Tipay**：〈吟唱〉

**巴奈**：這首歌內容是什麼意思？

**Tipay**：你就睡吧，聽我的歌

把眼睛閉起來吧，趕快睡覺

聽著我的歌，好好睡覺

把眼睛閉起來吧

眼睛不要再一閃一閃的

就聽著我的歌，趕快睡覺  
你就睡吧

巴奈：你有很多衣服嗎

Tipay：就這麼一件了。我到哪裡都穿黑黑的衣服，哪裡有漂亮？

巴奈：你們以前月經來都怎麼處理？

Tipay：他會不會聽阿美話〈笑著指著男生〉。我會把不要的衣服跟布撕成一條一條的話塞到洞裡面。如果溼透了，就換，洗一洗再拿去換。反正就是這樣。工作的時候也是很難受，走路的話就腳開開。

巴奈：以前有 sukun 〈遮羞布〉嗎？

Tipay：有阿我的也是這樣，我到現在都還有。你沒有看過嗎？穿那裙子還要帶 alufu

巴奈：以前開左襟的衣服是學漢人的嗎？

Tipay：不是，以前就有了，但在角落會有口袋。是學著古時候的衣服自己做的。內側會有口袋，如果有錢的話可以放，因為以前沒什麼背袋。

巴奈：你們那時候有 TALAKES 嗎？黑色那種？

Tipay：有，是。

巴奈：你的姊姊們都還活著嗎？

Tipay：一個六十幾歲死，一個七十幾歲死，我都八十幾歲了，我一個人活在這裡幹什麼？有人跟我說，因為我是老么又很孝順，所以才能活到現在。姊姊死的時候，有人說，因為我是老么，我送走了我的哥哥姊姊，是好事，不要哭。

我們家有五個小孩，我是最小的，沒有人活過八十歲，我幹麻活到八十多歲。

我只要 mispaw 就會唸這些給他們聽。

巴奈：有工作歌嗎？

Tipay：有，可是都唱阿美族的歌。I ya hoi hahai 這樣。豐年祭有時候會先唱噶瑪蘭的歌再唱阿美族的歌。Ha ha hei 這樣

巴奈：你們是正名後才有豐年祭嗎？

Tipay：對。以前部落沒有 kataban，是從我們住的這邊開始的，就這裡，沒有到新社〈patRungan〉。我們是最早唱那樣的歌的。像 milalikit 〈阿美語；豐年祭樂舞〉那樣。

那邊是 patRungan，這邊是 tapu'an，他們那邊不會，我們這邊開始兩年後他們才一起舉行。就是我們這邊的人在跳而已。後來那邊的村長問說「為什麼你們在這邊 ha ha hei，為什麼不跟我一起」，我說如果你們認為你們是噶瑪蘭，那就一起跳吧。閩南人稱他們叫新社〈台語〉。

巴奈：你們 tapuan 是誰負責豐年祭？

Tipay：是我阿美族的女婿。他是磯崎人，來我們這邊 mikadabu。他說我們這邊都沒有儀式，我回答有是有，但不是什麼豐年祭的歌。過年的時候我們都在家裡一人出一瓶酒，就聚在一起喝喝酒唱唱歌。他〈女婿〉以前就住在



這邊，後來去台北，也死了，活的很短。我們就因為這樣在這裡跳了兩年，之後才跟 patRungan 一起跳，因為他們村長忌妒我們所以只好一起辦了。

巴奈：你們頭目跟村長都是選舉出來的？

Tipay：對。

巴奈：你知道村長跟頭目都可以領薪水嗎？

Tipay：我知道，一個月五千不是嗎？古早的時候沒有〈台語〉

巴奈：幾歲的時候部落開始有電？

Tipay：已經有小孩，三個了。像我們家這麼窮就是部落最後才有店的家戶？別人申請都要三千元，要給錢的，牽電線的費用。我家現在牽個線要四萬多塊，四萬五。沒錢牽線的話就用柴油點燈，把油放在容器，切下碎布當做燈芯，芯沒了再換新的。

巴奈：有燈之後生活方式有什麼不一樣？

Tipay：沒什麼不一樣。我最小的孩子曾經問過我，以前有燈嗎？我回她「沒有阿」。他還問我說「你之所以生那麼多孩子是不是因為沒有燈就去睡覺了？」我說「對阿，要很早睡阿，油燈如果點完了隔天就沒了，哪有錢去買油」最小的孩子說「難怪你那麼多孩子」我說「小孩子說什麼話」

巴奈：那你有燈怎麼過日子

Tipay：一樣，五點吃飯，六點天黑睡覺，因為捨不得花錢去買油。

巴奈：你到貓公都用走的嗎？有腳踏車嗎？

Tipay：對阿，到光復都用走的了。哪裡有腳踏車！？沒有走路到貓公要半天，以前東海岸沒有路，要往山裡面走過去。到光復坐火車才到的了花蓮。那時候連巴士都沒有，都是坐火車，火車就是「嘖、嘖、嘖、嘖...」，很慢。

巴奈：你以前在花蓮做什麼工作？

Tipay：我老公以前在花蓮做捕魚的工作，因為我們被養母趕走。我們從新社移居到花蓮，在美崙，那時候我生了一個孩子，是個女孩子，哭個不停，三個月就死了，那是我第五個孩子。三個月的孩子已經懂得笑了，但他哭個不停，三個月就死了。死了之後我晚上就偷偷把他埋了，我在想她是不是肚子痛。那邊現在都蓋起房子了。我搬離花蓮後又回到新社，那裏一度被 IKONG 弄到火燒家。我們也因為被法院叫去問為何會火燒家？我說是我的孩子在燒洗澡水的時候跑出去玩了，我這樣跟法官說。我先生在山上工作也不知道火燒家了，我房子燒完後什麼都沒了，好不容易有鍋子還被燒掉，就是被 Ikong 燒了。

巴奈：你們都在哪裡蓋房子？

Tipay：以前隨意的蓋，雜草叢生的樹林也可以，沒有嚴格的規定。我有跟我先生說我不要蓋在山上，蓋在山上幹麻。之後規定要申請房子的證明，我們才去申請。我們從花蓮搬回新社後就沒有再離開了。我先生之後出海打魚



兩三個月，又出去了，到高雄一帶。不只打魚，他還採珊瑚。

**巴奈：**花蓮大地震有怎樣嗎？那時候有人死掉嗎？

**Tipay：**民國 50 幾年大地震的時候我們那時候在花蓮，都睡外面，大概二十一、二十二歲的時候。那時候有一個孩子。地震很大，每天都在搖，所以晚上我們才睡外面，只要不下雨，我們都睡外面，左右鄰居全部都睡外面。

有人死掉，被房子壓死，所以我們才不睡家裡面，有人告訴我們不能太靠近電線桿，會被壓死。

## 六、2015 年 3 月 29 日

訪談地點：花蓮巴奈·母路家

訪談對象：Tipay Panay〈潘烏吉〉

訪問者：巴奈·母路

紀錄：潘麗如、傅信淵

巴奈：曾聽過 Abi〈潘烏吉阿嬤的親生姊姊〉循著 calay 的力量，穩定、快速走過田埂？

Tipay：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calay，有一次從新社到貓公部落，我姊姊給我背 2 瓶酒還有 dulum〈麻糬〉、還有檳榔、荖葉就獨自往前跑，然後我跟在後面一直呼喊：「姊姊！姊姊！」姊姊到很遠的地方就坐在地上，自己先 spaw〈祭告〉，我姊姊也可以憑著 calay 跨越溪流，calay 可以成為靈界的路，自從我的老師〈Apah〉走了以後我就一直跟著我的姊姊，我跟我的姊姊曾經去過台中、台東為那些傻瓜傻瓜的人、或生病的人做儀式。朱阿比很會儀式的事情和歌舞，但是她就是沒有眼睛〈指她看不見 salay〉。爸爸的姊姊叫 apah 嫁給宜蘭的 kavalan，後來不知道怎樣來到花蓮當 mtui，後來就住在新社了。

巴奈：誰帶你到 kavalan 的 mtui 系統？

Tipay：我的養父的媽媽，她會下蠱<sup>78</sup>，也會用禱詞的靈力害人，但是他不會用阿美族系統 sikawasay 的方式替人治病，噶瑪蘭的治病方式只是用野柚的葉子替人在身體外部去穢，我也會先用對手呼氣然後再用手替人上下去穢。

巴奈：你有舉行過 baqlabi 嗎？

Tipay：有

巴奈：你們有殺豬做 baqlabi 嗎？

Tipay：沒有，我們儀式中的最大差異就是，噶瑪蘭不吃豬肉，只吃羌肉，只有阿美族吃豬肉。

巴奈：是不是成為新的巫師要舉行 kisaiz，之後就都舉行 baqlabi？

Tipay：對

巴奈：你們是不是不給別人看 baqlabi？

Tipay：沒有說沒有的拉，都很多人來看，農曆的 8 月 3 號會舉行 baqlabi，噶瑪蘭是這樣。

巴奈：你們甚麼時候進行 kisaiz 的儀式？

Tipay：大多都在農曆 8 月份，baqlabi 是需要看月亮的，初一月亮剛出來，就可以舉行 baqlabi，到初三就不能吃菜了，所以阿美族跟噶瑪蘭是不一樣的，我們不吃蒜。先舉行 kisaiz 再舉行 baqlabi。

巴奈：你們是用新的稻米來做儀式嗎？

<sup>78</sup> 運用實際的物體害人

**Tipay**：對，是用新年剛收成的新的稻米來做。以前就是 6 月都收成了，8 月就會有新米。

**巴奈**：你們是用小米還是稻米？

**Tipay**：我們是用稻米，噶瑪蘭不知道甚麼是小米。

**巴奈**：你們自稱是 kaliuwan〈加禮宛〉還是 kavalan〈噶瑪蘭〉？

**Tipay**：我們是稱自己為 kavalan，阿美族都叫我們 kaliuwan。

**巴奈**：你們以前就種現在種的米嗎？

**Tipay**：我們以前是種在來米，那現在是種 panay〈蓬萊米〉這種稻穗。

**巴奈**：你們有沒有種那種長毛的稻穀〈旱稻〉？

**Tipay**：沒有，那是阿美族的。我們從小就是種這種〈指 panay〉稻米。

**巴奈**：是日本人教你們種植 panay 的嗎？

**Tipay**：有可能。

**巴奈**：是你們教導貓公部落的人種稻的嗎？

**Tipay**：他們也很會阿，只是我們山上的那種旱稻噶瑪蘭是沒有的，小米我們也不種，我們都是種水稻。

**巴奈**：你們都吃甚麼菜？

**Tipay**：我們吃很多種菜，不管是山裡或是陸地上都有，很多啊，大概一百多種吧！有人有研究喔！

**巴奈**：日本人是不是禁止你們進行 mtiu 的儀式？

**Tipay**：日治時期他們不准我們做儀式，要做也是到離部落很遠的地方做。

**巴奈**：如果被抓了怎麼辦？

**Tipay**：就會很慘，日本人也不准我們做酒，以前的酒都是坐飛機來的吧，都非常貴，有的話也只能擁有一點點，就像高粱那樣的烈酒，我們都加水，吃了還會拉肚子。

**巴奈**：你們不做酒嗎？

**Tipay**：不行啊，大人不准我們做酒，被抓到會被毒打，養父曾經做酒然後被日本人抓到，就被毒打，我是最近才開始喝的，我以前哪裏有酒喝阿。

**巴奈**：有沒有噶瑪蘭的 mtiu 後來改做阿美族的 sikawasay？

**Tipay**：沒有聽過，目前只有我兩樣都會進行，因為噶瑪蘭的 mtiu 都沒有 mata〈看不到 salay〉所以很難做阿美族系統的 sikawasay。

**巴奈**：有沒有以前曾經存在的地點而現在都不存在的？

**Tipay**：很多阿，像是以前新社國小那裏都是竹子，現在全都不存在了。

**巴奈**：阿嬤跟老公生了 13 個孩子，並且一同生活了 50 年左右，想詢問兩人感情如何？是否會吵架？

**Tipay**：會阿！我們倆常吵阿，吵到都會追著打，但是他打不到我，他一直喝酒，也不幫忙工作，小孩都是我在照顧，他喝酒就不想跟他一起睡阿，但是他會煮飯阿，大部分都是他煮，因為他不工作阿。

**巴奈**：阿嬤的老公對於你的巫師身分有何想法？

**Tipay**：還是會接受阿，就是知道我大概要進行儀式了，就會給我自己的空間，他就自己去打獵阿。

**巴奈**：先前有提到當人死後發生地震或是打雷，舉行 patRuqan 的儀式就不同，請問為什麼呢？

**Tipay**：因為他的靈魂被雷神帶走了阿，所以我們需要在門前呼喚他，就拿有竹葉的竹子用貼絲綁著在門前招喚他的靈魂。

**巴奈**：噶瑪蘭人如何看待女性的月經？

**Tipay**：就是代表可以生小孩阿，然後不可以隨便給男人看到。

**巴奈**：那如何看待男人的血呢？是不是不能亂流血？

**Tipay**：沒有拉，受傷還是會流血阿。

**巴奈**：情緒是否會影響到儀式？

**Tipay**：要自己控制阿，盡量不能讓情緒控制！

13 年前的〈2002〉年正名運動的時候，在台北表演的 kisaiz 儀式，是如何進行的？

那些儀式都是表演阿，我們都有互相溝通說是表演，也需要事前先跟神靈說是表演，請神靈不要對我們不好，但是即使是表演也還是要守禁忌，不可以亂吃，不然會生病。

**巴奈**：占卜的功能有哪些？

**Tipay**：尋找自己丟失的東西阿，問生病的情況需不需要看醫生，問是不是要成為巫師阿，我可以用兩套，一套是噶瑪蘭的占卜 subli，另一個是阿美族的 salay，我通常是用 salay，因為看 salay 比較快。

**巴奈**：那可不可以用 subli 問今天會不會打到獵物？

**Tipay**：可以阿，都要一大早就起床來問。如果占卜倒沒有獵物就不用出去了。

**巴奈**：如果不守禁忌隨便亂吃會怎麼樣？

**Tipay**：神靈會不高興，會報復，因為自己也知道自已沒有守禁忌，自己沒辦法倒下來，也會難過，會哭。因為自憐〈malalum〉自己，沒有被神靈拿去，被神靈嫌棄。

**巴奈**：「丟丟銅仔」是從噶瑪蘭〈加禮宛〉傳出來的嗎？

**Tipay**：是在宜蘭那流傳出來的，此歌有混到噶瑪蘭的調，但是不是源起於噶瑪蘭，已經不清楚了。

**巴奈**：神靈與祖靈的分別？

**Tipay**：ziyanan〈男靈〉、ziyusai〈女靈〉，以上兩者都是祖靈的總稱。tazusa 神靈 =adingn，kuit=kawas。

**巴奈**：有聽過女神和河蟹的故事嗎？然後不能吃的禁忌？

**Tipay**：在新社是沒聽過，但是聽說宜蘭有這種傳說，他是在河邊的紅色的螃蟹，煮起來非常香，但是我們平常也沒有甚麼不能吃的拉，還是會吃啊，只是儀式前就不能吃了。

**巴奈**：你們以前日治時期都沒有改日本的名字？

**Tipay**：沒有阿，從日據時期就是叫做潘烏吉。

**巴奈**：以前家屋的景觀？

**Tipay**：以前都是茅草屋，牆和曬穀場都是用混泥土〈牛大便+稻梗〉做成的，很有可能會被火燒家或是被颱風吹倒。

**巴奈**：你們怎麼稱呼祖靈？

**Tipay**：以前的老人的身體〈zana ma samai〉就是祖先阿！祖靈阿美族叫「maladau」噶瑪蘭是 ziyanan〈男靈〉、ziyusai〈女靈〉這是祖靈，這是我們對男的女的敬禮的對象。神靈我們叫“kuit”，靈魂是“tazusa”，

**巴奈**：你不稱呼哪個祖靈的名字嗎？

**Tipay**：沒有我們就是通稱為 ziyanan〈男靈〉、ziyusai〈女靈〉，就像耶穌跟瑪麗亞一樣。

**巴奈**：那 salamai 是哪一個？

**Tipay**：salamai 是一首歌啊！是宴靈的時候唱的歌。

**巴奈**：怎麼翻譯你的 salay?如果翻譯成一條神靈的看不到的路可不可以？是拿來做事的嗎？

**Tipay**：也可以這樣講。

**巴奈**：Mutumazu 是誰？

**Tipay**：這個是阿嬾的名字，是女神。會簡稱為 mazu。我們在唱 salamai ziyanan 的時候也會呼喚 mutumazu。我們要唱歌跳舞的時候，就跟他唱歌跳舞，要給他吃飯的時候呢，就吃飯了。神靈會告訴我們要吃了的時候，我們就給他吃了。

**巴奈**：你們要去表演的時候有事先跟神靈告知嗎？

**Tipay**：有阿，早上起來的時候就先跟神靈說，我們要唱歌，唱噶瑪蘭的歌，請神靈眷顧我們，不要對我們做不好的事情。我們也是要守禁忌，如果亂吃會不好，尤其是負責 mi sipaw〈告靈〉的人，特別要遵守禁忌。如果你跌倒了，沒有能力替自己去除晦氣的話，你就會生病，如果你沒有守禁忌的話，神靈就會真的對你不好，像之前有一個叫阿汶的，跟我說要代替我，要取代我的位置，可是他堅持這樣，他堅持說要拿我的樣子，我們十點開始表演，我一直叫他不要，然後我只負責 mi sipaw，然後接下來阿汶就叫我不要做了，他就都自己來了，我在部落就已經跟他講了，他到現場還是堅持要做，然後到宜蘭也是這樣，我都不吃不喝，他在表演的時候就已經很喘，那天晚上我們都一起回來，村長把他送到醫院去，他的小孩也是醫生呢！後來第二天我就去跟他說：「你看你，我就跟你說不要勉強。」然後之後他就一直生病到死亡為止。就是一直勉強，甚麼病都有，一直開刀阿，朱阿比也是這樣，他還在生病，我就叫他不要去，他還是勉強一定要去。

**巴奈**：你們那時候去哪裏？

**Tipay**：那時候去宜蘭，那時候噶瑪蘭的活動非常多，每個月都出去阿。朱阿比



就跟我說：「我要去拿我的靈魂回來。」我就不阻止他了，那天晚上他本來就身體不舒服了，還是堅持要去，回來以後還不是到豐濱那邊去看病，從那之後身體也一直沒有好轉。朱阿比說他一定要拿他的靈魂回來，他寧可死阿，回來以後就一直生病，活得像狗一樣。回來以後 8 個月就死了。

巴奈：甚麼意思啊？靈魂在宜蘭？

**Tipay**：他的意思就是他要去呼喚自己的靈魂，他就是堅持要把靈魂帶回來。那是他的話，我也跟他的靈魂說：「阿比阿，你不要迷失了，不要迷路了，你不要在宜蘭了，跟我們回家吧！」他如果一直免強自己，自己也會知道，身體會不順。

巴奈：靈魂會離開身體嗎？

**Tipay**：也會。

巴奈：去哪裏？

**Tipay**：去祖靈〈maladau〉那邊玩玩。你的靈魂知道你的軀殼在這，就還是會跑回來。如果靈魂不附體的話，我們也會做尋靈的儀式，類似 patebu〈阿美語〉把他的靈魂找回來。如果你不該再回來的，靈魂也還是會跑掉。

巴奈：靈魂跑掉的話人會怎樣？會傻傻地嗎？

**Tipay**：就是不管你怎麼叫他，他就沒辦法回應，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失魂的感覺。哎呀，他的靈魂不在了，就會去幫他做，然後跟神靈要，把他的靈魂找回來。我們叫 padebu〈噶瑪蘭語〉。通常都是在 kisaiz 的時候進行。

巴奈：正名運動很重要嗎？一定要做嗎？

**Tipay**：要阿，要做阿，但是沒有也沒有關係阿，只是有正名會比較好阿，也不要說不要，有也很好。那時候去做儀式的時候也只是表演拉，只是跟神靈說我們要進行表演。

巴奈：你們正名之後有覺得過得比較好嗎？

**Tipay**：都可以拉，我也都跟阿美族混來混去，我也可以往阿美族那裏去。阿美族的話比較被看見。

巴奈：你喜歡阿美族嗎？

**Tipay**：喜歡阿

巴奈：那噶瑪蘭呢？

**Tipay**：也很好啊，也不行不要，有做這樣事情也很好。我有一次也是跟我兒子〈lkong〉說不要在做噶瑪蘭的事情了，他說：「不行啊！心裡過不去。」所以還是要做。

巴奈：你們正名之前有在做甚麼儀式？

**Tipay**：palilin、patRuqan，kizaiz 的話就躲起來做，到那個比較偏僻的地方做，如果在部落裡面做就會被部落的人看到。

巴奈：找你 subli〈占卜〉的人都是問甚麼事情？

**Tipay**：有人會問神說他的病到底是甚麼。

巴奈：如果牛丟掉也可以 subli 嗎？

**Tipay**：可以啊，可以問說是往哪個方向的山，還可以尋失物。

**巴奈**：你是用甚麼幫獵人占卜？

**Tipay**：我是用香蕉葉占卜，一定要在早上，就問如果現在去山上打獵的話，會有獵物嗎？

**巴奈**：甚麼時候會用這種香蕉葉占卜，有沒有分別？

**Tipay**：都可以，把香蕉葉分成四片，放在手指縫間，先對著香蕉葉呼氣說：「你要告訴我，這個小孩生病，是生甚麼病？還是祖先太餓，要吃東西了，你要告訴我，讓我知道。」一直根香蕉葉說話，然後有的話他就會站起來，沒有的話就會垂下來，如果有的話是四片裡會有一片站起來。你怎麼對他吹氣，他都還是站起來喔，他的意思就是 OK。像我先生要出門打獵的時候，他跟我說，我就會說我先來幫忙，我甚至不用占卜，就「嘍叱」就可以知道了。

**巴奈**：有沒有因為男生花心就對他下蠱的事情？

**Tipay**：沒有拉，我們只處理神對神的事情，或人對神的事情，不處理人對人的問題，而且真的要下蠱的話，那個男生會死掉喔，我才不做壞事，我們只使人更好，不使人更糟，這樣才對。

**巴奈**：在研究者書中的照片是儀式現場？還是為了表演？

**Tipay**：是表演，有時阿嬤會很想笑，但不行笑，就把臉遮起來。

**巴奈**：給 mitu 的紅包是受到漢人影響嗎？

**Tipay**：是的，以前儀式只有給檳榔、酒、菸之類的，若`這戶很窮的話。而在祭神靈時，也會和神靈說這戶很窮。

**巴奈**：有沒有好夢〈預知夢〉？

**Tipay**：有一次，夢到水很清澈，水底有香蕉樹很漂亮，而且水只到淹到她胸部而已。起床後把夢境搞訴自己的親姊姊，她說這是一個好夢，水很清澈，代表她的眼睛很雪亮。

**巴奈**：以前房屋會蓋到河兩旁嗎？

**Tipay**：依河而蓋，一下去就到河邊了！

**巴奈**：如果你拿到紅包會怎麼處理？

**Tipay**：如果我拿到紅包的時候，會先跟神靈說這是小孩要給你酬神的，請你一定要照顧這個小孩。

**巴奈**：甚麼樣的神靈跟時空會導致人生病？

**Tipay**：saliman 山中的精靈〈包含動物之靈及植物之靈〉就是山林間會咬人的精靈，阿美族叫做 la'ti，獵人要到山裡去打獵的時候都會祭告這個精靈，如果獵人獵到動物的話也要向 saliman 祭告，如果獵到山豬的話就會挖出山豬的心、肝、肉各切一點點，在葉子上做儀式，pa spaw 告訴 saliman，如果這樣做的話下次打獵就會有所獲得，這樣做是因為敬畏山林間的精靈，我先生就是這樣子做。

**巴奈**：生病嗎？

**Tipay**：maRabus 用檳榔、荖葉、香菸跟 6 顆珠子，然後切一些碎布，黑的、白的跟紅的，用那個布跟 6 個珠子到墓地裡去 pa spaw，在傍晚快下山的時候到病人的家人做這個儀式，這是治病的儀式。

巴奈：人頭會不會讓人生病？

**Tipay**：會阿，這個是 taRqaz 的病，那個頭顱有怨氣，會報復，如果那邊的人來砍一個頭，這邊的人砍那邊的人的頭，就會報復，一定要去拜那些被砍的頭顱，我們的頭不曉得他們怎麼處理，但是我們這邊是這樣處理。

巴奈：你把頭顱用竹子撐起來嗎？

**Tipay**：對阿，會綁他們族群的頭巾，我小時候有看過，我們小時候跑去〈有放頭顱的地方〉玩，不小心也會生病。

Kapaysinan 被視為有禁忌的地方〈通常為亂葬處〉，在部落旁邊，我們很多禁忌。

Padadas 就等於阿美族的 paicep 就是給神靈檳榔，告訴他說這是你的份，請他不要來讓人生病，要讓我身體好，不會祭詞的就是別人幫忙，會的話就是自己做。

Bla tu kaysin 的疾病，paiyub 〈阿美語〉就是 pasniw 〈噶瑪蘭〉

巴奈：你怎麼知道你該做甚麼？

**Tipay**：我們在夢裡面，祖靈會告訴我們應該要給他們甚麼，他們在夢中會告訴我。如果這樣身體不好，到傍晚的時候就到家屋後面，告訴神靈，讓他們身體好。

kawih 〈阿美語〉就是這樣 〈手向頭旁邊擺一個請人過來的姿勢〉

巴奈：iRanay 是甚麼呢？

**Tipay**：用繩子把羌的骨頭和山豬的下顎在自己所種的農作物附近串起來，〈獸骨〉都會有 saliman 的靈魂，那個獸骨的牙齒都還會晃來晃去，就用這些山裡的精靈去嚇那些偷東西的。所以如果靠近的話，就會被 saliman 咬，會生病。那個精靈很厲害，只要風吹過你身體，saliman 就會知道。

不好的神靈會有臭味，因為不好的鬼都很臭，聞到都會想吐。所以髒亂也是一種鬼，有香氣是有好的感覺，好的事情。

巴奈：在山林間，如果突然間起雞皮疙瘩，是怎麼了？

**Tipay**：就是有人跟著你摟。頭麻麻、背涼涼則是代表有「人」跟著你。這就是我為什麼不戒菸的理由，因為有人跟著我就分享給他，他就抽一抽那他就走了。

巴奈：他為什麼要這樣子？

**Tipay**：他有所求阿，他希望你幫他完成事情，而且狗最怕鬼了，狗看到鬼，毛也會豎起來。

巴奈：那狗要不要餵檳榔？

**Tipay**：那不管他阿。如果那個狗一直叫一直叫，你這樣千萬不要接近那隻狗，你就不要管他。

以前有一個 mtiu 的朋友，有這種經歷，被鬼摸到手都瘀青了。

巴奈：mtaRaw 就是生病嗎？

Tipay：mtaRaw 生病

staRaw 就是要給 kawas 看，就是需要用 subli〈占卜〉的方式看看孩子生了甚麼病。

巴奈：那些外來的研究學者，會叫你們表演嗎？

Tipay：是阿，日本人也要我們表演儀式。

巴奈：照片這些都是表演嗎〈指清水純的書籍〉？

Tipay：是阿。

巴奈：這些倒下來的，你們有為他們唱歌嗎？

Tipay：有一個 pakelabi 的儀式，我們在演戲，然後那個躺下來就一直想笑，所以就用野柚的葉子把他的眼睛蓋住，不然我們就會一直笑。我們怕他又笑出來，所以就偷捏他。

巴奈：以前你們的衣服是這樣嗎？〈指照片中的古老衣服〉

Tipay：我沒有來得及看到這些〈意旨自己出生晚，沒有看到〉

巴奈：如果人自殺可以舉行 patRuqan 儀式嗎？

Tipay：很困難給這樣的靈吃東西，不行，不可以吃飯，他像流浪的靈魂，誰叫你對自己的身體不好，不珍惜自己的身體。

巴奈：請問阿嬪香蕉絲工作坊是如何建立的？

Tipay：那時候清水純 simisu 來的時候，問我們說你們有沒有自己的族服？我就一直想，想到以前的老人以前有種香蕉，砍香蕉，就做出衣服，於是我和朱阿比就一起把以前香蕉絲的製作方式研究出來。他說：「你們以前的老人這樣做，你們就試試看。」那時候我才 40 幾歲，我們就在想。

巴奈：那你們的工具呢？

Tipay：就大家都翻箱倒櫃，找出以前先人留下來的工具，我也有喔，家裡的長輩有留下來。那時候都把香蕉莖都採了，也都整線了，才發現自己不會織布，就跟朋友研究研究，就把整經的棍子插在土裡，慢慢整經，然後每次用錯之後就一直更正，每天都在改進，就這樣這樣，然後互相從自己知道的拿出來一點。

巴奈：你以前看過嗎？

Tipay：對，我看過，我們就是一直這樣，這樣嘗試很久，終於就成功了。現在的孩子怎麼教就怎麼迷路，那個阿英就是這樣，怎麼講都聽不懂，然後又重頭教。教的要死也看得要死，他就是不會。

巴奈：以前是用甚麼材質蓋房子？

Tipay：以前都是茅草屋，竹子、茅草阿，以前沒有所謂的有錢人，像我們這樣的都是茅草屋，大一點的房子就蓋比較慢啊，小房子就蓋比較快阿，

巴奈：你們用牛大便加稻梗做成房子嗎？

Tipay：對阿就是像現在的水泥阿，用稻殼也可以，

巴奈：會不會很臭啊?

**Tipay**：就是牛的味道阿，等乾一點味道就會退掉。

巴奈：那曬稻穀的地方也是這樣嗎?

**Tipay**：對阿也是這樣阿！就是水泥阿

巴奈：那你們要蒐集牛大便嗎?

**Tipay**：哎呀，那時候大家都有養牛阿，就蒐集一下。我們會替牛蓋牛欄，很多大便就蒐集起來，就像養豬一樣。

巴奈：那你們有廁所嗎?

**Tipay**：就在牛寮旁邊阿。

巴奈：颱風來的時候你們的房子怎麼辦?

**Tipay**：會倒阿，就照左鄰右舍互相幫忙阿。

巴奈：還有甚麼材質?

**Tipay**：還有用藤。

巴奈：你們以前有火燒家的情況嗎?

**Tipay**：有阿！我兒子 **Ikong** 就是曾經把家裡燒掉。我都經歷過啊，火燒家或是被颱風吹倒，被颱風吹倒的時候都還是躲在房子底下，躲起來阿，等第二天好的時候，男男女女都會來幫忙，黑搜黑搜這樣。

巴奈：怎麼用起來?

**Tipay**：就是用比較大的竹子把房子給撐起來啊。

巴奈：你是不是在土石流之前會有一些夢徵?

**Tipay**：我的眼睛習慣看到這些。有地震的話，整個海就像沸騰的水一樣。

巴奈：是在夢裡嗎?

**Tipay**：不是，就是在生活中看，只要我認真的去看，就會看到。

巴奈：這樣是不是有大事情?

**Tipay**：一定。

巴奈：如果颱風的話會看到甚麼?

**Tipay**：我的話在山上那邊，看到紅紅的一片。就是像火的顏色，土石流也是這樣，之前就是這樣，我還不相信會發生土石流，結果第二天真的土石流，我才知道說唉呀，就是我看到的那樣。如果我看到那樣的畫面的話，我就提早跟頭目說，之前去東興就是看到這樣的情況，我沒辦法明確的說出是會發生甚麼情況，都是事情發生之後來印證。如果是看到小的火就是小災難，大火的就是大災難。那時候在東興〈新社南方的部落〉看到的就是這樣，那個火很大，很大，結果真的發生了，房子都被埋住。

巴奈：那你看到會不會講出去?

**Tipay**：不會啦，這個自己知道就好，不能講出去。我只會跟好朋友講。

巴奈：你有沒有做過好的夢?

**Tipay**：甚麼樣叫美麗的夢呢?我剛剛開始成為 **sikawasay** 的時候，在夢中看到一個很大的水缸，是人做的一個大池，我看到就過去撈水，水很清澈、乾淨，



我看到水池裏面有香蕉，種的，水很深喔，我往下看，裡面種了香蕉，有香蕉葉，而且動也不動，我一直很納悶說怎麼會有這麼漂亮的香蕉葉長在水裡面，我就跟我姊姊說，我姊姊就跟我說：「這個夢很好，水那麼清澈，代表你眼睛看的很清楚。」姊姊就問我說：「你有沒有去拿那個葉子？」我說：「沒有」姊姊又問我說：「水是長怎麼樣子？」我就說：「就非常清澈，但是我真的不相信怎麼會有香蕉長在水裡面。」姊姊又說：「這代表你眼睛很好看的很清楚。」

**巴奈：**你有去拿水來喝嗎？

**Tipay：**沒有。這個在巫師裡算是很好的夢嘍，如果我走的好，走的美，晚上就會有好夢。我在做木工的時候，扛東西的時候，扛很重的東西，我就說：「我在工作啊！可是我在旁邊看著我在抬這個東西。」我就講給朱阿比說，朱阿比告訴我，是我的靈魂哭著在找我，要我走路小心，我覺得很奇怪，就閉著眼睛走，但是明明抬著很重的東西，居然沒有跌倒耶，我抬著個很重的東西做木工的工作是很有福氣的。我的男人都這麼沒用了，我一定要為了我的孩子來努力，Ikong 當兵的時候，我都會去台北工作。

## 七、104年4月1日上午

地點：陳進明大哥家

受訪者：陳進明、秀芬

訪問者：巴奈·母路、潘麗如

紀錄：潘麗如

**麗如**：大哥成長的過程中，有一個祭司身分的媽媽，你覺得他跟其他的媽媽有甚麼不一樣？生活中對小孩的教導有不一樣嗎？

**lkong**：喔，大概是這樣的，這些問題是，你現在就問了嗎？

**巴奈**：對阿就全講隨便講〈笑聲〉

**lkong**：恩，我想特別的地方是，他是一個祭司，在平時的生活當中也沒有特別的拉，只不過是說，今天她要出去作法或者有人要請她有人生病，他請她去做儀式的時候，她就要吃素，有該吃的不該吃的東西〈

**巴奈**：可以吃什麼不可以吃什麼？

**lkong**：恩山產的話，唯一可以吃的是山羌

**巴奈**：蔥蒜也不能吃，你阿嬤雙修

**lkong**：嘿嘿所以那些東西她就不吃

**巴奈**：那你們也不吃嗎？

**lkong**：根本沒有影響，變成就是說如果在這個家庭裡面，煮東西的時候，她的東西我們要另外分開，縱使她來的時候，有時候我們也要叫她看孫子，阿順便看看這個孫子身體狀況好不好，阿我們知道，我們自己就會另外煮她的嘿，所以說她的東西就是比較特別，比較特別的是她吃的東西她要做法之前，但是平時也沒有什麼忌諱拉。

**巴奈**：那你們的記憶裡面她從小做儀式這樣的生活大概是幾歲開始，你幾歲的時候？

**lkong**：應該我從懂事，我從記憶裡面，我很小很小就知道，因為我阿姨，也是她姊姊也是祭司。她的能力就更深了，從小我就看她做儀式，在所有的孫子裡面她都喜歡帶我，那個阿姨，阿有時候，以前沒有路燈，那個馬路都還是小碎石的路的那個年代，有時候回來的時候，她就會叫我一直走，她就會往田埂那邊暗暗的喔看不到，她就一直跑，她說有她的親姊姊〈阿美語〉，你們繼續走不要管不要管我，看不到路喔，她就有辦法，一直往那個巴巴，就拿那個 salay，的確是這樣，我想說奇怪耶，阿所以她看完祭祀看完病以後，她有幫人家看病，阿我就睡她家裡，她就半夜就說：「窗戶有人，她叫我們不要動不要怕，她就跑去廚房拿她的酒阿什麼的，就在那邊，跟祂溝通把祂趕走，她說有壞東西，她看得到，他們通靈，所以你看那個阿嬤不是有在做那個儀式 baqlabi 的時候，她為什麼一直哭？就看到那個，我就說裡面是誰？她說：只能說像那個，相片以前那個底片有沒有知道你是誰，但是不像我們這樣看到影像，她說看到那個影像，明明我

就知道就是你就對啦，但是不像我們這樣看到肉身，所以他們會去看完了以後。

巴奈：所以你從小就知道你媽是 mtiu?

lkong：對對，從小

巴奈：那你有沒覺得在同學圈子裡面，覺得自己很特別，有一個 mtiu 的媽媽?

lkong：也不會拉，只不過說以前 mtiu 在部落早期的時候比較受尊重

巴奈：尊重的理由是什麼?

lkong：因為以前我們的醫學不是很發達，有時候會生病，有的老人生病然後去看病不會好，就請他去看，她就說你的阿公阿嬤有點那個，去看一下，怎麼樣就給他建議就好了

巴奈：所以一直很尊重 mtiu 就對了

lkong：不像一直到現在就好像有點，不尊重祭司這個問題

秀芬：像我們現在這個年紀的

麗如：那從什麼時候開始比較沒那麼尊重 mtiu?

lkong：應該在後期啦！正名以後大概這幾年，因為是什麼，因為專家學者都過來，去探討 mtiu，後來可能被渲染怎麼樣不太清楚，後來 mtiu 就不是很重視。

巴奈：像這些人〈專家學者〉寫的東西，妳知道他們在寫什麼嗎？那阿嬤知不知道？

lkong：是這樣啦！我媽媽不識字，有時候他們拿了資料也就不了了之，至於他們的記載，後來他們學者跟學者彼此說你的不準，比較怎樣樣就互相比較。啊！實際內容本身我們自己就不曉得了

巴奈：下次買幾本噶瑪蘭的書給你

lkong：我不知道他們寫什麼，有時候會誇大，或是怎麼樣不切合實際的。像最近一直有人想要做祭司，後來說要做我媽媽的徒弟，但是這方面，我覺得他不過是要滿足自己的利益。我可以正式的對外公開說，我媽媽跟我說他是被強迫的，我媽媽是在很不願意的情況下，說：「好吧！你就來嘛！」

巴奈：聽說以前他媽媽的阿嬤是祭司，有教潘烏吉阿嬤做儀式，所以她有義務要收她

lkong：其實是完全不搭嘎的事，因為他的阿嬤 pasis 跟我媽媽是不同系統的，祭司有分 toRbuwan、kavalan 跟 pangchah，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媽媽早期是 pangchah 的，不是 kavalan 的，她媽媽的阿嬤 pasis 是 kavalan 的，所以她這個是兩個不同體系的。

巴奈：我現在擔心阿嬤跟他媽媽跟他要卸的有落差？像上次他翻這個 salay 直接翻成漢人的香

lkong：錯

巴奈：我就問阿嬤你怎麼告訴他媽媽說 salay 是香，阿嬤說不是我指的是把 salay 附著在香上，然後用香的煙去做儀式

**Ikong**：對對對

**巴奈**：我會擔心他這樣寫的話，人家會認為是對的

**Ikong**：變成是誤導，所以現在喔，我對他們喔很頭痛啦，這段喔哈哈（笑的很尷尬）

**巴奈**：這樣對噶瑪蘭的文化解釋錯誤是很危險的！

**Ikong**：所以會誤導，以為噶瑪蘭的小孩寫的就是對的，後來不盡然她寫的就是對的，她就是添加自己的

**麗如**：可以談談自己父母相處的狀況？

**Ikong**：我爸媽他們，這樣啦，我印象中我爸爸跟我差不多，就是唯一的嗜好就是喝喝酒、吃檳榔（小聲說），我爸爸是比較…不喜歡在家，他年輕的時候在外跑船，一直跑船跑船，也沒有錢，也沒有賺錢。

**巴奈**：他是遠洋的還是花蓮、高雄附近的

**Ikong**：在蘇澳這一帶，抓那個拉那個珊瑚，以前是去日本沿海往那個珊瑚，賺的錢嘛！可能也被老闆吃了，回來就是除了車馬費回來也就是兩手空空，我們從小到大都是媽媽養的

**巴奈**：那麼多孩子他怎麼養？

**Ikong**：他每天就是幫人家插秧、割稻、作工。我記得我國中就開始（比手勢工作，接著拭淚）

**巴奈**：他從小都餵你們吃什麼？

**Ikong**：（繼續拭淚）你可以問他（指向太太），大概我到國中一年級之前，都是三餐不繼，還有一次，新社墳墓那個上面，我們家住那邊嘛，我們地瓜怎麼挖，妳知道嗎？今天挖了，種一排，挖一挖，這個太小，就又蓋回去，再哇比較大的出來。每天挖每天挖就挖到沒有，然後就那個樹薯喔，吃那個，哇（比手勢搔癢喉嚨），什麼都吃啦！真正這些東西，地瓜也不是每天生啦。不夠吃的時候，有一天他就拿香蕉這樣（找衛生紙哭了）

**秀芬**：幹嘛要哭，這麼愛哭，每次講，兩個母子就在哭（Ikong 擤鼻涕）

**巴奈**：你們每天都沒有吃飽喔？

**Ikong**：還是有啦，用地瓜簽（台語）煮一大鍋的米，不過上面那一大層都是地瓜，大概地瓜那麼深，米只有一點點，我們都吃到膩了，我們挖到下面的飯，爸爸就會罵，不行，他爸爸就把全部攪在一起，你可以把他舀一個，他都跟那個黏土一樣，都不會掉。大概是三餐每次都吃這樣，然後沒有飯的時候，實在沒有辦法，就吃山同窩

**秀芬**：香蕉還沒紅，澀澀的，給他們吃

**Ikong**：要煮啦！煮一煮就吃阿，颱風來的時候，香蕉小小的，大家捨不得丟

**巴奈**：你媽媽沒有沒跟你講他養你的歲月

**Ikong**：有，有一段影片

**麗如**：為什麼這麼多兄弟姐妹，為什麼沒有人繼承（mtiu）？

**Ikong**：其實我媽媽一直想之前一直想說希望她的兒女有一個要繼承，阿結果後

來比較可以的，比較可以牽的，就是我在家裡的妹妹秀娟，但是他又沒有意願，而且年輕人一出這個社會，就不學這個東西了，他後來又找到後面有一家姓潘，他說那個相當一定可以的，但是他的父母親也不願意

**巴奈：**為什麼？

**Ikong：**不清楚耶！他就是不喜歡她小孩子當，他說那個小孩子有慧根，就一直擱著到現在。

**巴奈：**所以阿嬤一直希望兒女中有一個當 mtiu！

**Ikong：**嘿！〈點頭〉所以現在就變成沒有了，現在市面上妳所看到的、所知道的，那個都是騙人的，那個都不是啦！

**麗如：**那這樣子，阿嬤對於未來沒有 mtiu 有沒有什麼想法？

**Ikong：**我想，所以她現在心裡也很掙扎，到底要怎麼辦？以後沒有 mtiu 了怎麼辦，但是他也不能強迫人家，勉強人家去跟她學這個，而且學這個東西第一個要有這方面的慧根，夠條件，第二個你要有心，該可以教的，他不學，他不願意教得，他硬要學，他要做她的徒弟，其實那個只是現在收這個徒弟，都是做假，不得已的，反正你們紀錄說，你看未來這個噶瑪蘭祭司，一定是寫某某某，他是潘烏吉的徒弟啦！其實，未來我肯定啦，我絕對肯定一定是這樣寫的啦！其實充其量你根本不是，只不過是為了你自己的利益，來去做這樣的那個。後來徒弟那個儀式作完以後，他就不太理我媽媽，包括那次之後，你看看那個態度，他們母女那個脾氣。很糟糕耶！這個東西可以公開可以公開，重要的祭四是不可以拍，那你問阿嬤，阿嬤說可以就可以，因為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

**麗如：**隱匿在阿美族的社會裡，會不會分阿美族和噶瑪蘭族，正名前和正名後有沒有差別？

**Ikong：**直接的差別，就是「我們就是 kavalan」。有了正名以後，我們成為真正的 kavalan 之後，我們可以做自己的事。我們變成附屬阿美族那邊，我們跟誰講話，我們在部落都講 kavalan，我們一旦對外的話，不得不講 pangcah 的、sakizaya、台灣、國語都要學。所以正名之後，我們可以做自己。比如說那個時候，2002 年、2003 年我們成立噶瑪蘭族協會，還有 BAWKI，他們全家人都很用心。成立後，香蕉絲一直已經好像有一段時間都沒有過問，後來 BAWKI 一直想香蕉絲不能就這樣失傳。所以從香蕉絲工仿開始管理，一直一直就往香蕉絲，因為香蕉絲是 KAVALAN 唯一的特色，全世界就只有 KAVALAN 有香蕉絲。

**巴奈：**在還沒有正名以前，你們會認為你們是阿美族嗎？因為在註記族別的時候你們是阿美族。

**Ikong：**我們還是蔣噶瑪蘭話，但我們登記是阿美族。所以我們一直不承認我們是阿美族，我們是噶瑪蘭。阿嬤也是這樣想。我們是噶瑪蘭，為什麼我們去投票我們是阿美族呢？

**麗如：**在跟阿美族相處的時候會說自己是噶瑪蘭嗎？跟你們不一樣。



**lkong**：也是不會啦。不會說我們是 kavalan，我們跟他們在一起就講阿美話。

**巴奈**：對語言的認同？

**lkong**：對外講阿美話，在家或部落都是講噶瑪蘭話。

**巴奈**：所以對認同很清楚。

**lkong**：在十年前我們正名之前，大概花了十五、六年都在尋求正名。我在台北那時候是同鄉會會長，那時阿扁還當市長。我們就一直申請，他們倒也都很認同，我們也找內政部，那時候不是黃昆輝。章仁香是立委，還有現在的主委〈林江義〉，他們只是口頭認同說你們是噶瑪蘭，後來他們也不積極，所以我們拖了十五年後 2002 年才正名。

**巴奈**：在正名運動期間，阿嬤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lkong**：他們扮演的角色，我們所有噶瑪蘭的祭司，上次到台東，只要有編之的機會，他們都會一直去參加。我們也都這樣子，只要有邀請，我們都會去參與。我們要讓社會知道我們噶瑪蘭族不一樣，我們跟阿美族是不一樣的，我們自己有自己的族名，可是我們的政府忽略了我們。

**巴奈**：所以在正名以前阿嬤一直在為這些事情做努力？

**lkong**：對對對。

**巴奈**：告訴大家香蕉絲是噶瑪蘭的。

**lkong**：對對對，所以歷經十多年就是這樣慢慢累積。社會大眾跟政府也看到了，真的是有噶瑪蘭族，它有它的文化。所以我們香蕉絲一直編織給人家看，讓人家知道說這是什麼族的，噶瑪蘭。

**巴奈**：阿嬤概念裡知道正名運動是在幹什麼嗎？你怎麼跟他說？

**lkong**：這邊應該是模模糊糊啦，只知道說正名是為了我們噶瑪蘭，才会有名字，我們要有我們噶瑪蘭真正的這個名字。他們只能說每一個活動都要出現。

**巴奈**：到宜蘭？

**lkong**：宜蘭、台東都去。那個時候我在台北，只要有活動我們都會去支援，去幫忙湊人數，讓大家知道說，欸，這是噶瑪蘭族。

**巴奈**：那阿嬤他們那陣子去宜蘭的活動都配合嗎？就為了正名這樣的活動。

**lkong**：都是為了因為我們噶瑪蘭，當時宜蘭那邊也都很認同噶瑪蘭，但是他們沒有一個會講族語的，他們只不過說「我們是噶瑪蘭族」，用台語講。他們有活動就會派一兩台遊覽車派我們去參加，我們這邊只要有活動也會邀請他們。

**巴奈**：現在豐年祭都會邀他們來嗎？

**lkong**：有邀請，但現在就比較少了啦。

**秀芬**：老的老了，年輕人就比較不參與。

**巴奈**：宜蘭嗎？

**lkong**：宜蘭也是這樣啦，都比較淡。

**巴奈**：那你覺得正名以後有活化你們的內部情感或文化活動？

**lkong**：那一定是有的，所以歷經十年，十一、二年了，要不是正名以後，我要

講的就是，像香蕉絲工坊成立，才慢慢慢慢把噶瑪蘭這名字往外面，才慢慢打開。要不是潘朝成可能噶瑪蘭到現在雖然正名了以後也還是沒有人知道。

潘朝成現在也覺得很累了，他說「你們拿去吧。」

我也做過一段時間阿。

秀芬：理事長。

巴奈：香蕉絲是當初日本學者清水純問阿嬤以前都穿什麼衣服，潘烏吉阿嬤跟朱阿比阿嬤才開始回憶老人的製作方法？

lkong：這個我就不太清楚。

秀芬：阿嬤會用不同材質，不只香蕉絲，跟 mua 做材質來編織，直接做背包。也用塑膠繩子來編織，我們那邊的看到阿嬤這樣做也開始學。

麗如：家屋的區塊有哪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lkong：面對門看，不能看到後面。

巴奈：所以後面是封死的，沒有窗戶。

lkong：對。然後面對門，左邊是米倉，穀倉。右邊是廚房。

以我來說，那右邊是鼓倉。因為右邊為什麼是穀倉妳知道嗎？由來是這樣，我們不是右邊拿筷子嗎？左邊是拿飯。一進大門中間是客廳，左右邊是房間。

巴奈：床用藤做的嗎？

lkong：對對對。

lkong：前兩年我們部落有到屏東文化園區去蓋我們的傳統住屋，他的結構我有把改，用木頭，比較年限啦。因為就地取材。

巴奈：颱風怎麼辦？

lkong：就給它斜撐阿。如果倒掉了話，部落的人就會再把它扶正。

巴奈：這個穩不穩？

lkong：很穩啦，沒有問題。這個經過颱風都沒有倒。〈取出照片〉

lkong：這個在屏東文化園區阿，2006 年蓋的，前兩年我們又去。重新蓋，倒掉了，那個木頭我們就把他改成也是木頭的柱子。

巴奈：你們都睡這種喔？〈指照片〉

lkong：那個，芒乾啦。〈乾的芒草〉

麗如：大哥你這樣從小看母親，母親有沒有影響你什麼？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lkong：應該說是什麼，他告訴我們這樣，雖然過的窮，還是一樣過日子。我們那麼多兄弟姐妹，他每天一大早就便當包一包，沒有菜，就去做工了。〈覺得難過〉

巴奈：你看它是不是一輩子都在工作？

lkong：一輩子。

巴奈：她不偷懶的人。

lkong：你看她身體不好，來的時候也在那邊拔草。

巴奈：閒不住？

lkong：她為了小孩子他再苦也願意，一大早他就出門了。

巴奈：你聽過他抱怨嗎？

lkong：我想心裡頭抱怨是抱怨，我爸爸他比較不喜歡去打零工。他爸爸他只要一有空，就上山。

巴奈：那打的到獵物嗎？阿嬤應該很高興阿

lkong：有阿，高興只有一時阿，因為不賣錢。因為我爸爸的個性只要打的獵物，在我印象中是沒有賣過，都是分享，左右鄰居部落的人都過來吃阿。分享，都給他分啦。我們抓的魚也是這樣子。我記得小的時候我們一放網，都是一堆的好的魚。

巴奈：阿嬤還陪你爸爸出海，好厲害。

lkong：對，我也陪過阿。

巴奈：女人出海不是禁忌嗎？

lkong：不會啦。

巴奈：那阿嬤他都怎麼教育你們怎麼活下來，有沒有比較特別的？

lkong：特別的沒有，我們在那種環境生活下成長，已經很特別了。肚子餓的時候什麼東西都可以吃，所以很多東西都知道可以吃了。像有些果實我們一看就知道什麼東西可不可以吃。

巴奈：小時候阿嬤會不會打你們？

lkong：會啦。我媽媽會拿竹掃把那個細細的。

麗如：阿嬤說有一百多種野菜？

lkong：我都知道，我們都吃過。爸爸是比較兇悍，很少打小孩，但是他一但打的話他就會很嚴重。我記得有一次就是我大哥比較不會放那個魚籠，結果有一個阿公也去放，後面有人去偷他〈阿公〉的魚，他誤會是我大哥偷的。

巴奈：他告訴你爸爸？

lkong：對，我爸爸就把我哥哥吊在橫樑上打。

巴奈：有這麼嚴重？

lkong：我爸爸最討厭小偷。

巴奈：你們被打你媽媽會不會擋在前面？

lkong：一擋就被打，一樣。我阿姨擋，他也打，所以沒有人敢擋。他脾氣一發就，他最討厭偷東西啦。

巴奈：阿嬤也很兇嗎？

lkong：兇是因為某種溝通上的關係啦，阿我爸爸他平時是很溫順的，他平常扮演的腳色是媽媽。〈此處誤解問題為爸爸〉。角色有點互換，因為他不喜歡給人家管。他就喜歡去釣魚阿，或者是去抓魚，或者上山，冬天不能下海嘛。

巴奈：我一直覺得阿公的死是阿嬤很在意的？太突然了。

lkong：對。

秀芬：早上起來叫就沒有了。

Ikong：他那天走了，平時他大概三點就起來了，他大概四點、五點叫了，沒有人理他嘛，他就會先吃。阿那天我媽媽起來，咦？怎麼天亮了，阿結果沒有人煮，她就煮一煮。去叫他，奇怪，這個老頭子怎麼不煮飯阿？

巴奈：阿嬤一直覺得連再見都沒有講到，他一直很在意，我一直覺得阿嬤很愛阿公，我有跟他說這麼早離開，你這麼年輕就沒有老公，你應該可以再嫁。

Ikong：所以四個男朋友都是同一個。

巴奈：我以為四個名字都是不同的人，我想說阿嬤這麼多人在追，結果不是。

Ikong：當然阿，我媽媽之後就長時間守寡，沒有想過要改嫁。我有時候也會想跟媽媽說是不是該找個伴，媽媽說不要。然後他就哭了。

麗如：進明大哥對於現在新社部落的發展有甚麼想法？

Ikong：唉...應該是喜憂參半，喜的是噶瑪蘭族被台灣看到，連專家學者都知道噶瑪蘭族這個是喜，憂的是這些專家學者研究噶瑪蘭族要真實一點，比如說明明不是祭司，卻說他是祭司，這樣會誤導噶瑪蘭的子子孫孫，祭司的一些禁忌阿、規範都被扭曲了。

巴奈：可不可以說一下你們兄弟姊妹的名字和順序？因為你們兄弟姊妹那麼多個。你會不會忘記呢？

麗如：有沒有很想跟阿嬤說的話，卻不敢當面說的？

Ikong〈拭淚〉

秀芬：不會啦！就以前回去新社幫忙工作的時候，他跟他媽媽都可以聊到凌晨。

巴奈：都聊些甚麼呢？

Ikong：都蠻感慨的，去年工作室的檔案裏面他講一句話〈拭淚〉：「一生中，陪伴他的是貧窮。」〈拭淚〉子女那麼多，沒有一個人關心他。

巴奈：這是怎麼了？是在外面太久了嗎？沒有體會到媽媽的心嗎？

秀芬：因為以前太貧窮了，所以意思很想就會怪媽媽吧。

巴奈：為什麼只有你會貼阿嬤的心呢？

Ikong：其實當年我爸爸在的時候我爸爸比較疼我，我媽媽比較疼女兒。他們常常吵架就是說「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他們會分阿，阿因為後來爸爸走了之後我們就想說，就是要孝順媽媽，所以他一直想說窮窮窮，窮一輩子了，這是他唯一的財產，就是貧窮。

秀芬：他媽媽的所有的心事，就是他知道。

巴奈：他沒有跟女兒講？他不是有女兒住北埔嗎？

秀芬：他們很少回來。

Ikong：所以談到我的兄弟姊妹我每次都會跟他講，我們憑良心做就好了，阿嬤說甚麼你知道嗎？跟我太太講：「你不要讓你老公抽菸拉！」然後我就會要他也不要抽菸。

秀芬：因為吼為什麼，我很了解我婆婆，那時候我小叔都跟我婆婆〈指 Tipay 阿嗎〉住在一起，然後阿嬤生病，三天了喔，都沒有人去看他餒，都不管他

喔。也是我婆婆跟我們講的，已經餓到受不了了。打電話給我們，我們還從這邊〈北埔〉趕回去〈新社〉阿！

**lkong**：所以他很不希望我先走。〈麗如跟進明大哥確認新社聚落位置、名稱〉

**巴奈**：你最感動你媽媽一路上養育的地方？

**lkong**：唉，何只是感動，很感慨。因為我媽媽從小就給人家領養，他從四歲還是幾歲就給人家領養，他一直在那種環境，不平等的環境。他跟那個潘天莉〈養母的女兒〉，她〈潘天莉〉就讀書阿，一年級、二年級我媽媽就一定要照顧他們，還要養牛、做事。兩個妹妹都在新社，還在。然後那個待遇就是不一樣，因為你是養女阿。

**巴奈**：那他們對 Tipay 阿嬤不好嗎？他們會不會有反省？

**秀芬、lkong**：沒有。

**lkong**：然後我媽媽大概十三、四歲，我在生命史裡面那個影片，她被送到光復，她在光復那邊有一些親戚，她在那邊做長工，她一段時間在那邊，所以我們跟光復那邊現在那邊還有一些聯繫。她從童年一直到今天為止，一直處於這樣的狀態，非常的辛苦。

**巴奈**：唉，我每次聽他這樣講自己我也會哭，太苦了。

**lkong**：是，我說你這個年齡應該...潘天莉就會讀 a l u e o 〈日語〉，妳為什麼不懂，她就說我哪有讀書。不給她讀。

**巴奈**：所以阿嬤是文盲。

**lkong**：嘿。所以她妹妹差她幾歲，她妹妹就會寫字，很會寫字。

**巴奈**：那她都做什麼呢，以前。

**lkong**：就是做田阿，以前是農事。

**巴奈**：然後她說她養父母沒有養她，是阿嬤？

**lkong**：因為這個裡面喔，她小的時候是這樣，她大概被養到幾歲以後，她的養父母一直沒有給她報戶口，所以她實際年齡跟現在年齡是差兩歲多，她應該更老，她是這樣的，後來一直沒有報戶口，阿她的生父母就跟她養父母說，妳這個養女你到底要不要，妳到現在還不報戶口，再不報要罰錢阿。

**巴奈**：如果他報他第一個女兒的話，那她〈潘天莉〉就會是妹妹？

**lkong**：因為是這樣，因為她是，她的妹妹，養父母還沒有生的時候，因為還沒有生，就領養她。領養以後他〈養母〉就生了女兒，他就不給她〈阿嬤〉報戶口。後來她的親生父母就去跟她的養父母講說「妳到底要不要這個女兒，妳要養就養，妳不養我就收回來」，然後才報戶口。所以阿嬤才會跟你們講說，她實際年齡跟他差兩歲。

**巴奈**：她說她生父母跟養父母家很近。

**lkong**：很近。

**巴奈**：為什麼沒有人跟她講呢，小時候。

**lkong**：那時候想想，大家都忙，都窮。

**巴奈**：她一直以為養父母是她的親生父母，所以她很孝順。



**lkong**：後來才知道的。因為她很小的時候被帶到那邊，她一直以為是他親生父母阿。

**巴奈**：都沒有人跟她講就對了。

**lkong**：嘿。阿後來她碰到她姊姊〈親生姊姊〉，她說「阿，這是我妹妹」，才知道我們的爸爸是這個。這個是養父母。

**巴奈**：那她有沒有想說要回來?生父母那邊

**lkong**：怎麼可能呢，以前的話。她想回來，老人家只要不答應。妳看看，以前就是指腹為婚，他說，這個男人妳嫁給她，嫁了以後過一段時間，阿這個男人 **matuka**〈懶惰〉，不要!換掉!再換一個男人、老公，以前是這樣子欸。以前年代就是這個樣子，這個老公不行〈就〉換掉，都是父母親做決定的。

**巴奈**：你小時候印象阿嬤都幾點起來?然後白天都做什麼?晚上都幹麻?

**lkong**：哇，她那個都比較早起喔。

**秀芬**：四點、五點。

**lkong**：有時候就一大早，以前喔。那時候都是忙種瓜啦，更早期都是種梧桐樹，打工阿。很早就出門了，也沒有什麼菜〈在〉家裡，她就是包個飯，就上去，到那邊怎麼處理她們就...〈手勢〉

**巴奈**：那你們家裏以前種稻嗎?有田嗎?

**lkong**：有，是我們自己一點點啦。根本不夠吃。

**巴奈**：誰給你的地?

**lkong**：那個是我爸爸以前在外地，喔講到這個又是另外一段故事啦。他在外地工作，阿那個抓魚回來了，阿現在那個小湖那邊以前有梯田啦，弄了一塊。阿那個人就是看到我爸爸回來了，口袋裡沒有錢阿，就是穿著 **akula**〈皮鞋〉，他說 **Angaw**、**Angaw**，你的皮鞋很漂亮，你要嗎?你有沒有錢?沒有哇，那這樣好不好，這塊梯田給你啦。然後就跟他換，那塊梯田換那個鞋子。就換一雙 **akula**，小小的，現在也是變成林地啦。現在變成原保地啦。所以他是用一雙鞋子就...就那麼一塊。小小塊的，要用人去採阿，除草，種稻。所以他的養父母沒有給她田地。

**秀芬**：連鍋子都沒有。

**lkong**：等我長大的時候她的養父母生病的時候，一頭牛兩頭牛給她的養父母，然後再換一塊小的地。

**巴奈**：還要給她牛喔?

**lkong**：所以他的兒女也知道這件事情阿，阿我媽媽從開始就是這樣不平等，所以那塊地你說充其量是她養父母給的媽?不是，當時是佃兩頭牛去給她患來的，阿她現在妳看她的女兒，哇你看好幾甲都是他們的地。而且給我媽媽的事梯田，沒有路。但是我媽媽心裡也是有點怨嘆啦!至少兩頭牛去換一塊地。

**巴奈**：我以為是養父母給的。

**lkong**：沒有沒有!這個可以求證的，因為她的妹妹還在。

秀芬：阿嬤不是也有獎，那個連煮飯的鍋子都沒有給。都用那個牛奶罐阿去煮飯、煮菜。

巴奈：那你爸爸都不會去爭取什麼？

lkong：不會！

巴奈：他不是從妻居嗎？

lkong：對阿！以前你也知道母系社會很多是，這樣被我媽媽的養父母勉強收留的，比較浪漫、比較懶惰。要不然的話他早就被趕出去了。

巴奈：阿嬤那時候在養母家是是自己搬走還是被趕走？

秀芬：被趕走阿，他說那個他的爸爸懶惰〈Angaw〉

lkong：我們那時候坎坷，講到搬家，我們本來是住那邊，然後很小的時候就被我用火燒掉了，燒掉以後，然後我們又搬到新社，新社然後道路拓寬，我們的房子沒有了，我們又被趕走了，我們都不知道甚麼叫賠償，然後又搬到墳墓上面，然後那邊的地很大喔！挖！好幾甲喔，我爸爸那時候為了買竹筏，把土地賣掉，後來那個竹筏也沒有算錢，阿後來真的是走投無路了，所以又搬回來現在那個地方。

巴奈：你們真的是很坎坷耶。

秀芬：我說怎麼那麼窮那個時候，我們家都沒有這樣子過。

lkong：然後又搬回來先在這個地方，因為那時候我們家還是茅草屋，我媽媽真的很苦阿，阿我大姊都不負責任阿，不能說不負責任阿！他出去了就是嫁出去了，就是從來也不會關心家裡的事了。我大哥呢，從小也就出門了，跟我大阿姨在林森北路，租房子阿，在那邊就一直在都市，阿就不回來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在家阿！我可以講阿，我國小五六年級可以自己犁田，還有 mikalu。

秀芬：他們國中學費都自己賺的

lkong：禮拜六禮拜天都去抓九孔。所以我甚麼都會阿！

巴奈：去賣是嗎？

lkong：嘿！學費自己賺，我國小的時候我很會寫甚麼，我很小就會寫請假單，為什麼，那個今天要插秧，然後爸爸媽媽要一大早起來去割那個芒草阿，要給牛吃，牛才會有力氣去犁田阿，都很早阿！很早然後就要開始。

巴奈：老師願意肯給你們請假嗎？

lkong：唉...那時候有請假單就好了啦！也不扣分也沒什麼啦！

巴奈：以前就有噶瑪蘭〈新社國小〉的國小嗎？

lkong：有阿，還有一年級的時候還可以看到茅草屋阿，二年級就沒有了。

巴奈：所以以前新社的都是蓋茅草屋？

lkong：沒有了，有的是硬體的已經蓋了，大概是六年級生的那個就還是茅草屋，小小間的。

巴奈：那你家一直都是茅草屋嗎？

lkong：一直茅草屋，大概到那個蔣經國的時候，不是十大建設嗎？就開始有補

助，補助幾萬塊巴！我還記得一戶 9 萬還是多少，我們不夠的錢就那個牛阿就拿去賣 Y，蓋房子。那時候已經開始我很早就出社會了，已經開始潛水了，阿我還幫忙。

秀芬：海底工程也有。

巴奈：海底工程是什麼？

秀芬：就在那個馬場，像在港口那個，

lkong：說到這個我就更難過了。

巴奈：媽媽都知道你很努力的再打拼生活。

lkong：知道又奈何呢？我們生活就是這樣阿！

秀芬：Y 可是他賺錢也不會存錢餒。

巴奈：什麼啦！都買這麼好的房子。

lkong：至少我還存到一個老婆。

秀芬：可是那個時候也沒有存款簿。那個衣服才幾套，這個男人怎麼沒有衣服。只有兩三套而已。省錢也沒有錢阿存款簿也沒有。有錢就喝，請人家喝酒。

lkong：這幾年來講，bawki 也愛跟一些幾個老師阿！什麼施正鋒阿、高八萬。我認識大概不下十個，所以我說每次 bawki 都說：「走阿 lkong」我就說：「不要！你們都是穿 neckudai〈領帶，意指有地位的人〉。」他就說：「什麼！穿 neckudai 的不是人喔！」我就跟他們混在一起，阿好會喝，而且講話也是一樣。

秀芬：他就不敢開他的車都坐計程車回來阿！

lkong：我直接跟他們欸，我這個沒有讀書的跟你們知識份子喝酒，我很不自在，他們每個人都怎麼講：「我們像教授嗎？跟你喝酒有像嗎？」後面這一年我就沒有

巴奈：其實你的貢獻很大，很多研究者都要藉著你的詮釋才會知道。

秀芬：那個協會的他幫很多。幫忙很多，賺錢給協會，可是錢都不見了。

巴奈：可是阿嬤說他們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才 500 塊耶！

秀芬：對阿！

lkong：不過我是這樣啦！我叫她不要做，但是後來想一想，也對啦，那邊坐下來還有伴。我怕他會亂跑，跑去種菜又幹什麼的，跌倒呢？我很怕他這樣子。

秀芬：我有叫她來，住一個禮拜就：「哇！我要回去了。」

巴奈：禮拜天我要把他留下來，他說怕火燒家，那個秀娟已經火燒家好幾次了。

lkong：我妹妹車禍之後已經有點不太清醒了

巴奈：我那天也是一大早過去，然後就說：「你怎麼又喝酒醉了！」阿嬤就罵她，阿她也不理阿嬤。

1. lkong：你不在的時候阿嬤會被她罵。她把阿嬤當作是她女兒在念。去年有一次我回去的時候，我就問她：「你為什麼煮東西都主到忘記？」他問我說：「有嗎？」我說，我的話我都會痛罵一頓，可是罵一罵也沒有用，沒有效果

〈表情無奈〉。還好捏吼，還好你們有載她回家。這個年紀這樣的身體已經算是優等了。

## 八、104 年 4 月 1 日下午

地點：帶著陳進明大哥到新社潘烏吉阿嬤家

受訪者：陳進明〈Ikong〉、潘烏吉〈Tipay〉、秀芬、秀娟〈Kalibaw〉

訪問者：巴奈·母路、潘麗如

紀錄：潘麗如

**Ikong**：有一次跟我爸爸去電魚，結果我不小心把裝於的魚簍給弄翻了，我爸爸就以為我是故意用翻的，就被爸爸用電魚的那個電一下，他說不管你是不是不小心還是故意的都要被電！

我爸只要心情不好，就要開始發抖。

**Tipay**：連我也電！

**Ikong**：就是那個鱔魚阿！我爸爸說那是賣錢的東西，怎麼可以弄翻，就生氣。然後我爸爸回去以後就叫我去雜貨店去裝酒，結果回來就一邊喝酒，一邊講說：「是那個魚簍的繩子斷了，不是故意的。」爸爸就算做錯了，也不會跟我說對不起，但是看的出來他很愧疚，因為他一直喝酒。

**秀芬**：那時候他以為是他偷東西，也是被打阿。

**Tipay**：我不會打小孩，我只會罵人。

**Ikong**：哪有，你小時候用那個竹掃把那個，抽一隻這樣咻咻打我

**Tipay**：我有嗎？是你自己小時候把內褲亂切。

**Tipay**：你為什麼要這樣把內褲砍成這樣？

**Ikong**：因為那個褲子很緊，很不舒服，就用刀子剝，然後媽媽就問說你為什麼要這樣？我就說：「那個褲子很累。」

**巴奈**：大概幾年級的時候？

**Ikong**：大概 1 年級。我爸爸很兇喔，一吼的話部落都聽的到

**巴奈**：那他這樣吼你會害怕嗎？

**Tipay**：當然怕阿，連小孩都不敢靠近他爸爸。

**Tipay**：他小時候很害羞，小時候我帶他去工作的時候，他都不敢跟別人講話。

**秀芬**：他就是這樣阿，跟媽媽出去別人家就一直在門口等他媽媽。

**Tipay**：他連當完兵以後，連鬼都還是怕。

**Tipay**：他小時候就這樣。他我這個兒子晚上回來就會自己洗內衣褲。

**秀芬**：他一直到年輕都有這個習慣，洗澡洗好自己洗內褲。

**Ikong**：以前哪有衣服拉，都只有一套阿。

**Tipay**：我也是阿。

**Ikong**：之後結婚的時候，我太太就跟我說：「為什麼我們都結婚了你還是自己洗內褲？」

**秀芬**：他都連內褲破掉的時候都還穿著內褲，有一次他內褲破掉了他都不知道，



然後弟妹就說：「姊夫，你內褲破掉了」

**Ikong**：雖然我們年紀相仿，但是那個貧富差距就很嚴重。

**巴奈**：那阿嬤現在是不是會覺得很幸福？

**Ikong**：不要抽煙拉！〈叫 **Tipay** 阿嬤不要抽菸〉

**Tipay**：你不知道啦！等你老了就知道！

**Ikong**：你一天一隻就好了啊。我就工作一天才抽一隻這樣。

**Tipay**：鬼才信，難過沒人知阿 〈台語〉

**Ikong**：妳嫁不出當然難過啊

**Tipay**：找不到拉

**Ikong**：是人家不要你，你太瘦了

**Tipay**：沒有辦法，我跟他說我愛你，他還是說不要，然後就向後轉。

**巴奈**：你們母子有在一起出遊過嗎？

**Ikong**：有阿，那個工作坊會有活動，國內跑過好幾趟，昆明也去過。

**秀芬**：他〈**Tipay**〉去過很多地方啊！日本、大陸、峇里島、韓國、泰國。都不知道去了幾趟了。

**Tipay**：我第一次出國的時候哭得很慘阿，還好我很辛苦的把孩子養大，不然我哪有機會出國。我也很欣慰我有養大我的孩子讓我出國，否則怎麼會有出國這件事情。

**Ikong**：第一次出國我送她去機場，好像是去泰國，然後就一直哭。

**巴奈**：你害怕坐飛機嗎？

**Tipay**：有阿，我很害怕，我還跟我的朋友說，不知道飛機掉到海裡，我們可以游去哪裏。好在我坐的飛機都沒有掉下來。如果掉的很近，我也還是可以游回來啊。

**巴奈**：不會啦，你想太多了。

**Tipay**：飛機會飛到很高的地方，然後又「轟」又下來。我現在就不方便，因為眼睛不好了。

**Ikong**：對阿，現在我們都不放心讓她自己一個人出國。就算有人帶牠我們也還是不放心阿，畢竟不是自己最親的人。

**巴奈**：你們小時候有醫生嗎？

**Tipay**：也有阿

**Ikong**：那個是密醫阿。

**巴奈**：那你們生病怎麼辦？

**Ikong**：就沒辦法啊，很窮阿。

**Tipay**：很奇怪內她們，小時候衣服穿那麼少也都不會感冒耶。

**Ikong**：以前我們那個田是不是你用兩條牛跟你養母換的？

**Tipay**：對，就是那個養我的人，他甚麼東西都沒有給我，那塊地還是我自己換來的。

**Ikong**：他〈**Tipay**〉養母有很多地，都沒有一塊分給她。

麗如：他們有沒有跟你說過謝謝？

**lkong**：怎麼可能說謝謝

秀芬：那是她的姊妹也有跟他說過：「我們怎麼知道呢？那是我們爸爸媽媽的問題。」

**lkong**：那個她的姊妹的孩子就比較多事情阿。

秀芬：他的那個養母的孩子，他的小妹〈URong〉，已經中風了。

**lkong**：就是那個他的養母的女兒都已經要生下來了，他都還沒落戶。

**Tipay**：我都沒有戶口，我的生父住那邊，我住在那邊〈指養母家〉。

巴奈：阿嬤的頭不是有被打嗎？頭凹進去。

**lkong**：他的頭有兩個傷，一個是小時候被打的傷口，一個是被攪拌機打到的。

**Tipay**：人家說活該阿，小時候不聽話活該阿。從小就去做長工阿。

巴奈：你小時候需要照顧自己的妹妹？

**Tipay**：當然阿，連長工都要做了，怎麼可能不照顧妹妹，三點就把我挖起來，要我煮早餐，而且那時候是用柴燒的。

**lkong**：你下次就去跟他說，爸爸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不好。下次拉。

巴奈：年輕一定很漂亮啊

**Tipay**：哪有，也是沒有人要阿

秀芬：以前的生活，就很窮的女孩都沒有人要靠近。這個是老人家講的，他們會看阿，看女生的家裡很有財產，就過去。

**lkong**：哪有，那時候在長濱的時候，有一個女生家裡有三甲地阿，然後她的男生本來要跟他結婚，然後別人跟他說：「後，那個女生這麼有錢，你嫁〈從妻居〉過去會做得要死。」後來那個男的就放棄他的女朋友。

巴奈：結婚之前你〈問 Tipay〉有多少人追？

**Tipay**：就那 4 個人啊。

**lkong**：他那個年代哪有甚麼少女時代，就是家中的長輩要你嫁給誰就嫁給誰啊。

**Tipay**：以前的時候哪有甚麼娛樂，就是唱唱歌跳跳舞，然後才認了我的親姊妹。

**lkong**：然後家裡的那個老公如果很懶惰的話，家裡的長輩就會說：「這個趕走！換掉」〈Tipay 阿嬤在旁邊點頭〉

**Tipay**：我先生曾經就是被我養父趕走，可是他又回來了。

**lkong**：他就是看你漂亮啊！重感情啊。

巴奈：他被趕走的時候是剛結婚的時候嗎？

**Tipay**：是我們已經有兩個孩子的時候。

**lkong**：那時候他已經到花蓮工作了，然後她就跑去找她啊，兩個人在花蓮生了一個小孩，三個月就死掉了，後來又回來新社。

**Tipay**：她的名字叫 api，還會笑，後來就突然死了。

**lkong**：就是那時候小嬰兒就一直哭哭哭，然後也不知道是甚麼病，那時候也不知道要去看醫生，就一直哄，但是哄著哄著就變成屍體了。

**Tipay**：就連醫院在哪裏都不知道。

**Ikong**：可是你們很厲害啊，一直增產報國阿。

**巴奈**：阿嬤身材很小，怎麼這麼會生啊！

**巴奈**：兄弟姊妹小時候會不會打架。

**Ikong**：喔！這個會喔！

**Tipay**：會阿！喝酒醉還是會打架

**Ikong**：不是啦，是講小時候

**Tipay**：但是會害怕他爸爸所以也不敢打架

**Ikong**：我們吃飯很日式，如果爸爸還沒開動，大家都不能吃。連我也受到爸爸的影響，傳承這樣的習慣。我就在外面工作的時候還沒回家，就讓他們等我，我回來才可以開動，但是後來就比較放鬆一些，但是絕對不能讓我吃剩菜剩飯阿。

**巴奈**：以前有沒有休閒生活？

**Tipay**：沒有阿

**Ikong**：除非以前的完工儀式 qataban，才會跳舞、唱歌。就是像這個部落如果收成了，就會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噶瑪蘭沒有豐年祭阿。

**巴奈**：那你們叫做甚麼？

**Ikong**：完工儀式。我的姊夫〈磯崎的鄰長〉就是來這邊跟我姊姊，他們那時候有每年的豐年祭，那時候就想說這邊怎麼沒有，就找了第一鄰跟第二鄰，全部出動。就很熱鬧阿，有人上山有人下海去抓吃的，然後就一起吃飯阿，唱歌跳舞，都很快樂的完成。

**Ikong**：隔年那個村長叫潘阿木就發飆了，他說為什麼一個村有豐年祭，我們沒有。我就說要一起辦嘛，所以噶瑪蘭絕對沒有豐年祭，我可以直接說我們沒有豐年祭。

**巴奈**：可是你們 qataban 不是豐年祭嗎？以前不是稱做馘首祭嗎？

**Ikong**：不是，qataban 就是唱歌跳舞的意思，不是豐年祭。由來是因為完工儀式。

**巴奈**：那個儀式怎麼稱呼呢？

**Ikong**：我們叫做完工儀式，就是慶祝收成阿。

**巴奈**：所以就是把完工儀式擴大辦理，變成現在的豐年祭嘛

**Ikong**：對阿。

**巴奈**：那你們完工儀式唱甚麼歌？

**Ikong**：都可以阿，噶瑪蘭、阿美族、撒奇萊雅的歌都有，還有我的親戚把音響都搬過來。

**巴奈**：那你們部落應該很高興。

**Ikong**：那時候還不是部落。就是從那個磯崎的隧道到這邊 Dabuan。

**Tipay**：Dabuan 就是擋住那個溪的意思，以前就擋住這條溪，所以這條溪也叫做 dabuan。

**Ikong**：以前這個溪都可以洗衣服，沒有很高阿，大概一兩米而已。只是現在被

水泥擋起來阿。

巴奈：你們這邊是不是不缺水

**lkong**：對阿，水裡面蝦子、螃蟹都有阿。

巴奈：所以阿嬤以前的生活也沒甚麼休閒嘛，就到海邊這樣踩踩

**lkong**：休閒可能是這樣，就是太奢侈了，她根本就已經沒有休息的時間。

**Tipay**：工作都已經做不完了，哪有時間休閒。

巴奈：她好像沒有資格享受人生。

**lkong**：連休息都沒有了，還到休閒。

巴奈：那她有沒有甚麼好朋友可以講心事的？

**lkong**：那個海產店的潘禎祥媽媽，可是他已經走了，每次有空都會硬要帶他和朱阿比去海邊，去撿海菜一邊喝酒這樣，那兩個好朋友都死了拉。

巴奈：那阿嬤年輕的時候有沒有姊妹淘。

**Tipay**：也沒有拉。

秀芬：那個朱阿比拉，還有那個海產店的潘禎祥的媽媽拉潘阿妾，他們三個都會一起哭。

**Tipay**：不就這些不聽話的孩子們。我們說到些東西，說著說著就都哭起來了。我們聊一聊，也喝一喝，就哭得更多了。

巴奈：你們喪禮會唱哭調嗎？

**Tipay**：像阿美族喪禮的哭調<sup>79</sup>〈miolic〉嗎？

巴奈：對。

**Tipay**：也會阿。

**lkong**：我們也只有至親會難過拉。

**Tipay**：像太巴壟他們就會邊唱邊跳繞圈圈。

巴奈：他們邊唱邊跳是不是唱豐年祭的某些歌。

**Tipay**：我參加過我看過。太巴壟的還會一直拿著毛巾對著死人揮來揮去。

**lkong**：我死掉的時候你不要哭喔！

**Tipay**：我幹嘛哭阿！不孝子阿！就去啊！

巴奈：幫他 paduRqan 阿

**Tipay**：哪有那麼好，死了還幫你 paduRqan 喔！

**lkong**：那個我的二姊周金英，得到癌症過世了，然後媽媽就拿竹子打他的棺材。

巴奈：他有甚麼最快樂最難過的事情？

**Tipay**：我沒有難過啊，就高興高興啊！我有好吃的就好了，哪有甚麼難過。最高興的就是孩子還健在，那麼多孩子總有一個會對我好。

巴奈：這輩子有甚麼讓你很難忘的事情？

**lkong**：他最常想的事就是他常常說他能夠走就走，因為他已經沒有對象可以跟他一起聊心事，很孤單。

**Tipay**：也沒有甚麼事情去想。

<sup>79</sup> 由女性負責進行哭調，對著死者唱歌帶著哭腔。

巴奈：可是部落也有很多 vqi、bai 阿。

Tipay：可是都不是聊天的對象啊！他們不懂我的心，怎麼聊天。

Ikong：我問他說你如果走了有沒有未完成的心願？你還有沒有心事未了的事情？他說沒有，已經可以了無牽掛的離開，已經沒有遺憾了。

Tipay：我現在不放心秀娟〈六女 kalabaw〉。

Ikong：kalabaw 你不要這樣，媽媽本來可以排隊 10 年，被你氣到剩下幾年，讓媽媽多活幾年好嗎。

巴奈：你為什麼不跟他們住在一起

Tipay：因為我吃菜，跟他們住的話很多蔥蒜的味道。

巴奈：阿嬤會不會覺得這一生很短阿？

Tipay：不就這一生就過了嗎？我媽三十五歲就死掉了。我都已經活到八十幾歲了。

Ikong：有經過阿嬤家門的孩子都會送煙、海菜、甚至還有山羌的肉。

秀芬：你有很多的煙就送給別人嘛。

Tipay：我哪有很多的煙，那都不一樣。

巴奈：什麼開始有部落集體性的活動？

Ikong：正名以後就跟阿美族以後有豐年祭。其他也沒有什麼特別。

巴奈：你對你媽媽做的儀式很了解？

Ikong：沒有很了解啦，但可以口述。以前也有男性的祭司，但他會害〈pakaysin〉，那個害人的他會害自己。

Tipay：pakaysin 就是會讓人生病的儀式。

巴奈：那是詛咒〈pakaysin〉人的嗎？這是屬於阿美族還是噶瑪蘭族的？

Tipay：是阿美族的。

Ikong：以前第三鄰那邊有個 pakaysin 的，結果被人蓋布袋〈被打〉。

巴奈：會 pakaysin 的人是 sikawasay 嗎？

Tipay：不是。

巴奈：你們怎麼知道是他？

Ikong：因為只有他會。

巴奈：如果要做這種 pakaysin，可以對住在美國的人做嗎？還是只有這邊的？

Tipay：不行，只能對這區的人做。

Ikong：阿嬤不是做這方面的事，但可以確定的是 pakaysin 是害人的。

巴奈：阿嬤說這樣子命會不好。

Ikong：對阿，後來那個第三鄰 pakaysin 被人蓋布袋，還吊在樹上打，毒打一頓。

Tipay：幹麻給人家生病？pakaysin 那個人只會 pakaysin，不會拿〈解咒〉。

巴奈：會放不會收？那怎麼辦？

Tipay：被 pakaysin 的人，連醫生看了都說沒病，但實際上是生病了。

巴奈：你媽媽小時候有叫你上教會嗎？

Ikong：有阿，這樣才有 miluku〈牛奶〉跟 haikiw〈捐贈的物資〉，還有紅米。



**Tipay**：我們家的老大，就是靠教會的 miliku 長大的。

**巴奈**：阿嬤你不是巫師嗎？你可以進去教會嗎？

**lkong**：可以阿，做女巫是個人的事情，還是可以上教會。連神父都跟他說你是你，祭祀是你個人的，你來教會是教會。

**巴奈**：天主教這麼好？

**Tipay**：神父就是這樣。

**巴奈**：那阿嬤當天主教徒幾年？

**lkong**：我那時候才國小吧。

**Tipay**：差不多二十年。

**lkong**：停下來又繼續停下來又繼續〈斷斷續續〉。在教會，十點就會有饅頭跟一罐牛奶。牛奶喝了，饅頭捨不得〈吃〉，就帶回來。

**巴奈**：那阿嬤在當天主教徒的期間做過什麼儀式？patRuqan？palilin？

**lkong**：那個是正常的，都要做的。教會跟做這些儀式是不衝突的。

**秀芬**：教會的人生病還是會找她阿〈阿嬤〉。

**巴奈**：這是你說的還是教會說的。

**lkong**：連神父都這麼說的。你個人信什麼，你回家是你的。那要看傳教士，有時候都是一些自己添加的規定。

**巴奈**：你們那時候神父是誰？

**Tipay**：常常換人。

**lkong**：幾年就換一次。

**Tipay**：我也曾經洗禮過。

〈路人參與聊天〉

**巴奈**：你在這裡活幾年？

**lkong**：第一次離開是在當兵的時候。我比較對部落是比較有概念，因為我一出去也是在台北也是做什麼什麼我們的同鄉會。

**秀芬**：復名也是他阿，很支持。那時候他在那邊當會長積極的召集他們。欸工作放著欸，然後去抗議欸，去總統府還是什麼。

**lkong**：不在話下啦。

**秀芬**：也是他帶領欸。

**lkong**：但是後來，在歷史記載裡面，只有偕萬來跟部落耆老。陳建中在裡面只是扮演推動的角色。

**巴奈**：阿嬤，是誰起了這個正名運動的頭？

**Tipay**：可能是偕萬來吧。

**lkong**：偕萬來是跟著我們的腳步在推動，也沒有什麼發起。

**秀芬**：他也沒有召集年輕人去阿。

**lkong**：那時候凱達格蘭大道更名的時候，我是始任的會長，我們在 kaliawan 那邊開會，那個時候加里村的理事長叫江家走。開會的時候我這樣說，凱達格蘭復名運動，我們要派人去，沒有人答應，我說那以後我就從此以後我

就不要理，那 kavalan 就這樣子就好。後來偕萬來還講一句人話「欸，我們的小孩在外面打拼，我們不支持可以嗎？〈台語〉」。後來他們就說「好」。後來就去跟上面的人協調一部還是兩部遊覽車，從立德就〈開〉上來，那時候還有更名儀式，那時候我還不懂文獻啦。

巴奈：那時候是誰帶隊？是江先生嗎？

Ikong：也沒有啦，這邊是部落是全部帶上去。

巴奈：車子是誰叫的？

Ikong：我叫的阿，全部是我指導。後來到那邊以後，中午怎麼辦，他就給我們五萬塊。

巴奈：幾個人？

Ikong：五十個人次，五萬塊。那時候我們木工都很好，我的同鄉會的那些年輕人說「來，我們一人捐一千〈台語〉」，啪，錢就很多了。然後我們在立法院下院餐廳吃飯，請〈吃〉了三萬多塊，剩下的全數給他們帶回去，還有殺豬吧，我沒有辦法回去。他們以為這些錢是上面給的，其實不是。我一聲令下，大家都很好過阿。那時候羅文嘉看到我們就說「好，我去協調。」

巴奈：凱達格蘭更名的運動跟噶瑪蘭的正名運動有沒有連動關係？

Ikong：一定是有。

巴奈：先有凱達格蘭的復名才有噶瑪蘭的正名嗎？

Ikong：一定是有的。那時候台北那些同鄉會說「一句話就好了，會長一句話。」他們說「會長，一千不行，那兩千。」

秀芬：邱水金也是很支持他們，只要有活動都會出現。

Ikong：他是會參與啦，但是就是不出錢。因為凱達格蘭就是噶瑪蘭的支系啦，那凱達格蘭沒有人，我們噶瑪蘭就去主導，他找上我我當然要把事情處理掉阿。阿嬤也有去阿，全部都去了。

Tipay：當初我們也有去拜拜阿，而且有殺一隻豬把他舉的高高的。

Ikong：但是在歷史記載裡面，就隻字不提我陳進明。為什麼隻字不提我，那時候楊功明愛玩這個記者，偕淑玉的老公阿。

巴奈：白浪嗎？

Ikong：對，他還跟我要一萬五，那是什麼，我也沒有跟他講用那個噶瑪蘭的旗幟啦，那個旗啦，一萬五，我記的清清楚楚，你可以問他。然後就是募款了啦，那個時候台北旅北同鄉會那個年代，一句話，兩千就兩千。

巴奈：那個時候媒體記者有沒有報導，是誰帶的？

Ikong：沒有。陳水扁還在那邊阿，哇，高興阿，那個麻糬還打到他的頭。那也是過去了啦。

巴奈：阿嬤也有參與這些活動？

秀芬：都有，都有。

Tipay：那個時候我都跟朱阿比。

Ikong：我有不平衡的地方，這麼長的時間我們一直在北部推動，我們當火車頭，

部落是跟在我們後面。那後來歷史記載裡沒有就算了，我也不願意出名的人。只要攝影記者一來，我就躲，我不要了，我不喜歡。

**巴奈**：像這種真相怎麼都沒有人去報導？還是有人壟斷訊息？

**Ikong**：不無可能啦。那時候是楊功明一直在參與這些攝影。

**秀芬**：他一直把他岳父一直這樣。

**Ikong**：他岳父也沒有去阿那時候。

**秀芬**：都是給偕萬來那個名稱阿。

**Ikong**：他在東華可以拿到碩士我覺得很奇怪阿，他論文寫什麼？「我的岳父，偕萬來」。每個人都在笑他！後來他族語認證，他比陳睿雲還要差勁，一句話都不會講，他也可以認證也可以通過。聽說那時候老師都是那些的人啦，被我修理的人。他事先有內線，那個死背的。你看，楊功明就是這樣通過，他一句話都不會講。

**巴奈**：阿嬪從小就跟你們講噶瑪蘭語嗎？

**Ikong**：百分之百的。對外才講阿美話，如果你是撒奇萊雅，我也可以全部用撒奇萊雅〈語〉跟你講話。因為我跟撒奇萊雅的族語老師有時候去研習。

**巴奈**：阿嬪你會講嗎？

**Tipay**：不會，我的已經不純了。他〈指 Ikong〉比較會。

**巴奈**：你有親戚是撒奇萊雅嗎？

**Tipay**：對阿，潘靜英就是阿。

**巴奈**：能不能請阿嬪講一下她一天的行程？

**Tipay**：早上四點起來煮飯，先出去工作，七、八點再回來吃早餐。吃完早餐再找工作做，山裡或田裡的。

**秀娟**：她有時候會忘記中午回來吃飯。

**巴奈**：那你不餓嗎？

**Tipay**：就喝喝水。

**巴奈**：喝酒就飽了喔？

**Ikong**：沒有人可以熱愛工作熱愛到忘記吃飯啦，這是責任的一個，使然啦。因為以前做不完明天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所以她的壓力阿，可想而知。他可以把我們十幾個小孩子養大。

**巴奈**：有睡午覺的習慣嗎？

**Tipay**：沒有。

**Ikong**：沒有那個條件啦。

**Tipay**：太陽在正中央，我還是要工作。那個心一直在那邊，要工作。

**巴奈**：連休息都是罪惡感嗎？

**Tipay**：吃飽飯就是要馬上工作。

**巴奈**：工作結束後呢？

**Tipay**：煮飯，燒燒洗澡水。

**Ikong**：生不逢時，妳慢個三十年出生就好了，呵呵呵。

巴奈：也是這樣她才精采阿。

**Ikong**：我常常一直埋怨我自己，太早把我生出來，因為把我生到最後的時候，我說不定可以讀到大學。

**Tipay**：如果我有讀書的話我也可以當總統。

巴奈：阿嬤讀的話可以讀到博士。

巴奈：阿嬤有沒有話對我們這些小孩子說？

**Tipay**：謝謝你們，你們也辛苦了，你們為我的事情一直奔波。我講的不盡然都是很好聽的，但是未來多多包涵，感謝你們這段時間常來看我。

**Ikong**：我直接翻譯啦，他主要是說感謝你們啦。我是希望在未來的歷史記載裡我們可以看到你〈指阿嬤〉。可以讓我們的子子孫孫藉著書看到潘烏吉。

**Tipay**：有錢人〈台語；烏吉的諧音〉

## 第二節、儀式紀錄

◎ 2015年2月13日

### 一、參與 patRuqan 儀式紀錄

要求儀式者：潘靜英

與亡者關係：女兒

參與者：親戚

舉行儀式地點：磯崎

祭司：Tibay 潘烏吉

#### 〈一〉招〈迎〉靈

用棍子拍打白毛巾、打地〈督促祖靈快來〉→用棍子沾野柚葉水向天地和三個方向滴→用嘴巴靠近從棍子手的部分往尾端〈代表喝酒的意思〉→喝一口米酒，「嘖斯」在葉子上，再用來擦臉。

上面的步驟，重複好幾次，直到祖靈〈死者〉來了為止。

#### 〈二〉祭祖靈〈宴靈〉

死者到了之後，由祭司開始祭祀，接著是主人、親戚與朋友。

祭祀的過程：

1. 用小竹桶裝\*洗米水經過嘴巴吹氣倒入野柚葉水盆中，但不能碰到野柚葉
2. 接著，用碗裝米酒，經過嘴巴吹氣倒入野柚葉水盆中，一樣不能碰到野柚葉，剩一點點米酒自己要喝掉，以表示與死者共食
3. 用碗裝保力達〈代替以前的小米酒〉，經過嘴巴吹氣倒入野柚葉水盆中，一樣不能碰到野柚葉，剩一點點米酒自己要喝掉，以表示與死者共食
4. 拿糯米飯經過嘴巴吹氣、野柚葉水盆，再放到月桃葉上
5. 拿芋頭〈代表豬肉〉經過嘴巴吹氣、野柚葉水盆，再放到月桃葉上
6. 拿甘蔗〈代表雞肉〉經過嘴巴吹氣、野柚葉水盆，再放到月桃葉上
7. 拿都倫〈麻糬〉經過嘴巴吹氣、野柚葉水盆，再放到月桃葉上
8. 拿荖葉包檳榔經過嘴巴吹氣、野柚葉水盆，再放到月桃葉上
9. 拿點好的香菸自己先抽一下，經過野柚葉水盆，再放到菸灰缸

※ 洗米水：與一般所認知的洗米水不同，首先，把生糯米泡水後捏成一小塊一小塊。接著放兩小塊於清水裡攪拌而成，但不把米倒掉。

以上的儀式，做了一遍，祭拜儀式就完成，不過主人會不定時再回來祭拜儀式。在祭祖靈，等候他們〈死者與祖靈〉吃完的時候



我們去詢問剛剛儀式的問題以及上次問答後所留下新的問題。

Q1：為什麼祭品都要先吹氣，才能放下去呢？

A1：為了讓死者知道是誰祭拜他，並且因為是我們的味道而放心吃。

Q2：為什麼野柚葉上不能淋到洗米水和酒？

A2：因為祖靈腳沒著地，只有葉子可以做依靠，也可當桌子。

Q3：為什麼烏吉阿嬤現在只怕以後沒有人祭拜妳呢？

A3：因為她在儀式現場上，看到祖靈因為越來越少人祭拜而越來越瘦弱。

Q4：當時活下來是為了存續噶瑪蘭的民族、文化大業？還是只是為了活下來？

A4：純粹認命而已。

Q5：祭典上祭司有何禁忌呢？有什麼理由嗎？

A5：以前老一輩傳下來的，也不知為什麼。

不行吃魚、豬、雞、田鼠、高麗菜、蘿蔔、白菜、川七等野菜

可以吃會飛的動物〈飛鼠、鳥、鴨、鵝〉、紅菜、地瓜葉、竹筍、藤心。

### 〈三〉送靈

1.在送靈前，要先用銅錢來「聖茭」，聖茭後才能送靈，烏吉阿嬤說這是受到漢人的影響。

2.送靈時，要請死者把他生前的衣物、農具、寢具、電器等等拿回去，祭司會用棍子打這些物品，而主人和親屬們會搖動這些物品。

3.接著祭司會收祭祀的物品起來，而男人們會拿野柚葉水盆出去門外，慢慢倒出來，若裡面有毛的話，先撿起來的男人，之後上山會打到不錯的獵物。

4.最後，祭司走到屋外北方，用野柚葉拍打當場的所有人，接著所有人會過火以表示與這個儀式已做一個切斷的動作。祭司最後也會幫自己拍打並丟掉野柚葉，也抖一抖在祭壇下的香蕉絲織品，最後過火。

5.最後是麻煩主人把剩餘未用過的一些祭品裝成一籃，吊到屋子後方兩角中的任一角，高高掛著，以免被其他動物吃掉。這個行為的目的是為了讓死者有時回來，可以有東西可以吃。

6.這些做完後，今天的死後三日的儀式也就完成了。

### 第三節、訪談照片



103 年 12 月 28 日 訪談合照



104 年 02 月 11 日 訪談照片



104年3月15日 訪談合照



104年3月15日 訪談合照





104年3月22日 訪談合照



104年3月27日 訪談合照



104年3月29日 訪談合照



104年4月1日 訪談合照





## 附錄

### 附錄一、kavalan〈噶瑪蘭〉族群書寫系統一覽表

輔音 17 個：

發音部位及方式	書寫文字	國際音標
雙唇塞音〈清〉	p	p
舌尖塞音〈清〉	t	t
舌根塞音〈清〉	k	k
小舌塞音〈清〉	q	q
喉塞音〈清〉	'	ʔ
雙唇擦音〈濁〉	b	β
舌尖擦音〈清〉	s	s
舌尖擦音〈濁〉	z	z
小舌擦音〈濁〉	R[註]	ʀ
喉擦音〈清〉	h[註]	h
雙唇鼻音	m	m
舌尖鼻音	n	n
舌根鼻音	ng	ŋ
舌尖閃音	l	ɾ
舌尖邊擦音	d	ɸ
雙唇半元音	w	w
舌面半元音	y	j
Total	17	16

元音 4 個：

	書寫文字	國際音標
前高元音	i	i
央低元音	a	a
央中元音	e	ə
後高元音	u	u
Total	4	4

[註] 小舌濁擦音用大寫的 R 來標示，如 Rabas (根)、naRin (不要)、tubuquR (蚱蜢) 等詞。而且其與喉擦音〈清〉/h/有對立關係，如 Ribang (東西) 與 hibang (休息，日語借詞)。於是形成這一套書寫系統用中用大寫字母標示的唯二例外之一。

## 附錄二、kavalan 族大事記

年 代	事 件
1632 (崇禎 6 年)	一艘西班牙船自雞籠航向馬尼拉途中，遇風漂流至蘭陽平原，遭當地噶瑪蘭人殺害，西班牙人乃率兵討伐。
1633 (崇禎 7 年)	西班牙人入侵蘭地噶瑪蘭族各社。
1634 (崇禎 8 年)	西班牙人再度征討蘭陽平原，並在平原上傳教。 西班牙人在蘭地建教堂，開始以西方文化霸權殖民掌控。
1642 (崇禎 15 年)	荷蘭人驅逐西班牙人。 蘭陽平原的哆囉美遠社等與附近三貂、金包裡等社的人前來雞籠，向荷蘭人表達善意獲贈王旗。 荷蘭人試圖走陸路到蘭陽平原，但到了三貂社就音路途艱辛折返。
1643 (崇禎 15 年)	荷蘭人以武力掌控各社，並得以傳教。
1644 (崇禎 17 年)	荷蘭人從海上派兵進入蘭陽平原，掃平奇立板和掃笏兩社，另有 44 社向荷蘭表達友好。
1647 (永曆 1 年)	掃笏與歪仔歪兩社，對於向荷蘭人繳納稅年貢一事表示不滿。
1648 (永曆 2 年)	荷蘭人派金包里人至噶瑪蘭交易，遭當地噶瑪蘭人殺害
1650 (永曆 4 年)	荷蘭人調查噶瑪蘭有 45 個村落，2272 戶，人口約 9670 人 (其中 18 個可追溯至西班牙時代記錄)。
1658 (永曆 12 年)	東印度公司辦事員 van der meulen 進駐哆囉美遠社，以促進蘭陽平原貿易。
1661 (永曆 15 年)	鄭成功打敗荷蘭人。
1683 (永曆 37 年)	施琅率兵攻打澎湖，台灣納入清廷版圖。
1685 (康熙 24 年)	台灣第一本志書《台灣府志》出現「蛤仔灘 (噶瑪蘭) 三十六社」。
1721 (康熙 60 年)	大雞籠社夥長許略、關渡們媽祖宮廟祝林助、山後頭家劉裕及蛤仔難夥長許拔入後山地區探堪。

1722 (康熙 61 年)	漳州把總朱文炳帶兵換防時，曾因風漂流到蘭陽平原，後被噶瑪蘭人用「蟒甲」送回北海岸。
1724 (雍正 2 年)	黃叔璥《台海使槎錄》首次詳細記錄三十六社的社名。
1768 (乾隆 38 年)	漢人林漢生率眾搭船由淡水底蘭，遭噶瑪蘭人維護領域而擊退。
1796 (嘉慶 1 年)	吳沙等兩百多名漢人入墾蘭陽平原，其中有 23 人通噶瑪蘭語，不料仍遭噶瑪蘭族反抗，吳沙等人只好退回三貂社。吳沙稱奉官令，以海賊將入蛤仔難滅豬「番」，特來堵賊，並為噶瑪蘭人治病。
1797 (嘉慶 2 年)	吳沙死，其子姪繼續合力開蘭。
1802 (嘉慶 7 年)	1860 個漢人組成「九旗首」進攻五圖一帶的噶瑪蘭村落。
1804 (嘉慶 9 年)	以潘文賢為首的西部平埔族入蘭尋找新天地。
1806 (嘉慶 11 年)	山前漳泉械鬥，噶瑪蘭人、西部平埔族語客家人接納來自山前的泉人，不幸落敗，土地儘為漳人所占。
1807 (嘉慶 12 年)	涉入溪北分籍械鬥的西部平埔族轉入溪南，開啟溪南土地的開發。 海盜朱清泊蘇澳，謀奪溪南地，清兵結合入墾宜蘭漢人與西部平埔族力量剷平之。
1808 (嘉慶 13 年)	楊廷理丈量蘭地。
1809 (嘉慶 14 年)	漳泉械鬥，潭人從三星大舉進入溪南，趕走西部平埔族，進占羅東地區。
1810 (嘉慶 15 年)	總督方維甸來台，行至艋舺時有噶瑪蘭頭目帶領加禮宛社人，送上戶口清冊請求納入版圖，清廷正式設廳於噶瑪蘭。西部平埔首領潘文賢被清廷處死。 未得到噶瑪蘭族人的同意下，清朝片面將蘭地收入清朝版圖。
1812 (嘉慶 17 年)	通判翟淦丈量東勢「加留餘埔」1225 甲 2 分，由官府招漢佃承耕。 設立「加留沙埔」規範西勢烏石港到蘭陽溪口長約三十里的海岸沙丘為「西勢番業」，不許漢人越界入墾。 土地快速被侵墾，造成噶瑪蘭族的傳統領域嚴重流失，清朝特立「加留餘埔」(保留地政策)保護噶瑪蘭族政策。
1813 (嘉慶 18 年)	台灣鎮標中營總兵武隆阿認為噶瑪蘭村落原來音譯的社名不雅，全部加以改正，即成今日熟知的社名雛形。 清朝將噶瑪蘭族各社定界址，禁止漢人侵佔噶瑪蘭族「保

	留地」。
1821（道光1年）	通判姚瑩重新丈量烏石港到蘭陽溪口的西勢沙崙埔地，明確執行「加留沙埔」政策。
1833（道光13年）	通判全卜年令羅東巡檢重新丈量東西勢番地，重新定界清釐，繪造加留餘埔圖冊，並立「嚴禁漢人優削社番保留地碑」。
1835（道光15年）	通判柯培元感於「人欺熟番賤如土」，作〈熟番歌〉以勸戒父母官善待噶瑪蘭族人。
1838（道光18年）	通判閻炘立「憲禁胥差需所社番戳記」，同意噶瑪蘭村社的「通事」與「土目」換發永久性戳記，免去新官上任，需付費換戳記的惡習。
1840（道光20年）	噶瑪蘭人往平原的南北遷移，西北遷往頭城以北，溪南遷往南方澳與花蓮加禮宛一帶。 《噶瑪蘭廳志》定稿。
1852（咸豐3年）	《噶瑪蘭廳志》正式出版。
1853（咸豐4年）	生存空間遭受空前的擠壓，以加禮遠社人為主體的噶瑪蘭族，開始大量的往花蓮遷徙。
1856（咸豐6年）	通判楊承澤頒布「嚴禁差胥需所社番貼費碑」禁止總理佃首，衙門差役在收租發糧時向各設需索各項貼費，扣剋租稅口糧。
1858（咸豐8年）	開蘭60週年，頭城縣丞王兆鴻立「昭績碑」彰顯吳沙開蘭的事蹟。
1862（同治1年）	部分噶瑪蘭族與西部平埔族開始加入漢人出資的墾團，開墾泰雅族出沒的三皇地區。
1873（同治12年）	加拿大傳教士馬偕首次來到宜蘭。 後山北路的通開，引進清朝國家勢力，花蓮噶瑪蘭族與撒基拉雅族為了維護土地領域主權聯合抵抗清朝軍事武力，失敗後被迫往南遷花東海岸一帶。
1874（同治13年）	羅大春開路到大南澳，花蓮加禮宛的頭人陳八寶，帶領同社四人，請清廷發給花蓮已墾田園的墾照。
1875（光緒1年）	知縣馬桂芳以「宜蘭」兩字取代「噶瑪蘭」。 花蓮加禮宛六社，加禮宛、竹仔林、武暖、七結仔、談仔秉、瑤歌等首次出現在羅大春所寫《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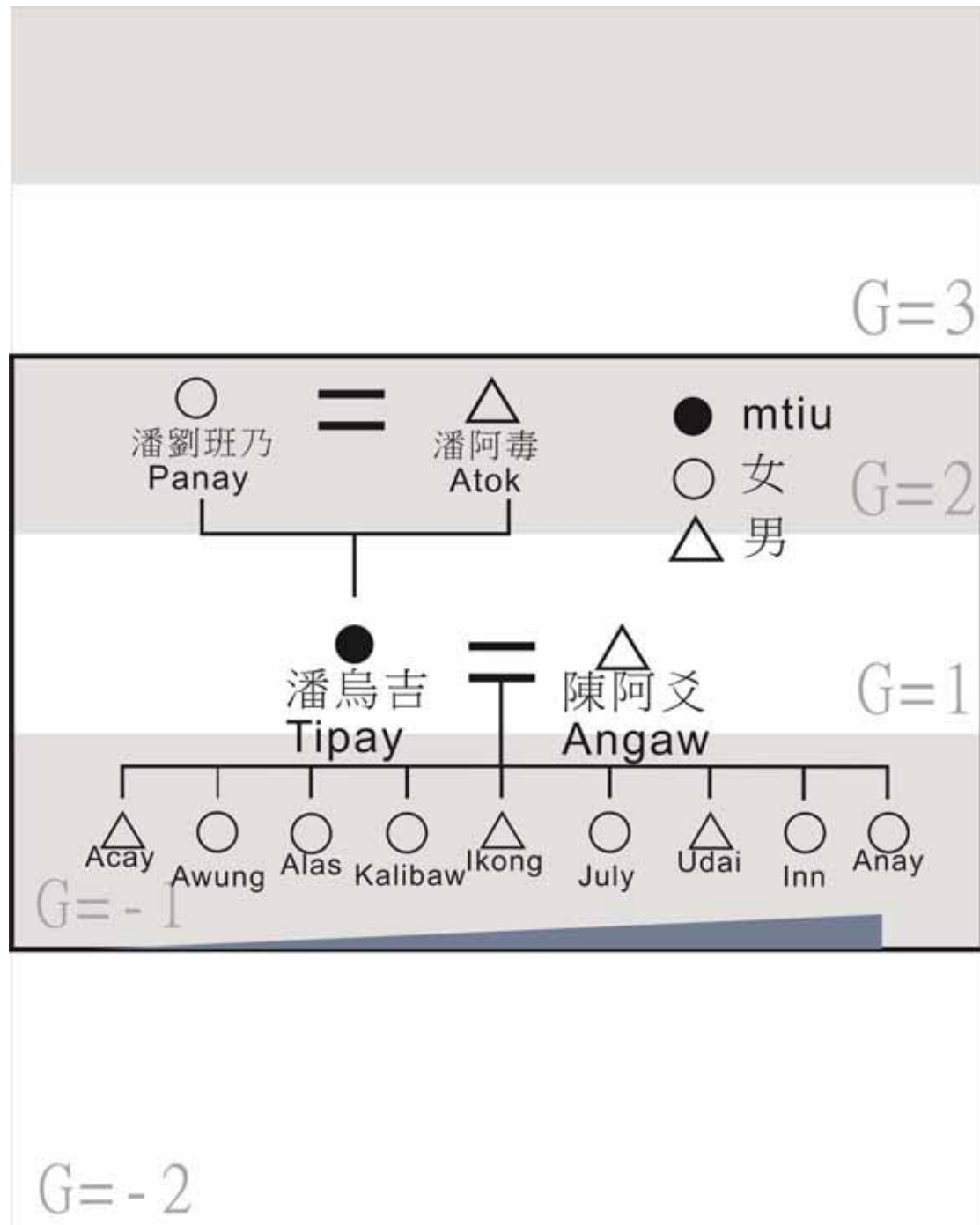
	一書中。
1878 (光緒 4 年)	加禮宛事件，花蓮噶瑪蘭人 (即加禮宛人) 聯合沙基拉雅人起事，遭清兵鎮壓。
1884 (光緒 10 年)	馬偕在蘭地積極設立教會，至 1890 年有 2000 多個噶瑪蘭族受洗成為基督徒。
1890 (光緒 16 年)	馬偕首次探訪花蓮美崙溪兩岸的加禮宛五社及南勢阿美。
1893 (光緒 19 年)	胡傳任台東直隸洲知洲時，加里晚六社已滅五社。
1895 (光緒 21 年)	台灣割讓日本殖民政權，日本以「保留地」阻礙經濟發展為理由而廢止，蘭地噶瑪蘭族生存空間更為困難。
1896 (明治 29 年)	伊能嘉矩入蘭調查，完成作成 (宜蘭方面平埔番實地調查)。 日人田代安定統計花東加禮宛人為 1211。伊能嘉矩統計一蘭噶瑪蘭人為 2789 人。
1924 (大正 13 年)	波越重一於 1895~1900 期間趁任公職蒐集的噶瑪蘭語料，在此年發表。
1935 (昭和 10 年)	日本統計台灣常住戶口，宜蘭地區的噶瑪蘭人只剩 1544 人。
1936 (昭和 11 年)	開蘭 140 週年，吳沙與戰死台灣的日本兵合祀在頭城的「忠魂碑」。 淺井惠倫於宜蘭各地蒐集噶瑪蘭詞料。
1945 (民國 34 年)	進入民國時代，日本之「理蕃政策」經修改後成為「山地政策」，「番界」內的「蕃」人成了「山地同胞」；普通行政區的「蕃」人則成了「平地山胞」，而原來註記為「熟」的「蕃人」，便依其傳統語言文化越加模糊不清而被視為「漢化」了。
1954 (民國 43 年)	台灣省政府頒布行政命令 (「台灣省政府令」(肆參) 府民二字第 33172 號 4) 規定：「居住平地之平埔族應視為平地人，列入平地遷民名冊。」從此平埔族開始喪失原住民族的身分。 內政部核定原住民九族名稱，噶瑪蘭族並未列入。
1956 (民國 45 年)	台灣省政府頒布『本省平地山胞認定標準』(『台灣省政府令』(肆伍) 府民一字第 109708 號)，明文規定：凡日據時代居住平地行政區域內，其原戶口調查記載為「高山族」者為平地山胞。

	省府曾三次辦理登記為平地山胞，第一次辦理時間為 1956 年，隨後於 1957 年補辦登記；最一次則為 1959 年，這一次確定逾期概不准再補辦登記手續。故當時一些噶瑪蘭族也在此時登記為平地山胞身份，而擁有今平地原住民身份。當時原住民族處於污名化、歧視化、偏見化的時空中，導致不願、不敢登記者眾多，時至今日，當時未登記者尚難擁有官方認定之原住民身份。
1957 (民國 46 年)	台灣省政府發布(『台灣省政府令』(肆陸)府民一字第 28663 號):日據時代居住平地行政區域內，而戶籍簿種族欄記載為「熟」，於光復後繼續居住平地行政區域者，應否認為平地山胞乙節，應依照「平地山胞認定標準」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經警請登記後，可准予登記為「平地山胞」。
1966 (民國 55 年)	開蘭 170 週年，宜蘭縣政府建立「吳沙紀念館」。人類學家阮昌銳發表數篇噶瑪蘭人漢化論文。
1968 (民國 57 年)	日本語言學家土田滋前往花蓮豐濱新社調查，發表〈噶瑪蘭語〉一文。
1975 (民國 64 年)	中央研究院語語學家李壬癸發表〈台灣土著語言的研究資料語問題〉。並致力噶瑪蘭語的研究。
1984 (民國 73 年)	花蓮新社 6 位 Mtlu (mtiu) 舉行 Bakalavi (mtiu 祭儀)，日本人類學家清水純、民族音樂學家明立國全程記錄。
1986 (民國 75 年)	日本人學家清水純，陸續發表一系列有關噶瑪蘭人的研究報告。
1987 (民國 76 年)	貓里霧罕社土日後裔偕萬來千里尋根，自花蓮到宜蘭縣立文化中心訪查噶瑪蘭人史料，引起宜蘭學界重視。噶瑪蘭新社部落首次參加台北新公園豐濱之夜歌舞演出，表演自 1950 年以來即中斷的 Kisaizu 儀式。社會大眾嘩然，使知仍有噶瑪蘭族存在。
1989 (民國 78 年)	省立博物館將花蓮豐濱鄉新社部落的岩棺移往台北新公園，噶瑪蘭族藉著「豐濱之夜」，展演 Kisaiz 歌舞，並且首度公開宣稱自我認同的民族—噶瑪蘭族，並且要求政府承認噶瑪蘭族是台灣原住民族。
1990 (民國 79 年)	旅北噶瑪蘭族鄉親成立聯誼會。 宜蘭線立文化中心委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學家張炎憲，主持「宜蘭縣噶瑪蘭人舊社調查研究計畫」。
1991 (民國 80 年)	吳沙開蘭 195 週年，花東噶瑪蘭人返鄉。宜蘭縣政府肯定

	<p>噶瑪蘭族式開發宜蘭的先驅，縣長游錫堃並在當年的「噶瑪蘭懇親會」上向所有噶瑪蘭人道歉。</p> <p>花蓮縣噶瑪蘭族協進會成立，理事長陳建忠首次提出希望恢復噶瑪蘭族族名，並列入原住民九大族以外的「第十族」。</p>
1992 (民國 81 年)	<p>宜蘭三座大橋在縣長游錫堃立爭下，改名噶瑪橋、加禮遠橋和利澤簡橋。</p> <p>旅北噶瑪蘭族鄉親聯誼會，在板橋舉行豐年祭歌舞活動。</p> <p>偕萬來開始在新社國小教授噶瑪蘭語。</p>
1993 (民國 82 年)	<p>花蓮新社與台東樟原的噶瑪蘭相親首次組對回宜蘭參加龍舟賽。</p> <p>花蓮新社舉辦中斷了將近 50 年的豐年節活動。</p> <p>聯合國國際原住民年活動，新社參加台北縣政府舉辦的烏來原住民文化藝術節，演出 Kisailzmtiu 祭儀，會中長老演說指噶瑪蘭族為第十族。</p> <p>宜蘭文化中心推動(噶瑪蘭人文物調查計畫)，並於宜蘭文獻第 6 期，製作噶瑪蘭人專刊。</p>
1994 (民國 83 年)	<p>新社偕萬來長老在宜蘭、花蓮兩地小學，教噶瑪蘭母語。</p> <p>花蓮縣國小母語比賽，新社朱阿比與潘烏吉阿嬭參加示範賽，新社國小則在噶瑪蘭母語比賽中得獎。</p> <p>花蓮新社朱阿比、潘烏吉 mtiu 到花蓮加禮宛，舉行 Batohogan 傳統祭亡靈儀式。</p> <p>花蓮新社偕萬來長老等人到屏東原住民文化會議中陳情，李登輝總統當場口頭表示，會考慮將噶瑪蘭族列為台灣第十個原住民族。</p> <p>噶瑪蘭族女婿楊功明籲請社會大眾為噶瑪蘭族成為第十族簽名連署。</p>
1995 (民國 84 年)	<p>召開「噶瑪蘭文化基金會」籌備會第一次會議，更名為「噶瑪蘭族文化基金會」。</p> <p>文建會主辦「台北國際樂展」，新社噶瑪蘭族在國家音樂廳演出 Kisaiiz 歌舞。</p>
1996 (民國 85 年)	<p>旅北噶瑪蘭人以「噶瑪蘭族復名促進會」、「噶瑪蘭同鄉會」名義，宣布 3 月 14 日為「噶瑪蘭亡族日」，並前往台北市政府、內政部遞交陳情書。</p> <p>台北頭目謝忠修獲任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委員，為第一個官方機構中噶瑪蘭族代表者。</p> <p>花蓮新設部落恢復傳統方式的海祭。</p> <p>噶瑪蘭族文化基金會籌備會與宜蘭縣立文化中心合辦「宜</p>

	<p>蘭 200 週年系列活動」中的「刺桐花開了」活動。</p> <p>宜蘭縣政府舉辦遺蘭噶瑪蘭 200 年紀念日，邀請台北、宜蘭、花東的噶瑪蘭族代表開意見徵詢會，並成立「噶瑪蘭文化基金會」籌備會員。</p>
1997 (民國 86 年)	<p>宜蘭五結鄉利澤簡促進會舉辦噶瑪蘭母語教學和歌舞研習。</p>
1998 (民國 87 年)	<p>台灣平埔學會在台北成立，噶瑪蘭偕萬來長老、台北謝宗修頭目等代表參加。</p>
1999 (民國 88 年)	<p>新社部落朱阿比、潘阿玉、潘烏吉以噶瑪蘭族香蕉絲作品獲得台中縣第五屆編織工藝獎之生活產品設計貳獎。並在隔年獲頒台中縣文化局手工藝貢獻獎。</p>
2000 (民國 89 年)	<p>新社部落朱阿比阿嬤香蕉絲織布獲頒台中縣文化局手工藝貢獻獎。</p> <p>「平埔文化資訊網」內架設噶瑪蘭主題館。</p> <p>樟原噶瑪蘭雕刻家阿水(陳正瑞)，參與第一屆台灣原住民巨型木石雕刻創作展(大安公園)，創作「文化之樑」。</p>
2001 (民國 90 年)	<p>噶瑪蘭族參加在立法院舉行的「政府如何承認平埔族群公聽會」，全台十族的平埔族群約 500 人參加。</p>
2001—2002	<p>舉行「回歸與落實平埔族群的未來分區座談會」，希望讓平埔族群更了解彼此，希冀凝聚平埔族群的向心力，建立集體民族意識，進而結合島內全原住民族力量共同為民族權益奮鬥，並將計劃成果作為中央制定認定原住民族之參考。</p>
2002 (民國 91 年)	<p>12/25 歷經十五年的努力，噶瑪蘭族終獲政府承認為台灣原住民第十一族。</p>
2003 (民國 92 年)	<p>以花蓮縣豐濱鄉新社部落為主的族人，成立「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p>
2005 (民國 94 年)	<p>「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在行政院原民會屏東文化園區管理局搭蓋噶瑪蘭族傳統家屋。8 月豐濱鄉新社部落香蕉絲工坊(聚會所)舉行 Pagalan (啟用儀式)。</p>

附錄三、潘烏吉家族系表







# 參考資料

## ● 期刊文獻

中村孝志

1936 〈蘭人時代・番社戶口表〉，《南方土俗》4〈1〉：59-42。

李亦園

1955 〈臺灣平埔族的祖靈祭〉，《中國民族學報》1：125-137。

根岸勉治

1964 〈噶瑪蘭熟番移動與漢族之殖民〉，《臺灣風物》7-15。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

1994 〈宜蘭方面平埔番的實地調查三之二〉《宜蘭文獻雜誌7》，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鹿野忠雄（著）、木村自（譯）、劉璧榛（校註）

2001 〈噶瑪蘭族的船及該族與阿美族的關係〉《臺灣風物》頁91-104。

清水純

1986 〈花蓮縣新社村噶瑪蘭族的宗教簡介〉，《中國民族學通訊》51-58。

清水純（著）、張文義（譯）

1993 〈噶瑪蘭族〉《宜蘭文獻雜誌》88-100。

清水純（著）、蔡易達（譯）

1996 〈加禮宛族的歷史期刊文章〉《台灣史料研究》頁137-151。

清水純（著）、李英茂（譯）

1997 〈噶瑪蘭族和哆囉美遠族的傳說故事〉《宜蘭文獻雜誌》頁51-58。

清水純（著）、鄭家瑜（譯）

2005 〈噶瑪蘭人的治病儀式以及傳統神職者〉《台灣史料研究》頁170-184。

劉璧榛

2000a 〈〈女mtiu〉的產生 Kavalan 〈噶瑪蘭人〉社會中性別支配的結構研究〉《「宜蘭研究」第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53-499。

2000b 〈Lepaw（家屋）與 Spaw（祭祀）以本土觀點看噶瑪蘭人的親屬關係與親屬稱謂變遷〉，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頁1-51。

2000c 〈Mtiu 女mtiu的產生－噶瑪蘭人社會中性別支配的結構研究〉《宜蘭研究第三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53-499，宜蘭市：宜蘭文化局。

2002 〈文化的展演 新社噶瑪蘭族人的 Spaw do Lazin 〈拜海〉〉《「宜蘭研究」第四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眺望海洋的蘭陽平原》頁151-176。

2010a 〈從部落社會到國家化的族群噶瑪蘭人 qataban 〈獵首祭/豐年節〉的認

- 同想像與展演〉《臺灣人類學刊》8〈2〉 37-83。
- 2010b 〈從 kisaiz 成巫治病儀式到當代劇場展演：噶瑪蘭人的女性 mtiu 權力與族群性協商〉《台灣 mtiu 與儀式展演》胡台麗、劉璧榛主編。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p505-555。
- 劉璧榛、林翠娟  
1997 〈噶瑪蘭人 Patohokan 儀式的記錄整理與初步分析〉《宜蘭文獻雜誌》  
27：29-50
- 劉璧榛、林翠娟、明立國  
1992 〈祭儀的序曲－噶瑪蘭族的 Subli〉，《宜蘭文獻雜誌》17：12-24。
- 潘寶珠  
1993 〈阮是 KAVALAN〉《宜蘭文獻雜誌》13-20。
- 宜蘭縣史館（編）  
1993 〈噶瑪蘭人起厝過程〉《宜蘭文獻雜誌》101-102。
- 周家安  
1993 〈武歹·龜劉的故事〉《宜蘭文獻雜誌》21-26。
- 周家安（著）、陳進傳（整理）  
1993 〈噶瑪蘭人相關歷史年表〉《宜蘭文獻雜誌》48-51。
- 劉還月  
1993 〈被焚的神像—噶瑪蘭族加禮宛社馬良廟遭火劫〉《台灣史料研究》125。
- 詹素娟  
1993 〈有關噶瑪蘭族之研究書目〉《宜蘭文獻雜誌》61-74。  
1994 〈宜蘭平原噶瑪蘭族之分布、來源與遷徙 以哆囉美遠社、猴猴社  
為中心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平埔研究  
工作會協辦，「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1-41。  
1998a 〈歷史轉折期的噶瑪蘭人一十九世紀的擴散與變遷〉，鄧憲卿主  
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頁 109-147。  
1998b 〈有加有留 〈u ke u lau〉？清代宜蘭的族群政治〉，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主辦，「平埔族群與台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頁 1-25。  
1999 〈族群、土地與變遷 一個歷史族群的再出發〉《史學與國民意識  
論文集》頁 233-250。  
2004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熟番」政策-以宜蘭平埔族為例〉《臺  
灣史研究》11〈1〉：43-78。  
2005 〈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國  
是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2〈2〉：121-166。  
2009 〈綠島觀點下的黑潮與 Sanasai 傳說圈〉《東臺灣研究》13：75-94。  
詹素娟、潘英海  
1995 〈宜蘭平原噶瑪蘭族之來源、分佈與遷徙——以哆囉美遠社、猴猴

社為中心之研究〉《平埔研究論文集》，頁 41- 7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詹素娟、劉益昌

1996 〈噶瑪蘭的過去與未來〉《宜蘭文獻雜誌》頁 32-37。

阮昌銳

1993 〈噶瑪蘭族的木雕〉《宜蘭文獻雜誌》頁 75-83。

1966 〈蘭陽平原上的噶瑪蘭族〉《臺灣文獻》頁 22-43。

邱水金

1993 〈禮失求諸野 「噶瑪蘭人文物調查計畫」工作簡述及田野省思〉  
《宜蘭文獻雜誌》52-60

李壬癸

1997 〈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漢學研究通訊 62 期》頁 220-221。

李忠賢（整理）

1993 〈偕萬來先生自述〉《宜蘭文獻雜誌》6：27-38。

速水家彥（著）、李英茂（譯）

1993 〈宜蘭雜記〉《宜蘭文獻雜誌》頁 103-109。

陳偉智

1993a 〈傳染病與吳沙「開蘭」一個問題的提出〉《宜蘭文獻雜誌》頁  
3-20。

1993b 〈由「茹毛飲血」到「烹調飲食」十九世紀上半期漢人眼中的噶  
瑪蘭人〉《宜蘭文獻雜誌》頁 1-12。

1994 〈疾病・氣候與噶瑪蘭人 建構十九世紀宜蘭漢人文化史的一個嘗  
試〉《宜蘭文獻雜誌》頁 1-21。

1996 〈吳沙開蘭一歷史的形成〉《宜蘭文獻雜誌》頁 51-72。

1998 〈族群、宗教與歷史 馬偕（George L. Mackay）牧師的宜蘭傳教  
與噶瑪蘭人的族群論述〉《宜蘭文獻雜誌》頁 43-72。

陳志榮

1994a 〈噶瑪蘭人的宗教變遷〉《平埔族群研究論文集》頁 77-97 台北市：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94b 〈噶瑪蘭人的治病儀式與其變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  
「閩台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1-18。

1994 c 〈基督教會與原住民文化-以花蓮新社為例〉《東方宗教研討會會  
議論文》

1995a 〈噶瑪蘭人的治病儀式與其變遷〉《臺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文  
集〈二〉》頁 231-249。

1995b 〈噶瑪蘭人的宗教變遷〉，收於詹素娟、潘英海編，《平埔研究論  
文集》，頁 77-98。

1995c 〈大峰峰的海祭〉《平埔研究通訊》頁 13-44。

明立國

1995 〈噶瑪蘭族 Pakalavi 祭儀歌舞之研究〉《「宜蘭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92-119。

張宗智

1995 〈尋找噶瑪蘭語—宜蘭花東噶瑪蘭人採訪報導〉《宜蘭文獻雜誌》頁 14-33。

張宗智、黃宣範

1995 〈噶瑪蘭語：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宜蘭文獻雜誌》頁 1-13。

許美智

1996 〈噶瑪蘭族海饗 LaLiGi 刺桐花開了！我們捕魚去！〉《宜蘭文獻雜誌》頁 54-65。

張振岳

1996 〈噶瑪蘭族打那岸、打朗巷社的遷移—從花蓮潘虎豹家族說起〉《宜蘭文獻雜誌》43-52

1997 a 〈從 Patohokan 儀式看噶瑪蘭人的靈魂信仰〉《宜蘭文獻雜誌》27：3-28。

1997 b 〈瑪蘭人的手工織布法〉《臺灣風物》頁 113-130。

李甫薇

1998 〈噶瑪蘭族分家的時機與財產分配的現象—根據一些例子的初步探討〉《人類與文化》頁 150-155。

偕萬來（主講）

1998 〈噶瑪蘭族音樂的重現〉，孔吉文、李宏夫、巴奈·母路總策劃。《原住民音樂世界研討會論文集》頁 125-162。

潘朝成

1998 〈鳥踏石仔的噶瑪蘭 一個噶瑪蘭家族的遷徙、隱藏和覺醒〉《歷史月刊》頁 75-80。

潘繼道

1999 〈花蓮舊地名探源 認識「加禮宛」〉《歷史月刊》頁 79-85。

2009 〈「加禮宛事件」後奇萊平原與東海岸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活動空間變遷探討〉《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2〈3〉：25-60。

黃于玲

1998 〈國家、族群與土地租佃制度 以清代噶瑪蘭廳對噶瑪蘭人的理番政策為例〉《宜蘭文獻雜誌》頁 3-42。

林昌華

2000 〈馬偕日記中的噶瑪蘭族〉《平埔族群與臺灣社會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陳逸君

- 2002 〈認知與定位—當代噶瑪蘭族多重族群認同論述的差距〉《研究與動態》7期：229-258。
- 2010 〈「招郎」與「結盟」-加禮宛事件對噶瑪蘭族語撒奇萊雅族交互關係之影響〉《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3〈2〉：68-88。

李信成

- 2004 〈清治下噶瑪蘭族「番社」的組織與運作〉《宜蘭文獻雜誌》頁82-138。
- 2011 〈清代噶瑪蘭族名制初探〉《臺灣史研究》17〈3〉：39-105。
- 2012 〈清代宜蘭猴猴人遷徙與社會文化的考察〉《臺灣史研究》19〈1〉：29-85。

李宜憲

- 2009 〈加禮宛事件暨加禮宛意識之形塑〉《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2〈4〉。

李毓中

- 2000 〈西班牙與台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現況及有關東台灣的西班牙史料及其未來研究的可能性〉《「宜蘭研究」第四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康培德

- 2009 〈離島淨空與平原移住：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原住民聚落遷移政策〉《新史學》20〈3〉：99-126。
- 2010 〈荷蘭東印度公司制下的臺灣原住民部落整併〉《臺灣史研究》17〈1〉：1-25。
- 2012 〈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原住民頭人、村社整合與地域勢力變遷〉《人文與社會學簡訊》13〈3〉：82-87。

施正鋒

- 2009 〈臺灣歷史中的加禮宛事件〉《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2〈1〉。

蘇翠如

- 2010 〈加禮宛事件前 Sakizaya 人的群體型態與生成作用-從口述史與文獻資料的併置談起〉《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3〈1〉：150-181。

謝艾倫

- 2012 〈淇武蘭遺址上文化層的外來陶瓷：一個歷史考古學的研究〉《考古人類學刊》76：33-60。

## ●圖書文獻

馬淵東一

1931 〈南方土俗〉1〈3〉，臺北：帝大。

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

1970《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二冊。臺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清水純

1986〈花蓮縣新社村噶瑪蘭族的宗教簡介〉《中國民族學通訊》25：51-58。

清水純

2004〈クヴァラン族台湾平地原住民の一村落后における伝統文化〉《社会の变化に関する調査報告》。

清水純〈著〉、余萬居〈譯〉

1994/1995 《噶瑪蘭人-變化中的一群人》民族學研究所手稿，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清水純〈著〉、王順隆〈譯〉

1998 〈噶瑪蘭族神話傳說集〉以原語記錄的田野資料，台北：南天書局。  
森丑之助〈著〉、宋文薰〈譯〉

1994《台灣蕃族圖譜》，台北：南天書局。

甘為霖英（譯）李雄揮（中譯）

2003《荷據下的福爾摩莎》。臺北市：前衛出版社。

黃叔璥

1957《臺海使槎錄》文叢4，臺北，臺銀經研室。

姚瑩

1957《東槎紀略》文叢7，臺北：台銀經研室。

郁永河

1959《裨海記遊》文叢44，臺北：台銀經研室。

夏獻綸

1959《臺灣輿圖》文叢45，臺北：台銀經研室。

胡傳

1960《臺東州采訪冊》文叢81，臺北：台銀經研室。

柯培元

1961《噶瑪蘭志略》文叢92，臺北：臺銀經研室。

周鍾瑄

1962《諸羅縣志》卷一，文叢141，臺北：台銀經研室。

余文儀

1962《續修台灣府志》卷一，文叢121，臺北：台銀經研室。

宋文薰 等

1994《跨越世紀的影像：烏居龍藏演中的台灣原住民》。台北：順益博物館。  
陳淑均

2010《噶瑪蘭廳志》，清·咸豐二年刊本，再版，臺北：成文出版。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2010《加禮宛戰役》，初版，臺北：翰蘆圖書出版，頁 311。  
吳贊誠

1966《吳光祿使閩奏摺選錄》文叢 231，臺北：台銀經研室。

羅大春

1972《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文叢 308，臺北：台銀經研室。

廖風德

1990《清代之噶瑪蘭》台北：中正書局。

維爾騰 (Christine Vertmte)、許雪姬、吳密察

1991《先民的足跡——古地圖話台灣滄桑史》台北市：南天書局。

格斯·冉福立 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

1997《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台北市：漢聲雜誌社。

劉益昌

1993〈宜蘭縣大竹圍遺址初步調查報告〉《宜蘭文獻叢刊 2》，初版，宜蘭：  
宜蘭縣文化中心。

劉璧榛

1997〈知識生產與性別的關係——臺灣噶瑪蘭族 (Kavalan) 傳統儀式與占卜儀  
式的分析研究〉。法國：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社會人類學與民  
族學系：碩士論文。

1999〈Kavalan (噶瑪蘭族) 的聚落與祭儀調查研究報告〉台北：國家文化藝  
術基金會。

2001〈新社噶瑪蘭人 mtiu 祭儀 Paqlabi 與里漏社 mtiu 祭儀 Milecuk 的比較  
研究報告〉台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04〈Mtiu 女 mtiu 臺灣噶瑪蘭人社會中性別、親屬、mtiu 與女性權力之研  
究 (1895-2000)〉法國：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社會人類學與民族  
學系：博士論文。

2008《認同、性別與聚落—噶瑪蘭人變遷中的儀式研究》初版，南投：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劉還月、李易蓉

2001〈認識平埔族的第 N 種方法—重回平埔族生產現場〉臺北：原民文化。

劉文桂

2002《偕萬來生命史與 Kavalan 文化復振》。花蓮：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  
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宗智

- 1994〈噶瑪蘭語的未來〉，台北：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翁佳音〈譯〉
- 1995〈西班牙、荷蘭文獻選錄〉《凱達格蘭族書目彙編》，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 楊南郡〈譯註〉
- 1996《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台灣通信）選集》台北：遠流出版社。
- 1996《探險台灣：烏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台北：遠流出版社。
- 2000《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北：遠流出版社。
- 楊彥杰
- 2000《荷據時代台灣史》臺北市：聯經。
- 李壬癸、土田滋
- 2006《噶瑪蘭語辭典 Kevalan Dictionary》初版。臺北市：中研院語言所。
- 張振岳
- 1998《噶瑪蘭族的特殊祭儀與生活》臺北：常民文化出版。
- 張永利
- 2000《噶瑪蘭語參考語法》台北：遠流。
- 潘繼道
- 2001《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臺北：稻香出版。
- 潘朝成
- 1999《噶瑪蘭族：永不磨滅的尊嚴與記憶-烏踏石仔的噶瑪蘭》臺北：原民文化。
- 1999《永不磨滅的記憶》台北。國家圖書館。
- 潘朝成、陳逸君
- 2004《百年新社-噶瑪蘭族新故鄉》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 陳逸君
- 2002《現代台灣族群意識之建構—以噶瑪蘭族為例》台北市。松霖印刷。
- 江樹生〈譯註〉
- 2000《熱蘭遮城日誌》第二輯、第三輯。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 江孟芳
- 1997《族群運動與社會過程 當代噶瑪蘭認同現象的分析》台北：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程紹剛〈譯註〉
- 2000《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
- 詹素娟、張素玠
- 2001《平埔族史篇〈北〉第二章—噶瑪蘭人的傳統社會文化》南投：省文獻會。
- 林修澈

- 2003《噶瑪蘭族的人口與分布》台北。原民會。
- 黃宣衛  
2005〈異族觀、地域性差別與歷史〉《阿美族研究論文集》初版，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康培德、李勒岸、陳龍廷  
2009《歷史想像與空間書寫：荷蘭時代的文獻材料與文學創作》，初版，高雄：春暉。

## ●碩博士論文文獻

- 徐大智  
2004《戰後臺灣平埔研究與族群文化復振運動—以噶瑪蘭族、巴宰族、西拉雅族為中心》，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 游蕙菁  
2009《噶瑪蘭族的遷徙傳說試探=A Pilot Study on The Migration Legend of Kevalan》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67-89。
- 楊功明  
2011《「一人尋根。全族尋根」-論偕萬來與噶瑪蘭族文化復振》碩士論文。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 ●網路參考資料

- 2014〈新社村〉。「花蓮縣豐濱鄉公所全球資訊網」，<http://goo.gl/89K9pJ>，2014年12月27日上線。